

李太白集

上海人民  
出版社  
出版



上海勵力出版社發行

武俠小說 紫鳳鏢 (下冊)

王度蘆著

第四回

爲警傷痕三宵傳僧影  
強學鏢技十里逐征駒

柳夢龍本來還沒吃晚飯，可是看這櫃上的人，大概晚飯早就都用過了。他雖然覺着餓，可也不便說什麼。待了會兒，有個小夥計給沏來了一壺釀茶，每個人的面前都送來了一茶盃，柳夢龍喝下去了，精神愈發的興奮，同時肚子裏也「咕嚕嚕」的直響，餓得真有點忍受不住。那醉鬼也喝了一壺茶，喝完一壺茶竟把他的醉意給解開了一些，他的兩眼又瞪大了，開始看見了柳夢龍，他就驚訝的問說：「喂！你是幹什麼的呀？誰叫你到這兒來的？」那管賬的先生就待柳夢龍回答，說：「這位，是歐陽二爺給請來的，說是二員外的貴客，可是還沒有見着二員外呢，要叫在這兒暫且住着。」醉鬼胡二當時就把柳夢龍從頭至腳的打量了一番，並且由地下拾起來他這把匕首，他直瞪着兩隻眼，向柳夢龍問說：「你跟歐陽二爺就有交情嗎？你也是，蹄板上的朋友嗎？」柳夢龍那聲色不動，不卑不亢的回答他，說：「我跟歐陽二爺是相交，是在路上才認識，我原是常州四海鏢店的鏢頭，因爲保了一檔子鏢，現在那鏢已交了，沒有什麼事了，因久聞這裏歌二員外的大名，恰巧歐陽二爺又能給我引見引見，

我這才特來拜訪耿二員外，也沒有什麼事求他，只是想跟他認識認識，領教領教他的鏢法……」醉鬼說：「你要想看他鏢法，你可先得有躲避飛鏢之能，要不然你就得練就了金剛罩，鐵布衫，身子不怕鏢打才行。因為他的鏢是專打活人，不打活人，他就絕不施展。」

柳夢龍微笑道：「我想我是好意的前來拜訪他，他還能見了面，就用鏢打我嗎？」醉鬼撇着嘴說：「這可說不定，你可不知道二員外的脾氣，他倒不是殺人，不睜眼，可就是別提到他的鏢。他只要手裏一攬着了鏢，當時就六親不認。真的，連他的舅舅都吃過他的一鏢。他就是有這麼個怪脾氣，大家都時時刻刻的提防着他，連我都只要看見他身上一帶着鏢，就不敢跟他接近，他要是一摸鏢，嚇得旁邊的人都得跑得遠遠的，因為說不定他要打誰。朋友，咱們是初次見面，你是遠路來的，我不能不關照你一下，咱們又是在這兒說，話不能夠傳過去，我勸你要沒有什麼事情，還是少見那位癡神爺……」

「柳夢龍一聽，這個醉鬼的心眼兒還不錯，當下就點點頭，可又微笑着，表示自己對於那兇狠的耿二員外並無畏懼似的。醉鬼却說：『我告訴你都是好話，你要是自找送命，我也攔不住你，可是最怕看他拿鏢打人，因為他能夠不爲什麼事就隨便拿鏢打人，說不定幾時就許用鏢打我。我雖開他，不但沒酒喝，連飯也找不着，我要在這兒，早晚得作他的鏢下之鬼，他媽的！一想起這些事來我就發愁！但二員外，平心而論，他的入面不錯，可就是別提鏢，別提女色，一提起這兩件事，他就是個癡神，太歲：簡直就不是人了。自從去年春天，他有一個最親近的婦人，拐了他的許多金銀財寶跑了……』

……」柳夢龍一聽，當時就像是頭上被扎了一針似的，精神興奮的再往下去聽，這醉鬼又接着說：「那陶鳳兒跑了以後，耿二員外簡直急得就得了瘋病，脾氣愈發的難惹！」

柳夢龍一向對於陶鳳兒的來歷本來就懷疑，自從在路上遇着了歐陽錦，他看出歐陽錦的行動與陶鳳兒有關，所以才決心跟他到這裏來，預備詳細的探詢。不料，才來到這裏，還沒有見着那耿二員外，就先由這醉鬼的口中聽來了這些話，這不管已經把陶鳳兒的來歷全都說明白了，陶鳳兒原是耿二員外的姬妾，拐了東西私逃了。

耿二員外還正在派歐陽錦要找她，並沒有甘心，沒有罷休。我却，我簡直是個傻子了，我竟跟她訂上親了，我也未免太有點冤枉。可是，陶鳳兒雖是出身不高，身世太有清白，但她長得又太美了，對我也太多情了，我若娶她，是能夠叫江湖人都笑話我。我若拋了她，可又實在難捨，這真是一件難辦的事。想不到他竟是這麼一個人，幸虧我沒有跟她冒然就成了親，到底她不是什麼清白人家的女兒！

醉鬼胡二是無意的說着，然而柳夢龍就覺着每一句都好像故意說給他聽的，都是在罵他，挖苦他，揭他的短，他的腦子都幾乎要炸裂了，他實在忍耐不住，坐不安。又喝了半盃釀茶，肚子越發餓餓，他就自言自語的說：「歐陽錦怎麼還回不來？」管賬先生說：「他走了很多日子了，今天才回來，他見了二員外先得說半天話，他的家就在二員外的宅子裏，他剛回來也得歇一歇，大概今天能再

來了。柳爺，你有什麼事，可以對我說。」柳夢龍搖搖頭說：「也沒有什麼事，不迫，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吃晚飯！」管賬的先生說：「這，你怎麼不早言語呢？我們這兒是買賣規矩，早飯是九點吃，晚飯是四點吃，吃完了就封兒，大司務也回家去了。可是，街上的館子還沒上門，叫夥計給你叫去吧？」醉出胡二說：「要叫就叫幾樣兒菜，你們別看我酒喝了不少，我可還沒吃晚飯呢！」管賬的先生說：「你有什麼事你喝得這麼醉，還有連飯都沒吃，你快些睡覺去吧！在這兒要是吐了，可不行！」又問柳夢龍說：「怎麼樣？給您叫去吧？您不要客氣？」柳夢龍搖頭微笑說：「何必那樣麻煩？我出去一趟，自己上館子裏吃去吧！」管賬的先生說：「柳爺要用零錢，櫃上可有。」柳夢龍說：「用不着，我帶着的盤纏還夠。」遂就由自己那包袱裏換出一塊銀子帶在身邊，將那隻包袱交與管賬的先生收存，這時醉鬼胡二直瞪着兩個眼在那包袱裏，管賬先生也沒打開口包袱裏面的東西，他只加意看，在一個空小櫃裏，將櫃門嚴密的鎖上，而柳爺就交與了柳夢龍。

柳夢龍遂就叫那夥計出福元給他開了門，他開了門，他就走出了錢莊，只見天已黑了，大街上的銀星萬點，風吹來還很冷，街道深清，鋪戶都關上了門，往來的人也很少，倒是走了不遠就見有一家酒樓，樓上下的燈光全都很亮，柳夢龍就信步走了進去，他連樓梯都懶得上，就在樓下找了個位，先叫堂倌給沽來酒，他此時真是煩惱極了，恨不得立刻就喝個酩酊大醉，是所謂「一醉解千愁。」

他心裏發着恨，恨不得立時就見着那耿二員外，一刀就把他砍死，就算是饒了陶鳳兒，然後自己就要富着面對鳳兒說：「不行！咱們兩人成不了親，我柳夢龍年將三旬，尚未娶妻，就是不能娶這麼一個給人當過小老婆的女子，這簡直是侮辱了我！」一邊飲着酒，一邊這樣的想着，因由這眼前的情景，想起了那夜下着雪，在那小鎮上的小店裏的事。總之這都是下兩天那傢伙幹的壞事，他不把我激了去，我也不能見着陶鳳兒，以及後來的中鏢，醫傷，說親，訂婚的種種事，陶鳳兒跟她的媽也都可恨，她們既是這等的出身，爲什麼對我不開說！還要逼着我丟了家！我學了鏢怎樣了給她當防身嗎？在將來耿二員外去要把她捉回來的時候，叫我替她去拼嗎？這不但欺騙我，分明是要弄我，把我柳夢龍也弄得太老啦！……長歎了一口氣，把酒盞一埋，向桌上一摔，又叫着說：「堂倌！給炒菜！來飯！」那堂倌問他要吃什麼菜，他却說「什麼都行。」這酒樓裏本來也快要熄燈歇息了，所有預備的奉飯，都快吃完了，所以，只給柳夢龍用肉絲和雞蛋炒了一大盤子白米飯，並給他端來了一盤調着醬，油，胡椒，還放着幾個乾蝦米的肉湯，柳夢龍倒是餓不擇食，正在大口吃着，忽聽見樓梯響，由樓上下來了兩個人，堂倌就趕緊迎過去笑着說：「唐大爺，趙大爺，你二位回去嗎？不多坐一會了嗎？」這兩個才下樓的人，都是身體結實，面皮發紫，穿着緞子的短棉褲和裕褲，一見，就知道他們不是保鏢的，就是護院司，反正都是有點武藝，學過工夫，氣派也與平常人不同，帶着一點驕傲。其中的一個就要掏錢賞賬，堂倌却說：「不用給啦！我們記在二員外的賬上就是了，凡是二員外

的朋友我們這裏叫茶喝酒，却用不着給錢，您二位不是就住在二員外的宅裏嗎？那更不用麻煩了，到月底我們會上宅裏要去。」這兩個人都露出點詭異的樣子，却都笑着，問說：「你這酒樓可也是歌二員外開的嗎？」堂倌笑着說：「差不多就得算是，他老人家開的，在這城裏只要是站得住的大買賣，誰不是沾着二員外的光呢！」兩個人點了點頭，一個錢也沒掏，就大大方方的走了。這與柳夢龍趕緊往嘴裏填了幾口飯，一邊嚼着，一邊說：「堂倌！你也給我記上賬，我也是歌二員外請來的朋友！」他抹抹嘴也要走，堂倌和掌櫃的却都作難的說：「您！貴姓？」柳夢龍說：「我姓柳。」堂倌笑着說：「柳爺！您聽明白了，是歌二員外的朋友，都得先有人來這兒說幾句話，剛才那姓唐的跟姓趙的，都是我們認識的，知道是沒誤，才不用給錢，您！……」柳夢龍瞪眼說：「我難道就是假的？藉着歌家的名義騙酒飯吃？」

這堂倌的和堂倌是看着柳夢龍也不像沒來歷的，所以態度始終是謙恭而且客氣，就解釋他們並不是一定要跟柳夢龍要酒飯錢，假使柳夢龍現在身邊沒帶着錢，手頭不方便，也沒有什麼的。不過最好是給留下些錢，因為向來冒充爲歌二員外的好友，來這兒白吃飯，欠了賬不給的人很多。其實由遠方來此，真能夠受到二員外的優待，而像剛才出門的那兩位，很沒有幾個。歌二員外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見，都可以交他的。有此種種原故，又有歌二員外的吩咐，所以現在既與柳夢龍不相識，這筆賬自不好記上，最好請柳夢龍留下一點錢，明。若是問明了歌二員外確實與柳夢龍有交情，這筆錢

還照舊給送回去，想要給也是絕不敢收的。柳夢龍 此更看出來耿二員外在此地的聲勢實在不小，同時更想要追著去看看那才走出的姓唐和姓趙的兩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他倒就不願再磨煩功夫，掏出來一錠銀子，放在櫃上，轉身往外就走。那堂倌還說：「用不了這些錢，您等一等，給您算一算。」柳夢龍却連頭也不回的就走了。

此時，天色愈黑，街上簡直沒有什麼行人了。往東，只有剛才這酒樓出來的那兩個，正在慢慢走着。一個人嘮裏哼的唱着當地的戲曲，顯出沉醉的樣子。另一人走路已有些發斜。風兒吹着，他們剛才喝的酒越發的湧上來了，所以嘮裏已都有一些胡說，顧不得回頭看有沒有人跟隨着他們了。柳夢龍離他們的後面約一箭之遠，他不知道這兩人到底那個姓唐，那個姓趙，只聽有一個人說：「耿秉榮，真他娘的會享福，他的家裏有多少女人呀？大概都是他的老婆。」另一個說：「他的老婆武藝也都了不得，個個還都會打飛機，你可別小瞧了她們，也不要把話說絕。」那一個說：「咱們還是那個主意，不提武藝，更不提飛機暗器，你今兒沒聽得姓歐陽的兩人回來說？他又由河南給請來了一個本事的，也不知是什麼人，現在我也看出來了，耿秉榮大概真有一個仇人，那個人還本事不小，連他都未必弄得過，所以他才要招半幾個本事的，替他辦那件事，收拾那個人去，咱們兩人來了，他這樣的款待，也是這個意思。」另一個說：「我早就看出來了，」這個說：「你看出來了，你先別露呀；剛才在咱們吃飯的時候，你就跟我說，幸虧我向你使了個眼色，原來那酒樓就是他們開的，以後在襄陽



城裏真得處處小心，因為到處都是耿家的人！」那一個說：「我這回來判這兒什麼也不想，也不想永遠吃他耿家的飯，只要他肯出大價，把我的那口寶劍，我就算心滿意足了！」

柳夢龍在後邊聽得很是清楚，由此，他更知道了那耿二員外秉榮現在正要安排着什麼事情，這人所說的「有個仇人，」「那人的本事還不小，」「莫非說的就是陶鳳兒麼？無怪乎鳳兒囑咐我不要到南方來，襄陽城這個地方原來就是她早死的窩，現在她所掛心掛慮的地方，她的底細一股腦兒全都在這兒了，最可恨的就是在下鄉天的家裏，她假充着清白女兒身，拿我當作傻子看，這樣想着，氣得他的頭又有些發漲了，越發的逼隨在這二人的身後。依着他此時的不是從一處來的怒氣，真恨不得拿一口刀，先把這兩個個人殺了，然後再殺耿秉榮，索性大鬧襄陽府，但是他的理智還不許他這樣的，而且知道耿二員外的勢力也絕不是易惹的，這必須一步一步的做，總之，自己來到這裏，既已看出了這一些事，那自然無所謂學鑣了。至少先得把他耿家鬧一個天翻地動，當下他尾隨在這二人的身後，自己就越發的仔細小心，又細聽這二人的談話，才知道這兩人的來意，性質也不同，其中那個姓趙的，此人在事似乎略長，大概的在豫南各地，頗有一些小小的江湖名氣，他是有一口寶劍，現在來是為做買賣，希望耿二員外買他的那口寶劍，能夠給他一筆大錢，可是聽那姓唐的，這人年紀比他似乎輕點，來這兒是要打算長久作耿二員外的門客，但又担心着耿二員外的賞識力太高，尤其知道耿家的小老婆全都個個武藝高強，他自己的武藝怕見不起人，怕不能被耿二員外看得起，他最憂慮的是這事，同時他

又說：「看耿二員外，天對咱們的面子，住在這兒吃他些日，自然不算什麼了，那口寶劍他也一眼看見立時就喜不釋手，可就是，要叫他出大價錢，怕是辦不到。」姓趙的最怕的就是寶劍換不來大筆的錢，這兩入隨走隨談，柳夢龍是一路偷聽，有些話還沒聽大清楚，不覺着就來到了一個地方，這不用說，一定就是耿二員外的宅院了，在繁星微月之下，黑壓壓的一大片房屋，雖然細看不出，可是比磁州中霸天的宅子，上霸天的段家堡，和下霸天住的那地方，又寬廣而且較赫得多了，大門前雄踞着兩個一定是石雕的獅子，黑沉沉的，好像是在守着大門，其實不錯，在一個石獅的後面，正有一個守門的人，一定是這裏的打更的，伴着一個燈兒，正在打盹兒，這兩個入來到，說明是這裏二員外的朋友，因為吃酒去了，現在要回到這裏來住，打更的却說是大門已經關了，不能夠再開，叫他們去走旁門。

這兩個新的客人只好跟隨着打更的人去走那旁門，原來旁門就在牆的東邊不遠，連柳夢龍都沒有想到，正門是這樣黑黝黝的，那小的旁門却連關也沒關，一推開門，就可以看見院裏是處處有着燈光，當下姓趙的和姓唐的二人走了進去，他們當然也用不着給關上門，打更的提着小燈籠也哼哼了兩句小曲兒，轉身又往那石頭獅子的後邊避風兒旁打盹兒去了，柳夢龍却隨着那二人也進了那旁門，本來這時還沒到三更天，天色還早，有許多人還沒有吃晚飯呢，這深而且多的廣大宅院，現在正熱鬧着，各屋的窗上全都有明亮的燈光，和亂動着的人影，屋裏處處是說話聲，笑聲，還有一句兩句的唱曲之

聲，男人聲，女人聲，雖然因爲外面天黑且冷，人都在屋裏，可是由此就看出來耿二員外的家是很難亂的，而且沒有什麼規矩，那兩個客人不知走往那個屋裏去了，此時柳夢龍的精神益爲奮發，將腰間的絲帶勒緊了一緊，衣襟掖好，雙袖全都挽起來，他就邁着腳步兒輕輕的走，走過了好幾處窗子裏面都有多人談話着，他就聽見這些人說的都是些輕佻，而且無聊的話，大概這都是些個僕人住的屋子，可是又有些女僕人，或者就是耿二員外的姬妾攪在裏面，一點不成體統，這個地方真叫柳夢龍小看，而又深深的痛心；「爲什麼自己的人陶鳳兒竟是這裏的出身？」他走過了一帶院子，爲避免被人看見，就繞身上了牆頭，由牆而輕輕的走過了屋脊，這是他早先學過的工夫，多年未用，如今使用出來了，還覺得十分靈敏而容易，只是那條腿，受過鑊傷的腿，雖說並不疼痛，可還是有點騖拗似的，這更使他心裏不痛快，無名的怒氣又向心邊攏聚，過了這一道高高的屋脊，向下一看就是正院，院當中點着亭子形狀的琉璃燈，發出光輝，照見院中地面上鋪的都是又平又細的四方形的大磚，極爲整齊，朝上就一座是影壁，壁上還有磚雕的細緻的字是「四季平安」。

又有很大的金魚缸數隻，東西北三面的房屋都探出來很深的廊廈，廊柱都洋漆着各色圖畫，如同錦綉的一般，厦子前安設着小巧的欄杆，被室中的燈光映到牆上，成爲淡淡的的花紋，極爲幽靜，令人覺出這裏與那個僕人住的院子迥然不同，這裏才表現出耿二員外是官宦之家，的確有一些勢派，柳夢龍蹲伏在屋瓦之上，他反倒不知道應當往那邊去走才好，猜不出耿二員外是在那間屋裏，這院裏半

天也一個僕人走過，北屋的玻璃窗並且懸着很厚的窗簾，所以顯着那屋裏的燈也是不大亮，他正在猶豫，忽然聽見就是那北屋內有人咳嗽。

這咳嗽的聲音似是女人，咳嗽之後，接着是兩聲女人的笑音，北屋的屋門就開了，走出來了一個身材很高的女人，穿的是一種淺顏色的短小的綢緞衣服，離着廊子很快的往西邊走來在那屋門一開的時候，射出了裏面的燈光，原來那屋中的燈光也很強烈，人也不少，彷彿正在吃飯，這女人似乎是因爲點什麼事，負氣而走出來似的，緊接着就另有一個身材瘦小的女人追出來了，她叫着大姐，說：「大姐！你回屋裏去，你不該……二員外今天剛高了一點興，怎麼剛一提到她，你就躲出來，顯見得你是……真的，快回去，再喝一點酒去，他們說他們的，即使當時就把她找回來，她也未必那麼容易回來，再說，就是她真回來了，又能夠怎麼樣？雖把這個宅子攪了個亂七八糟，金銀財寶拿走了不計其數，在外邊辦了什麼：霸王，六霸王，把二員外氣得病了足有一年，回來倒還都是她的？還讓她吃香？那由我就不行，大姐，你回去，聽他們怎樣說！別一點也忍不住氣，別這麼堵氣就走，這樣叫二員外更覺着咱們不好了。」此時，高身材的女子止住了腳步，一定是已經沉下臉來了，說：「本來是咱們不好嗎？咱們這十個人，也比不上一個姓陶的，要不然二員外何至於叫這個人，叫那個人，又聽說叫來了很多人，千方百計的要去找那姓陶的，你別聽着話說得那麼狠，什麼拿回來就殺了剛了，其實二員外才捨不得呢，真要是把她找回來，那還不跟我回來了金子寶貝兒一樣，還不趕緊就拿在手

裏，抱在懷裏，把咱們全都踢在遠遠的一邊？你們都陪着去吧，我可恕不奉陪了，我不能夠聽那些話！——這個女人要起脾氣來了。

年紀小的女人却拉住了她，伶牙利齒的還不斷的說着勸着，可惜有些話聲音細小，而柳夢龍現在所在的地方，又太高了，因此聽不大清楚，但是，緊接着那屋裏又出來了幾個人，都是女人，當然還都是年輕的女人，五六個，有穿深顏色的有穿淺顏色的，但是身上都發着光澤，可見全是些綢緞的質料，而且樣式一律是短小，緊身，還許是琵琶襟，柳夢龍就彷彿在那裏會見過這許多的女子似的，或是他會見過的某一女子，如今忽然幻出許多的化身來了，他覺得有些眼亂，覺得特別的驚奇，覺得從心裏可生氣，不，同時又好像有些灰心，這時那屋裏出來的女人大約是七個，都圍上了那身材高的女子，勸着，拉着，就又給拖回到北屋裏去了，更神祕的是那屋門一關，立時岑寂，窗帷厚厚的，也顯不出裏面有多少燈，更聽不出屋裏有人說話，可是，待了會，忽然有個男子聲哈哈大笑，笑得很怪異，而驚人。

柳夢龍猜出這發笑的男子，一定就是所謂「耿二員外」，別人是絕不敢如此狂笑而大笑的，這是因為他高興了，今天歐陽錫回來告訴了他，陶鳳兒可以找回來了，陶鳳兒不過是這些個女人的其中之一，而更爲他所寵愛的，爲什麼事離開了他的，一混賬！憑那麼個女人就竟敢在外面假作惺惺的欺騙我柳夢龍，我何必還要跟這個耿二員外爭她？我明白一切了，我走開就是了，還回到金刀徐老那裏好

好的保我鏢去，把這些，連身上穿的，和那些金銀全都拆還她，或就投在襄陽河裏……」這樣一想，氣得他就在房上一坐，真不想作別的了，然而，夜風兒陣陣的吹來，那北屋裏忽然散出細細簫聲，和媽媽的歌曲，他又一陣的忿恨，嫉妬，只見鶯鶯調了鬢和簪子，扣着食盒，正不斷的給那北屋裏添酒送菜，門闕處，不獨室內的燈光更明，笙簫歌唱之聲也立時就一陣清晰，還聽見似乎是那歐陽錦的語聲，說了兩句話，柳夢龍就驟然又忿恨的想道：「原來這個小子也在那屋裏了，旁的不說，他這次叫我到襄陽來，絕不是毫無用意，而我來到這裏，他又不叫我當時就見姓歐的，他却先來到這兒商量，更不定是懷着什麼心，我就能夠餓了，也是不能離他！」此則那屋中的歌唱聲更清楚了，彷彿有兩個女人同時唱着，越唱越高興，索性沒完了。

耿秉常真是樂得可以呀，柳夢龍又一想：「我既然來到這裏，就不能不看着他，同時，也得讓他看一看我才行！」由此，精神又復振發，他就細細的觀察這房屋的身勢，覺得若是設法進到那北屋裏都不算難，向下一看看，半天也沒再看見那北屋的門，院中廊下全都沒有人往來，他隨即輕輕的下了房，貼着廊子，在燈光照不到的地方，很快的走着，就到了北房的盡西首，這北房一共是五大間，正中的三間屋子有人有燈光，但是盡東首和西首的兩間，上下窗全都漆黑的，一點光也沒有，可見這兩間屋也許是臥室，現在還沒有人，柳夢龍就到了那西首，用法子將窗戶啓開，他就鑽進去了，屋裏漆黑無人，只有一扇木門通着外屋，門縫有外間的燈光，一條一條的射進來，這原來是個所謂的「套間」。

「，只爲存貯什物，不像是有人住，柳夢龍就扒着門縫向外去看，見那外屋，所有的器具陳設是十分富麗，楠木的大屏風，雕刻着精緻的一百鳥嘲鳳，上面嵌着金絲和珠寶，並有檀香床，床上鋪着錦綉的被褥和大幅的豹皮，但是那屋裏也沒有人，紅木小桌上，銀製的燭台，點着一枝紅燭，光線也很黯淡的，前面有大幅的拖到地的幔帳，質料不知是什麼做的，堆花簇錦，很厚又像是很沉，這幻帳以外，才是那些人正在歡樂的屋子，所以有時這幔帳被人碰一下，動一動，啓開了一道縫，這才可以看到幔外的強烈燈光，和歡笑的歌聲，這屋子陳設得富麗而神秘，無疑的是耿二員外的臥室了。」

柳夢龍大胆的就拉開門走出了套間，那門還輕輕的響了一聲，可也爲歌聲所掩，他，一點也不鬼鬼祟祟的，他並未把耿二員外看成什麼了不得的人物，直接的就走到那幔帳之前，用手輕掀了掀，外屋的一切景象就都被他看見了，只見當中是一個大圓桌，擺着盃盤壺盃，魚才吃了半隻，一大盤子什麼還在冒熱氣，其它，總之是些山珍海味，豐盛的酒肴，歐陽錦那個小子是這裏唯一的陪客，可知他真是耿二員外的心腹，但他此刻拘拘束束的樣子，好像連酒都沒敢多喝，四邊坐的盡是那些怪服裝的女人，有的還斜跨着一個繡花的口袋，大概是鑰匙行向在繫腰的羅巾上插着帶有皮套兒的短刀。

這幾個丫環不丫環，侍妾不侍妾，高矮不等，胖瘦不一，斜坐着的，垂立着的，喝酒的，還有一個輕輕吹笙的，慢慢吹簫的，兩個就在該笑邊唱，唱的不知是什麼，一個字也聽不懂，都圍着那把太師椅，太師椅上鋪着虎皮，坐着一個大胖子，這個人好像是一口巨猪，穿的是綠色肥大的緞子之

裳，又像是個屬書，柳夢龍只看了他的一個側面，見他沒有鬚髮，年紀也不過卅五歲，鼻子大，面白，而腫，頭髮是挽成個道髻似的，插着金髮簪，這口氣就是所謂「鍾襄陽銀鑪將軍套呂布歌乘榮歌二員外」了，原來是這樣的一個怪樣子的人，柳夢龍此時不知從那裏又嗅出了一陣醋味，立時就想把他殺死。

但，柳夢龍此劍手中真是沒有寸鐵，那幾個女人連吹笙的都帶着刀，尤其是佩着鐵囊，歐陽錦也在這裏了，此人的鏢法和武技，柳夢龍是知道的，因此，他畢竟不敢胡來，不敢不小心仔細些，再看見歌二員外的手中原來正在把弄着一口寶劍，此劍很短，不足三尺，燦燦的發着青色的光芒，確實是一口古劍，是真正的「寶劍」，而歌二員外竟一面聽着歌，一面愛不釋手的把玩，用手摸着那劍身，並輕輕的掠那劍鋒，也不怕傷了他的手指頭，歐陽錦就勸着他，也不說什麼話，這場酒筵看不出有大的意思來，歡笑早已過了，燈漸闌了，二員外也有些酒醉了，笙簫嗚鳴的吹着，一點力氣也沒有，歌更像唱得已沒有了詞兒，而且其聲頗哀，那歌二員外似乎想了好大半天的心事，忽然他擺了擺手，說聲：「別唱了！」

立時歌管笙止，簾兒放在桌上了，這些些人都默然無言，除那個高身材的女人還挾着魚吃，其餘彷彿連面都敢動，連低聲說話也不許，歌二員外仰着臉打一個大啊欠，他倦了，他說的話很慢而聲又低，彷彿是說：「你回去吧！明天叫姓柳的來見我，明天晚上……那口寶劍的兩個，就叫他



們在這兒住着吧，品察品察他們的武藝如何！……你回去吧！有什麼事明天再說……」又自言自語的說：「陶鳳兒！哼！陶鳳兒！」接着長歎了口氣，那高身的女子立時又撇嘴冷笑，歐陽錦却趁此際趕緊起身告辭，椅子一陣響，帷幔被掠動，柳夢龍忙急退步藏在那屏風之後。

這屏風後面，地面也並不狹，柳夢龍一碰就碰在一張桌上了，「呱冬」的一聲，也不知是什麼掉在地下了，幸虧還沒有叫幔帳外邊的人給聽見，這張桌上的零碎東西還真不少，柳夢龍用手一摸，就摸着了好幾隻同樣的古怪東西，是冰涼的，鐵的，長圓的，可又彷彿有稜有角，一端是尖的，就着自屏風之間透過來的一絲燈光，他看出來這原是鏢，鋼鏢，與陶鳳兒所使的鏢一個樣，這張桌不少的鏢，這個地方真的是處處全是鏢，當下柳夢龍就把兩隻鏢藏在自己的懷中，立刻，屏風外又聽那耿二員外大聲的打着啊欠，並有女人說話，原來是帷幔掀開了，兩三個女人攙扶着肥胖的耿二員外，離開那太師椅，來到檀香床畔就躺臥下了，此時柳夢龍從那兩扇屏風之間的微隙之處，向外去瞧，就見三個女人一齊在服侍着那耿二員外，給他的身上蒙錦被，給他的腳下墊銅的暖水壺，給他的脖子下放枕頭，這肥胖如豬的耿二員外甚是舒服極了，待了會又進來了四個女人，有的挪燈，有的搬腳凳，將這屋子又收拾了一陣，此時柳夢龍的心裏是十分的緊張，想着結果她們必定要收拾到這屏風後邊來，那時自己是躲也必無法躲避，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拿這桌上的鏢打她們，可是這太沒有把握，她們有的還帶着鏢囊呢，打不着她們倒許遭她們的毒手，這翠女人恐怕個個都有陶鳳兒那樣的利害，所以

最好是忽然將這沉中的楠木屏風推倒，先嚇她們一大跳，並可以擋禦，還計能夠壓着下她們幾個，那時自己就趁勢出屋去逃走，他準備着要這樣做，大概非這套做不可。

可是待了半天，竟沒有一個人到屏風後邊來的，彷彿這裏只是爲藏着一張桌子及鏢的地方，輕易沒有什麼人來，這幾個女人索性二員外服侍得睡下了，就有的拿燈，有的還抱着暖爐，都往那西套間去了。此時柳夢龍又覺着自己一定要被她們發現，因爲剛才自己啓開那套間窗戶出去的時候，忘記是把那窗戶又關嚴了沒有。萬一沒有關嚴，被她們查覺，必要驚慌起來，必得在各處避，可是，那幾個女人到了套間裏，竟閒談起來了，聲音很小，在這裏也聽不見，那帷幔以外，大概是有僕婦們收拾那殘席，盪盪輕輕的響了一會，也不響了，此時在床上躺着的歌二員外面向着裏首，要是從外面罵他，真是十分容易，可惜柳夢龍手邊沒有鏢，但是不敢打，恐怕打不准，倒惹醒了他，歌二員外這時也是夜深，床旁無人，燈光很暗，他手裏拿着那口寶劍，不住的在把玩，柳夢龍在這屏風後，眼睛靜氣的又站了好半天，這套間裏的幾個女人還在閒談，而且有的還笑着聲音兒笑，好像是這一天，只有這時候才是他們談笑，玩耍，最高興的時候。床上的歌二員外早已發出了鼾聲。柳夢龍又等待了一會，看那歌二員外大概已經睡熟了，他遂輕輕的走出了屏風，一直就奔向了那歌二員外的床，他伸手要去拿那口寶劍，並決定刺到裏之後，立時即揮劍將這一方的懸簾，世上的淫魔，結果性命，可是他的手剛一伸，因爲二員外的身子肥大，蓋着的被褥又厚，而且他的身子靠着

床的裏邊，那口劍尤其是在床的最裏邊，柳夢龍的臂雖不短，但夠不着，此時耿二員外也似有了點驚覺，身子一翻，柳夢龍只好就向後退身，用眼睛看他，只見他因為身子太胖，沒有一下就翻過來，「呼嚕呼嚕」的滾着又睡了，其實柳夢龍這時想：「以自己的渾厚的臂力，輕捷的身手，熟練的武藝，何必管耿二員外此時是睡着還是醒着？就上面拏住他奪過他的劍也就行了，何必還怕驚醒他，即使套問更的那幾個女人帶出來，自己也可以揮動寶劍跟她們鬥一陣，她們有鏢，我也不怕，不過……」這一歇二員外睡得真香，如一匹死牛，套面裏女人們說話的聲音更真切了，就聽有一個說：「濟大姐，她可真是，她今天不但跟着醉鬼胡二吃了兩酒，陪着二員外又喝了幾盅酒，她還真像是喝了半缸醋，一聽說要去找陶鳳兒，你看把她給氣的？……」又有一個說：「我看，二員外就是怕陶鳳兒找回來，也不能輕饒了！我跟你兩看得不一樣，二員外對陶鳳兒是真氣了，真恨了，找回來她，就絕不能夠叫她活，你們說還能夠照舊跟她好？我不信！」

另一個女人笑說：「你才信？我不信，只要把她找回來，二員外不但不打她，不罵她，還一定能夠把咱們這些個人全都踢得遠遠的，你要不信，咱們就打個賭吧，到時候看，我們賭什麼的？……」一聽到了這話，柳夢龍就不由得心注意的斜着耳朵去聽。

同時心裏又生氣，又羞慚，這是彷彿是說着他的家裏的人似的，說到他心裏的短處似的，他立時就轉了念頭，暗想：「我何必要這時就殺死這耿二員外，真是爲陶鳳兒我才殺死他嗎？爲嫉妬，吃醋，

才殺死他嗎？那我不是英雄，太不是丈夫了」，如此一想，他轉身就走，不料他的腳步重了些，被套裏的女人們聽見了，立時就驚訝的問說：「是誰？誰？」同時好幾個女人也都急急忙忙的出了那套間來看，柳夢龍却已經大開了屋門走出，屋裏女人齊都驚慌着大聲的說：「有人啦……」一耿二員外也已甦醒，也驚問道：「什麼事？什麼人？不至是有外人進來吧？……」柳夢龍却在院中掏出來了懷中的一隻鏢「吧」的就向裏北屋的門打去，這一下，屋中的人更都大驚，霎時外間幾個女人全都手握着鋼刀出來，柳夢龍却早已飛身上了房，等到下面的人用鏢向房上來打，他卻已從容的走去。

這耿家的宅院，深而且廣，在高處看着，有的地方有燈光，有的地方是黑沈沈，樹木也不少，後面還有巍巍的高樓，直如波濤起伏的一遍大海似的，此時下面也俱漸漸亮起來了，燈光增多，而且自各院裏，都急急的向府上院滾動着，集中着，柳夢龍在匆忙之間，就由高牆跳下，到了外面，走到那大門前，見那打更的小

却還在靜靜的踏着，柳夢龍很快的走，走到了街上。

此時他反倒沉下了氣，敲門，一點也不顯出慌張。

，隔着門問明白了，才把門開了，他走進來。

情的對他說：「您到後邊歇着去罷！掌櫃！

院是四合房，覆福元把他讓進一間東屋，

全，也很講究，木榻上已鋪好了整潔的，

喝了幾盅酒，要不是堂倌把我叫醒，現在

倒還不晚，還沒有打三更呢！」柳夢龍又說

夢龍又問說：「歐陽三爺沒有來？」呂福元回

呂福元說：「您問的是胡二嗎？他是天天要醉的，

柳夢龍就問道：「他是幹什麼的？」呂福元說：「他是

去年才派他到我們這兒。」柳夢龍問說：「他還會打算盤寫賬嗎？」

事，他就算是個看門兒的，可是他連門也不看，不過這個買賣雖是一員外家開的，沒人敢來惹

，可是去年也鬧過賊，丟了很多金銀，又有別處來的江湖人找來，由他才他處派來，他淨這兒的錢，

可是兩邊兒吃飯，宅裏的菜好他在宅裏吃，菜不好，他就在櫃上吃，可是天天得回到這兒睡覺，因

爲他跟宅裏的人都熟，有點錯，也沒人說他。」柳夢龍本想要再打聽些事，可又覺着那成未免太露形

跡了，還是有什麼事明天再說吧！當下，呂福元帶上了門出去了，柳夢龍將門插好，熄了燈，揀淨懷

裏還有一隻鑰，和一把鑰匙，他也疲倦了，隨就熄燈上榻去睡，但是才一躺下，不禁又想起剛才所看

見的耿家那些情景，及和陶鳳兒過去前這些事，心裏非常的煩惱，三更鼓過又聽敲四更，他才悄悄睡

熱。

次日來的時候，這錢莊已開過早飯，作起買賣來了，歐陽錦可是還沒有露回。

柳二更有七八分影計，然而都沒有甚麼事，掌櫃的姓黃，是個老頭兒，對待柳夢龍非常的客氣，他自稱：歐陽錦以外的父親老員外的時候，他就在歐家，那位老員外也過道台，他也跟着到任上去過，歐陽錦也是他的老世姪，他詢問柳夢龍的家世，柳夢龍却用別的話支吾過去了。

柳二也是才起，穿着新衣裳，腰帶子上插着一對匕首，昨晚，他醉的時候倒跟柳夢龍說了許多像是朋友的話，顯着他的為人還爽直，現在他不醉了，却倒端個架子來了，高傲得很，見了龍柳夢，連一句話也不說，並眯着眼睛，彷彿心裏很氣忿似的，他並且蠻強而兇惡，有一個別派的老婆婆，到這門口兒來乞錢，被在褲腰帶裏的錢給打走了。

他還不知道昨夜歌家的事，也許是歌二把事瞞住了，沒有人知道昨夜那裏曾經有過一番驚。但也許是那裏的事還沒傳到這裏來。

柳龍夢很無聊的在這門前站着，看着來來往往的人眼車馬，覺得這裏陽城十分的熱鬧，天氣也比城暖和平，正在看着，聽見由東邊馳來了一騎蛋色的馬，騎馬的是一個披着紅緞大斗篷的女人，這個女人身材很高，臉是又白又胖，長得不但不好看，還兇惡得很，胭脂粉可擦得真多，年紀至少有三十二三了，騎在馬上很得意，柳龍夢昨晚已經把她認識了，她就是那個愛吃醋的「鶯太姐」，馬到了錢莊的門前，她就下來了。

她並不注意柳夢龍就一古的走入，櫃上的人連掌櫃的都趕緊站起來帶笑的招呼她，那胡二彷彿發了瘋了，笑着叫着她說：「喂！鸞姑娘！昨兒晚上咱們在一塊喝過了，你沒有再喝嗎？那酒可真不算什麼的，回來我一點也沒覺着醉，今天晚上再喝喝，您敢嗎？……」那鸞大姐却用手把他一推，這一推就幾乎把他給推倒下，鸞大姐卻一直走進了櫃，叫那掌櫃的跟她一同進了櫃房，待了不大的功夫，就見她手托着一包，約有三十兩的銀子走出來了，胡二趕緊又追過來，嘻皮笑臉的說：「大姐有了銀子啦！先借給我一點吧？」這鸞大姐却不理他，敞開斗篷，她這斗篷是棉的，裏面穿的是一身銀灰色的緊身小褲兒，帶着匕首，還帶着鎗袋他把銀子就裝進鏢囊裏去了。沉着臉一句話也沒說，彷彿是心裏有事似的，當時就出門走了。胡二還追出去，攔着人家的馬跟人說話，這裏櫃上的好幾個夥計都看下去，有的暗笑，有的小聲議論，聽一個人說：「哼！他也就是敢跟鸞姑娘這樣，早先鳳姑娘在這兒的時候，他可不敢，他敢這樣，他就是不要命了！」柳夢龍一聽說談到了「鳳姑娘」，就不由得走近來細聽。

這幾個夥計不過是因爲櫃上沒有事，看見了胡二跟那鸞大姐的這種醜態，而忍不住的批評幾句，說話還不敢聲音太大了，他們由一邊一就推到了「鳳」，彷彿那個鳳比這個鸞好得多，柳夢龍就走過去，笑一笑問道：「你們說的那鳳姑娘是誰？是款二員外的小老婆嗎？」他問出這話來，雖然故意做出是兩打聽的樣子，却實在覺着難爲情，臉不由得一陣紅，呂福元就說：「不是！」他搖搖頭，尚

佛打不平似的說：「這鶯姑娘連給二員外當小老婆也不配！人家鳳姑娘可不是，誰也不能夠胡說人家……」柳夢龍趕緊就進一步的問：「那麼，那鶯姑娘到底和那二員外什麼人呢？」高福元卻不回答，旁的夥計也彷彿都不願意說。這時，那鶯大姐已經騎着馬走了，胡二也回來了，掌櫃的也出了櫃房，幾個夥計更連什麼話也不敢說了，柳夢龍的心中十分覺着窩悶，而且紊亂得很，就想：「這是怎麼回事呀？聽這話，陶鳳兒似乎又不是那二員外的姬妾，又似乎很清白的，既清白爲什麼當先住在耿家，爲什麼還住了絕不像是一年半年，爲什麼跟那二員外好像是混得極熟，爲什麼她又拐去了金銀財寶逃走，惹得那二員外想盡了方法，邀請旁人要去把她捉回來，不僅是恨，還像是爲她害了想思病，那鶯姑娘爲這還直吃醋，但聽這幾個夥計，這麼一說，陶鳳兒不但是如出於淤泥而不染，蓮花一般的純潔清白，她平時的爲人，過去的歷史。」

還是很受這裏的人尊敬呀，唉！真是令人不解！」

柳夢龍腦裏紊亂不定的思索着這件事，信步又走出了這錢莊的門首，站在台階上呆呆的發怔，眼前人來人往，車馬走過，他彷彿全都看不大清楚，他出了神了，他對陶鳳兒又不恨不恨，而且更愛起來，他覺得是冤枉了她，可是她也實在這不能叫人就放心，總是有個不大清楚的事，好在我也已經來到這裏了，不打聽明白了這件事，反正我是絕不走！

待了一會，他還發着怔，可是就聽有人說：「在這兒幹嗎啦？看熱鬧了？裏陽城 麼樣，地方不



「錯吧？」他一看，是歐陽錦來了，穿着新緞子的棉袍，戴着瓜皮小帽，態度和藹，滿面的春風，點手說：「進來！進來！」柳夢龍隨着他進來，一直到了後院，昨晚住的那屋裏，歐陽錦就東瞧西看，點點頭說：「這個倒還不錯，他們新收拾得還乾淨，你不用客氣，這跟我買賣一樣，你要用什麼，或是有什麼事，自管交使那幾個夥計，我已經吩咐過他們了。」柳夢龍說：「我在這兒住着，能有什麼事？」歐陽錦忽然說：「昨天夜裏你到了耿二員外的家，其實，你就是明着見他也不要緊。」柳夢龍裝做發怔的說：「你這是什麼話？」歐陽錦一笑，擺手說：「不必再說了！」

歐陽錦點破了柳夢龍昨夜的行徑，就去又說別的，柳夢龍可絕不能就默認這個，還在緊問：「剛才你說的什麼？我怎麼不明白？」歐陽錦微微的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說：「你明白，我可是真明白，不知道昨夜是什麼人混進了他們的宅裏，我也絕不能向他們說。」柳夢龍做出着急的樣子說：「你，莫非是喝醉了？」歐陽錦哈哈大笑，說：「我喝醉了？我的兩隻眼睛到是還清楚，告訴你，我要是看不出你是個何等的人物，我也不能邀你到這兒來，你跟我說你要學鏢，其實你要學什麼？頭把交椅是耿二員外，二把交椅是那女八，第三把交椅就是你，你也不必說謊了，將來我倒許得跟你再學一學鏢。」柳夢龍一聽，歐陽錦把這事可弄錯了，他竟以爲我是個「鏢法精通」的人了，這事倒可以將錯就錯，叫他們有一點顧忌倒好。

於是柳夢龍就不再辯駁，歐陽錦說：「今天晚晌，是二員外一個愛妾的生日，他要預備下豐富的

酒席，順便宴請各位朋友！你也在內，這你可別覺着是對朋友們不恭敬，他向來是有這麼個脾氣，他只一個世家公子的身份，不願意像一般土豪似的天天招朋聚友、察別人的問話，近年來他的精神也不大好，輕易也不接見閒人，只是常常藉着家裏有點什麼事，如愛妻的生日，小孩兒滿月，他才請客，他可不下請柬，今天我帶着你去認識認識他，就行了。」柳夢龍微微的笑着，點頭說：「好！」

這時候忽然那呂福元來請「柳大爺」，說是：「酒樓那裏的人，給柳大爺退回銀子來了。」歐陽錦就問說：「是怎麼一回事？」柳夢龍却笑着說：「我去看看，」當下歐陽錦也跟着他到了前面，原來是那家與耿有關係的本地最有名的酒樓「裏水春」的掌櫃，手裏拿着一塊銀子向柳夢龍說：「柳大爺！昨兒晚間我們真對不起你，我們今兒一早晨上宅更一打聽，宅裏的人說實在是一位柳大爺住在這櫃上，是二員外派歐陽三爺從河南給特請來的，這塊銀子本來就多了，我們那敢收呀！現在給您退回啦，您千萬別怪我們昨晚上眼拙。」柳夢龍微笑着說：「你們是買賣生意，我吃完了飯應當給錢，無論是為什麼，那有我又把銀子收回的道理？」

這酒樓的掌櫃的拿着那塊銀子，鐵執意的要柳夢龍收回，歐陽錦却在旁說：「柳大爺他何在乎這點銀子，你就拿回去作為給夥計們的小費吧！」他這樣的一吩咐，才算給這塊銀子找着了去處。這掌櫃的笑着躬身道謝，又說：「有功夫還請柳大爺上我們那兒坐坐去！」然後就走了。這裏歐陽錦向柳夢龍笑笑說：「你在襄陽城各處還都不熟，今天我也沒有事，走吧！我陪着你去逛逛？」

當下歐陽錦就帶着柳夢龍走出了錢莊，他「安步當車」的在街上大搖大擺的走着，這邊有人稱呼着「歐陽三爺」，向他恭恭敬敬的行者禮；那邊又叫着「歐陽三哥」跑過來招呼他，十分恭敬的跟他閒談，這些人是三教九流，幹什麼的都有，歐陽錦總是那麼和藹的笑着，可又似乎板着點架子，而保持着他的身份，襄陽城裏的熱鬧街道不只一條，酒樓飯莊真有不少家，他因為知道柳夢龍還沒有吃早飯，隨就帶着柳夢龍進了一家飯莊，這飯莊比昨天柳夢龍去的那酒樓，「裏水春」又大得多了，是平房，好像一所大住宅大院落寬大，還有戲台，是爲有錢的人家在此辦喜慶之事，演戲娛賓之用的。房屋都是一個一個的單間，亭而陳設都極爲雅緻，這裏原來也是耿二員外開設的，名字叫「慶榮堂」，掌櫃的夥計們見了歐陽錦，就如同見了他們的東家一樣，那麼歡迎接待，給他們找了個寬大的房間，雖只兩個人，可也給他們擺來了好幾盃酒，陸續的上來了十多樣的美菜豐肴，歐陽錦就陪着柳夢龍吃着，他可是不大說話，待了一會，原來別房裏現在也都有人在宴客，聽說歐陽錦在這裏，就都起過來見他，這些人有的大商人，有的是衙門的，有的是本地紳士，有的是城裏鏢行中有名的人，全都跟歐陽錦極力的討好，有的還低聲跟他談着事，大概都是有求於耿二員外面請他作事的，只是當着柳夢龍的面，不能夠怎樣暢快的談話，歐陽錦也把這些人一一的向柳夢龍引見，引見的時候總是說：「這位是直隸省冀州的柳大鏢頭，現在是被二員外請來作客的。」別人，對於柳夢龍這個人彷彿有點摸不透，而表現出一種驚訝嫉妬的樣子，柳夢龍對這些都不大介意，他只是看出來歐陽錦在這裏的

努力，那歌二員外若是個老虎，歐陽錦就算老虎的瓜牙，倘要是跟歌二員外并殺起來，就先得把這小子結果了不可。心裏如此想着，就用眼看着歐陽錦，可是歐陽錦總跟柳夢龍那樣的隨隨便便，如自家的兄弟一般。飯後，他又帶着柳夢龍去看戲，這裏也有很大的劇園，只是戲不大好，然後，歐陽錦更領着柳夢龍趁花街柳巷去消遊，他更熟了，那些個鶯鶯燕燕沒有一個不巴結着「歐陽三爺」的，如此，一直磨煩到四點多鐘，這才一同去歌家，由那大門進去，一直就去見歌二員外。

柳夢龍其實早就知道歌二員外是怎樣的一個人了，可是今天得光明正大的見一見他，看他是什麼態度，倘若是說得話不投機，那就許打起來，論武藝，自己是誰也不懼，只是那鑣，——這裏有無數的會打鑣的人，未免令自己的心裏有些踟躕。

今天原來就是那個「鬻大姐」——她原來是歌二員「明正言順」的愛妾，她的生日。大客廳裏早已就來滿了許多的賓朋了，並有叫來的一齣要「在客廳當中的地上鋪展開一幅極大的絨毯，擺一張小桌，有滑稽的腳色唱小戲，小戲終了場，又有兩個穿着花衣裳的妙齡歌女，要着上面帶着銅錢，一搖就「嘩楞嘩楞」作響的短木棍兒，唱着宛轉的小曲，在「打蓮箱」客廳裏陳設得富麗堂皇，天這麼早，已燃起了許多年的官燈，紗燈，擺着約有十張的大圓桌，座位擺滿，這些來賓，有的是今天在「慶榮堂」見過的，起來跟柳夢龍打招呼，總之都是那些豪商大賈，紳士官宦，和鏢行裏的大鏢頭，有托着水煙袋的，有在拿着茶盅的，有出着神看那一「打蓮箱」的小戲的，一個一個，柳夢龍倒不認不清

楚他們的面孔，這裏只能說是有了一個熟人，此時也穿上了肥人的緞子袍無絨的馬褂，見了她一點頭，就是那薛鬼胡二。

另一座間，是全身綺羅，滿頭珠翠，有老有少的女人們，帶着小孩，這全是來賓的眷屬，還有往來招待人的一些女子，有的是本宅的丫環，有的却就是那些個會打鑼的也會吹笙簫，唱歌曲的姬妾，不過她這時的打扮與昨夜所見不同，也都紅紅綠綠的穿上長衣裳了。柳夢龍隨着歐陽錦進來，本來沒有什麼人注意他，歐陽錦却跟一些人招呼着，又抱拳，又作揖，又點頭，忙亂了一陣，便帶領着柳夢龍到了這大廳的裏面，幾扇屏風之後，這裏懸掛着許多幅金字的喜幛，什麼「福祿仙侶」，「仙壽永長」，還擺設着香案，高燒着紅燭，另外有兩個用小巧精細的「團扇」隔出來的單間，一邊是許多女人，歐陽錦先帶着柳夢龍進去，給引見，一個三十來歲的似乎有病的婦人，這原來就是歐陽錦的妾，還有一個二十來歲，滿臉紅胭脂的矮女人，是他的妾，到後他就向那鸞大姐說明柳夢龍是來紅她祝壽，柳夢龍作了一揖，全身紅衣裳跟新娘子一樣的鸞大姐也還禮，萬福，但她實在還不知道柳夢龍是什麼人，歐陽錦帶着柳夢龍出了這屋，就到對面的屋裏去，原來耿二員外正在這裏的一張床上躺着休息，聽說歐陽錦帶來了柳夢龍，他當時就坐起，拱手帶笑，高聲說：「久仰！久仰！很難得我請來了你這樣個英雄！」

柳夢龍幾乎怔了怔，他滿以為耿二員外一定是最高傲非凡，不懂得人理，一定是驕橫，誰想到

是這樣的客氣謙恭，當下耿二員外趕緊叫進來的兩個侍妾給他穿鞋！這兩個侍妾之中就有昨晚那個身材瘦小的，她們在的時候却跟昨夜一樣在打扮，帶着匕首，掛着鑰匙，兩個人半蹲半跪的給耿二員外穿上了鞋，並攙扶着他站起，這時，歐陽錦在旁規規矩矩的就跟個僕人似的，柳夢龍却只拱了拱手，自己道：「我索性得端一端架子。」耿二員外是趕緊向他讓座，他就坐下了，耿二員外又坐在那榻上陪着他，胖臉上帶着笑說：「昨天，華齋……」指着歐陽錦說：「他回來說，在河南道上遇見了一位豪傑，他是有眼力的，他那樣一說，我就曉得一定是位不等閒的英雄，昨天，因為天已晚了，我又身體不大舒適，所以沒有即時請你前來，是很抱歉的，今天，說起來也太不恭敬了，因為小妾的生日，就屈營了大駕，不過，我們可以算是從此就見面相識了，以後你還不要客氣，我向來最喜歡結納有本領的朋友，和敬佩！」

柳夢龍說：「我沒有什麼本領，不過各樣的武藝，還略略的精通，我雖多年行走江漢，但不大愛與江湖人結交，耿兒的大名，我也沒聽人提過，也許因為我認識的人少的緣故。自從在衛輝府見了歐陽兄，他誇讚耿兒的鑢法是如何的好，我這才來拜訪！」此時耿二員外突然神色略變，柳夢龍就立時就提起心來，趕緊就防備着要打鑢，可是這耿二員外倒不像胡二說得那樣的利害，他只怔了一怔，把柳夢龍又打量了一番，他就哈哈的大笑，說：「我早已猜透了，柳兄你要不是精通鑢法，豈能夠到這裏來找我？本來我也是最喜歡同道，有同道的朋友來了，我不敢說是比一比，可是也要拿着鑢獻一獻

醜。但這一年來，我可不行了！因爲心緒不佳，身體多病，鑣，我簡直連摸也不摸了！好在我也知道柳兄你到我這裏，原是我爲交我這個朋友，並非要同我比鑣比武，那麼這些事，咱們就暫且不用提，今天雖然我這裏來着了朋友，但是你看，我連起都很難，所以你初來到這裏，也得恕我的簡慢。幸喜我聽說你也暫時不回冀州去了，正好，自今天起……」說到這裏就又吩咐歐陽錦說：「柳君住在錢莊上一定不很方便，你攜他的行李都搬到這裏來吧！他在這裏，我跟他隨時可以閒談，至少我要留他在這裏住兩個月……」歐陽錦在旁就答應着，柳夢龍心裏暗想：「這也好，我不必再時時防備着他的鑣了，他們無論是誰，大概也都不敢用鑣打我，同時我若住在這兒，更可以隨時打聽打聽陶鳳兒早先到底是這兒的一個什麼人？」他真喜歡極了，想不到這樣也容易，可是又聽耿二員外說：「以後我真得跟柳兄講教武藝，談論談論鑣法！」

當下柳夢龍也不願在這裏跟耿二員外多談，耿二員外更恨不得姬妾服侍他再躺下，同時，歐陽錦是更覺着拘束，他就向柳夢龍使了使眼色，柳夢龍就暫時辭出，而到延賓客的席間，看了一會那雜亂小戲，聽了不少的賓客笑談，觀察了一些那女人們，尤其是歌姬姬妾們的動作。並由歐陽錦給他介紹了花毛虎襲芳，綠眼獅子徑鵬，小秦嫂韓越，鐵尾天琦袁大琦，這些人有的在本宅的護院師傅，有的是城中的饅客，還有那兩個，柳夢龍在昨天就已認識他們了，一個是那姓唐的，他原名叫小爾唐崇庭，一個是那姓齊的，他大財的姓趙的，他叫神劍趙泰。這些人都不知柳夢龍是怎樣受耿二員外的

尊敬，更因爲「柳夢龍」本來是在江湖沒有什麼名聲，所以他們就似理不理，連多看一眼也不看，驕傲的對着柳夢龍，少時酒席擺上來了，大家紛紛讓座，這時却不知道歐陽錦上那兒去。跟柳夢龍就席的却是兩個鏢頭和護院的，最令人難耐的是醉鬼胡二，他就坐在柳夢龍的右首，他却跟柳夢龍似像沒見過面似的，扭着脖子，表現出他的驕傲。他跟那幾個人割拳歡樂，大談特談，談什麼刀法、鏢術，江湖門路，好漢的行徑，彷彿是專爲顯耀着給他聽，專爲嚇嚇柳夢龍，柳夢龍却只是持盃自飲。

此時，廳堂之內，燈光更明，豐富的酒筵擺了十多桌，譚大姐她今天也算是「老壽星」，她一張桌一張桌的，沿着次序敬酒，敬到這桌旁，胡二早就端着空盃趕過去了，跟要飯似的，但譚大姐却捧着盃給柳夢龍滿滿的斟了一盃，並且斜着眼瞧着柳夢龍，做出一種嬌媚的樣子笑着說：「剛才二員外跟我說了，柳兄弟你是我們這兒新的貴客，得啦！無論如何你得給個面子，喝我給你斟的這盃酒。」斟完了，她就又往別的席上去了，柳夢龍的酒却仍在眼前擱着，衆人都把眼睛來看看他，胡二越發的唧唧，捧筷子，捧盃，自己拿着酒盃「咕嘟咕嘟」的直往嘴裏灌，柳夢龍也不睬他。

末等到大家吃喝完畢，柳夢龍就離開了席，歐陽錦已經回來了，點手兒叫他，一同出了客廳，往裏院去走，帶着他到了一個院內，這裏有兩間小屋，請他進去，屋內的燈已點上，陳設，佈置得更爲清雅而整潔。他的那些東西，連他的銀包兒，已由那錢莊搬到這兒來了。歐陽錦就說：「你就在這兒住着吧！那邊太亂，大概你也有點頭痛了。我可還得上班，應酬應酬去，真沒法子，待會兒去，



我就派個人來專伺候你，一說畢，歐陽錦就出了屋，柳夢龍在屋裏待了一會，也覺得發悶，便走出屋來，站於階下，忽然聽得風吹樹枝，一陣蕭蕭的聲音，這時他才看清，原來這院中有一顆巨大的槐樹，他豁然想起醉鬼胡二所說的那丫孀麻梅，慘受鏢傷身死的事情。

前邊那院裏還正在奉行令，暢飲高談，那「雜耍」又演起來了，絲竹之聲，都傳到這裏，這裏却是陰陰慘慘，古槐樹下，直似有個婢女的冤魂嗚咽的哭泣，柳夢龍咬牙忿忿的說：「這是個什麼所在！我眼前所做事情也不對，我打上霸王，傷中霸王，鬥下霸王，其實那倒不過是些雞犬狗盜，沒有什麼太大的惡處，他不得一打，真正的惡霸是在這裏，我都不能夠手刃兇仇，剪除強霸，今天還給他的老婆拜壽，我真是個懦夫了！」忿忿了一會，又回到屋裏，懷裏還有一隻鏢，然而無用，在這裏正不必使這個，鑰匙還在身邊，金銀的包兒却已取來了，只是自己原來帶着的那把刀，是隨着馬被歐陽錦拿去了，至今也不送回以致自己現在手中沒有一口刀劍，這也許是他們放心我在這裏住着的原因吧！正在這裏想着，忿忿的握着拳頭，就有一個人開門進來了，柳夢龍一看，是個老僕人，腰都彎了，至少也有七十歲了，頭髮來自髮飄飄，帶笑的說：「您就是柳老爺吧！歐陽三爺叫我來這兒伺候您。」柳夢龍倒不由得笑了，問說：「怎麼叫你來了？你這麼大年紀了，恐怕我還得伺候你吧！」老僕人却說：「我還硬呀！幹事還行，耳朵也不聾，因為我要是不來，這宅裏五六十號用的人，就誰也不敢到這院裏來，因為這院子裏鬧鬼！」柳夢龍笑着說：「那兒的事？」老僕人說：「是啊！我也是不信，

我今年六十八了，什麼事都見過，可就是沒見過鬼，本來，人要是死了，就氣化清風肉化泥，那兒來的鬼呀？那都是瞎說。不過這個院子去年死過一個人，可真死得冤屈……：……昨天夜裏聽說這宅裏又出了事。」柳夢龍坐轎坐的在一張木牀上，由此，他就向老僕人詢問這院裏會冤死過什麼人，老僕人很愛說話，於是他就唏噓感慨的說出。說去年丫環順梅在這院裏是怎樣被二員外用鑊打死的，與薛鬼胡所說的倒還大同小異，只是他說順梅死的冤可是那孩子也太不懂事，她本來是一身服侍二員外的人，可是她吧二員外屋前鑊偷出來，交給了人，因此辜去了二員外。不少對習和要緊的東西。……：……柳夢龍就趕緊問說：「拿東西的那人是誰？是這裏的什麼人？爲什麼這樣的大胆？」問了一回，這老僕人不回答，他又問，老僕人却只是搖着頭說：「那些事我不敢隨便說，您要是想知道，除非妳去問鸞姑娘，這宅裏只有她還敢提這件事，別人誰也不敢提，我更不敢了！」柳夢龍微微的冷笑說：「我看這耿二員外的家，真是古怪！」

由是，柳夢龍越發知道了那鸞大姐在這宅裏的重要，心裏就想，「我倒得想法子去跟她談一談。」遂即起身又走出了屋，只見天空陰暗，星也沒有幾顆，一輪新月，也發昏無光，他正要往前院去，忽見由那前院跑來了好幾個人。

這幾個人一統跑着，一邊「喳喳喳喳」的說着話，帶笑着，原來就是耿二員外的那幾個姬妾，由鸞大姐帶領着，都跑到這院裏來找柳夢龍，其中，多一半是已經帶有醉意，那鸞大姐剛才喝的酒大概

更不少，因為她們的說話和行動都瘋瘋顛顛的，彷彿連臉龐都不顧了，內中有幾個人一齊說：「我們得看看二員外山河南請來的這位英雄，聽說是會鏢法，武藝高，還年紀又輕！」此時柳夢龍是站在石階上，屋門關着，屋裏的燈射出來，他把這幾個女人看得清楚，看見其中只有兩個帶着鏢囊，其餘却不是帶着刀，就拿着劍，只有鸞大姐手裏倒還沒拿傢伙，由她領頭笑着，指着柳夢龍說：「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歐陽三兒由河南請來的，咱們二員外說他的本領大極了的那個人，二員外並且明白他的意思是專來找咱們比武鏢的……」那兩個帶着鏢的侍妾說：「我們二員外現在精神不好，再說他也沒那功夫，你要是看不起我們襄陽耿家，想要比鏢比武，就跟我們來吧……來！」說時，一鏢就打來了，柳夢龍趕緊閃避，這隻鏢就從他的肩膀上飛到屋裏去了，同時又來了一鏢，卻從他的膀間打在門檻上，第三鏢被柳夢龍用手接住，拿着鏢向她們冷笑了一聲。她們都不由得發了怔，認為柳夢龍既能夠躲鏢，他本人的鏢法一定更得驚人了。

柳夢龍此時是專心一意的提防着她們的鏢：刀跟劍他倒是一點也沒放在眼裏。可是這幾個女人見她們的「鏢法」失了功效，就一齊掄刀舞劍，向柳夢龍撲來。柳夢龍也毫不客氣，跳到院中，拳擊腳起，前攔後護，一霎時就奪過來一口刀，施展起來他的刀法，當時有的被他一刀擊在頭上，有的被他一刀砍在背上，他所用的可都是刀背，不願伸這幾個人負傷，有的被他一腳，踢得傢伙也飛了，在地下直滾，有的却被他用手一推，直給推到那樹根下，「噯喲噯喲」的直叫。當時，是一羣鬻亂飛一

，又像是羣鳥亂叫，一個個的姬妾，長得未必全好，打扮得可都鮮豔得跟花兒一般，柳夢龍就像是花叢間飛來了一隻老鷹，膀子亂翻，爪子亂抓，把這「花」啄得粉落，揉得粉碎，這小院裏當時就亂了一陣，古樹下演了這麼一場「武戲」，可是也滑稽，這些個女人剛才都是被柳夢龍打敗了，有的連腰也直不起，有的頭髮散亂，有的都哭了，鸞大姐這時又說：「咱們走吧！人家的本事大咱們走吧！明天再說！」

## 第五回

試武定前無此等對舞  
揚鞭道上已覺成相思

她這意思是要帶着她們還回邢客廳，可是有兩個女人就氣哼哼的說：「這個樣兒，回那兒去幹嗎？還怕人笑話嗎？」當時就忽隆忽降的都走出了這小院，往後院去了，臨走時這些女人都特別的氣大，都踩着腳，還有唧唧着，嘴裏在胡罵的，令柳夢龍不但覺着毫無意思，心裏也生了不少的氣，暗想：「這成了個什麼地方？耿秉筆他何必耍弄這麼此個無恥而又潑悍的女人。」

他想剛才，只是沒看見那瘦小的，常帶着鑰籠的。鸞大姐也沒有親自跟他動手，其餘別的女人本領全都這樣的稀鬆，鏢也打得不準，比陶鳳兒差得太遠了！由此愈覺得陶鳳兒可愛。現在，除了他手中得到的刀一劍之外，老樹下還堆着不少傢伙，他也懶得去拾，就帶着一肚子氣，又回到屋內。

屋裏的那個老僕人剛才躲在桌底下，蹲了多半天，現在又慢慢的爬了出來，難爲這個老頭子，他

還能夠爬得出來，同時，他倒沒有什麼害怕的樣子，柳夢龍很覺詫異，就問說：「你不害怕嗎？」老僕人却搖搖頭說：「我倒不害怕，我在這兒多年啦，大員外在家時是什麼事也沒有，大員外在外作官，多年不回來，家就由着二員外胡鬧，像剛才那事兒常有，每年總有幾個是被二員外請到家裏的朋友，住不了兩天，就被他們給打出去，現在還算好呢！因為二員外不常往家裏請人了，又因為早先在這兒的那陶姑娘，我們都叫她鳳姑娘，她不在這兒了！」柳夢龍聽了這話，不由得又一陣驚異，便瞪起眼睛來問說：「那鳳姑娘在這兒的時候，比這些個人還兇嗎？」老僕人說：「兇倒不是兇，可是更利害！」柳夢龍又低聲一點問：「你跟我說實話！那個鳳姑娘，跟這一些人，他們的底是耿二員外的什麼人？是丫頭，還是妾？」老僕人說：「這！這我弗兒知道呢？」柳夢龍冷笑着說：「大概你就是知道，你也不敢說！」此時他恨不得把刀威嚇着這老僕人，叫他實說出，但又想着：「何必？」而且對於一個老僕人，他也有着不忍。

這個老僕人，倒實在胆大極了，他不獨不怕那些女人再來掄刀打鏢，他也不怕什麼鬼的傳說，連隻燈籠也不點，他慢慢的走了，說：「我給你沏一壺茶去，剛才喝完了酒的人，嘴一定是苦澀，你又跟他們惹了半天的氣！」

現在只剩下柳夢龍一個人在屋裏，窗外樹聲蕭蕭，牀上放着光芒的一刀一劍，門也沒閉嚴，燈光黯黯，他獨坐凝思，心裏如一團亂麻。信手就又掏出那塊紫手帕來，反覆的看，陶鳳兒真是個謎，是

個令人又恨又愛的謎，也是個鬼。

那客廳的賓客大概還沒有散，因為那唱一雜耍一的絃索歌聲，還隱約約，一陣陣隨着兒傳到這裏來，現在：他倒是不發愁兵刀了，但這時只將耿二員外的性命結果了，也不能使算是好漢，今爲陶鳳兒來到此處，我還是先將陶鳳兒來歷判明，清清楚楚詳詳細細的弄明白了，那才是第一着。

待了會，老僕人給他沏來了茶，倒了一盤給送過來，他却先叫老僕人去睡，自己却連門也不閉，他希望着最好是耿二員外再來找自己，較量三合，但是等待了半天，又瞎想了一陣，竟一點事兒也沒有，天又過了三更，他這才關上門，熄燈就寢。

次日，早晨起來，在院中的古槐下徘徊了半天，記得昨晚地下還堆着月劍，照鑣，現在都沒有了，可見剛才已經有人到這裏來過。許多的麻雀忽而出樹上飛到地下，忽而又由地下飛上了屋頂，噉噉的叫，顯得這宅院裏也很安靜的。天氣好像比更暖了。

午飯時，忽然歐陽錦親身來請，把柳夢龍請到了那客廳的院內，就見當中擺設着兵器架子，架上陳列着刀槍劍戟，斧鉞鈎叉，鞭鐮鎚抓，各項兵器，無不齊全，柳夢龍也覺得詫異。

客廳的門也全都敞開，迎着門擺了一排椅凳，與昨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在這裏面是那小彌陀唐崇彪，神劍趙奉，花毛虎裴芳，綠眼獅子徐彪，小秦瘦韓越，鐵尾天狼袁大琦，還有不少的鏢頭和昨天曾見過面的人，更有那醉衷胡二早就來了，今天他全身上下繫束得還格外

的倒落，柳夢龍一看，心裏就明白了，今天一定是耿二員外要叫大家在他的眼前比比武。

這些準備着要比武的人，各個全都精神興奮，你打聽我，我又觀看着你，彷彿立時彼此之間就沒有有一點客氣了，柳夢龍一來，他們大家的眼光自然就都集中在柳夢龍的身上，可是又都露出一種看不起的样子，這是因為：「你既是被二員外請到宅裏住，並且還單住一個院子，可見是特別敬重你了，可是你畢竟有什麼本領？江湖上誰聽說過柳夢龍這個人？穿得又這樣闊，來頭一定不正，長得可是個小白臉，無怪昨晚鸞姑娘特別給你斟酒，大概你就是個憑臉子不憑本事的吧？……」一些人對他，心裏懷着這樣的妬意，輕視，倒還都說出來。

柳夢龍也不大理他們，走進了客廳，被歐陽錦請着，又進了昨天與耿二員外相見的那個單間，就見耿二員外。和鸞大姐，還有那個瘦小的女人，全都在這裏了。想起了昨晚的事，柳夢龍倒覺着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可是耿二員外竟一句話也沒有提，只是讓僮坐，鸞大姐也沒說什麼，態度是矜飾的，只不住的把眼向着他牽動。那瘦小的女人，昨天柳夢龍與那婆婆交手的時候，到沒看見她。她是永遠短衣倒落，掛着鑲寶石，帶着匕首，彷彿是給耿二員外隨身保護的，而寸步不離，她當然也沒跟柳夢龍說話。柳夢龍倒先帶笑問說：「怎麼？今天來了那個人，是有誰要跟誰比武嗎？」

耿二員外又笑一笑，說：「也不能說是比武，只是那些人都是前後投奔我來的，有在我這裏已來了一兩年，有的才不過來了幾天，都是各處的英雄，豪傑，都是看得起我耿某的。一向我因為身體多

病，精神不好，難免疏於接待，昨天替着小妾的生日，不敢敬意的跟諸位歡聚了一場，今天我又有點高興，想要看諸位各自施展施展武藝，柳兒的本領想必高出他們，到時還要先請教！柳夢龍說：「我既是來到這裏，今天自然要獻一獻醜，至少我也得走兩趟刀，可是我又不願開場就練，我先看別人。」耿二員外說：「好戲自然在後頭，待一會，我也得賣弄幾手，叫你們笑話呢！」柳夢龍一聽這話，就不得一怔，聽出耿二員外的話味兒來了，待一會，他一定是去打鐵，但不如他的顯是要向誰打？這倒得防備着一點。又見耿二員外耿秉榮今天的精神很興奮，手腳也俐落，他那肥大的身軀不再用人攙扶，就讓眾人跟着他出了這個小間，向那些個人笑着說：「今天也可以說是羣英大會，真不知鹿死誰手？」

先請這些人落座吃茶，可是這些人現在連坐也坐不住，個個精神興奮，恨不得當時就比武，只有那獼猴唐崇彪，一個人坐下了自己倒茶在喝，他懶懶的行彿一點也不起勁，並且他見耿二員外的態度豪爽，用語直恭維眾人，並含有激勵之意，他就知道，待一會，無論是誰，要想不練幾手兒，恐怕是不行，愁得他皺起眉來了，他是實在的發怯。

最奮勇的是醉鬼胡二，今天他一點酒也沒敢喝，手腳卻彷彿有些發酸，不但坐不住，站着也是不安，現在他就將兩掌磨一磨，說：「我先練一趟八仙拳吧！」說時他就往地下跪去，剛打了兩下，耿二員外却在大廳門裏斥他說：「不要急，回來！」他急忙止住了，翻眼瞞耿二員外跟鸞大姐，鸞大姐



却瞪着眼睛說：「你忙什麼？你搞什麼先？難道是你的本事高嗎？」醉鬼胡二只好氣走回來，耿二員外又對眾人說：「我的話還沒說呢！」遂轉向旁邊的鶯大姐使了個眼色，說：「叫他們把那東西擺出來吧！鶯大姐答應了一聲，當時轉身走了，待了不大的功夫，她帶領着四個丫鬟，在屋中擺設了一張桌子，上面還舖着紅氈，氈上先放了四隻大元寶，這是有二百兩，銀光燦爛，惹得很多的人的眼睛，都有點發直，然後又抱來了錦緞三疋，第三樣是一口寶劍，雖不是耿二員外新得的那口寶劍，這可是新打的，鯊魚皮的鞘和上面嵌着的銅活，全都最新，最末一件是銀鑿銀壺銀酒盞，一共是四樣，好像是禮物似的，耿二員外說：「今天我們要比試誰的武藝最高，身手最好，大家雖都是好朋友，今天可是應當各不客氣，受傷也不要瞞怨，那武藝最好的人，……」指那桌上的東西說：「我預備下四樣禮物，四隻元寶，兩疋錦緞，一口青鋒，我全都奉送，我並與小妾每人敬他三盃酒！」這些話一經說出，把那小獼猴唐崇彪的臉全嚇白了，神劍還奉却笑着說：「二員外，你今天是要叫我們打擂台呀！」

耿二員外沒說甚麼，個個人的精神都更見緊張，那醉鬼胡二又跳在院中，拍着胸說：「我可也不客氣啦！今天那些東西我都要，我先叫姓柳的來！咱們較量較量吧！」鶯大姐却不禁的撇嘴，更用眼睛看他，柳夢龍這時反回到座位上喝茶去了，態度如常，不笑也不動色，胡二的話，他就如同沒有聽見，旁邊的人都用眼望着他，有的就笑他胆怯，歐陽錦却說：「叫柳兄先歇一會兒，徐鵬、你去陪

着他走兩趟不。」看歐陽錦的意思是因爲綠眼獅子徐鵬在這裏護院，跟胡二一樣是這裏雇用的人，他們倆平日又有交情，本事差不多，走兩趟拳，警仿警仿，不用分勝負，就算了，別叫他們某一個人太顯出無能，因爲那於這宅裏的面子太不好看，顯見是這兒連個能人也沒有，他並且同那兩人使個眼色。不料，銀子跟綢緞把兩人的眼睛都弄花了，都不聽他這一套，當時，徐鵬過去就跟胡二打起來，兩三合，二人就揪扯到了一塊，互不相讓，誰也不讓着誰，「咕嚕吧又」兩人全都躺下了，躺在地下了，躺在地下還不住的滾揪。

耿二員外見兩個人這樣的胡打，覺得真給他洩氣，便喝一聲：「回來吧！你們這也能算是比武嗎！」那兩個人多半是沒有聽見，還在亂揪着，徐鵬把胡二的臉都打紫了，倒好像他又喝醉了酒，他又把徐鵬的衣裳扯碎了，這傢伙的本事原來真稀鬆，他還不及徐鵬呢，結果是被徐鵬踹得半天也沒有起來，嘴裏當着耿二員外的姬妾，他把什麼難聽的話都罵出來了。耿二員外大怒，令襲芳韓越二人把他又出去！」當下胡二就被這兩個人拖着扯着的往外去走，他老羞成怒，他不罵徐鵬了，却大罵柳夢龍，說：「姓柳的！你這小子是什麼東西？你有什么本事，來到這兒竟他媽的自覺着不錯啦！別看我叫徐鵬打啦，我們都是自己人，我是故意讓他，這沒什麼的。你小子敢跟我來嗎？你別覺着昨兒姑娘給你斟了盃酒，就是……就是……就是他媽的抬舉你啦，你還是不識遮得我去……」一說胡說八道，直把那兩個人又了出去，他彷彿還在喊着罵，這雖使柳夢龍怒形於色，倒還沒有說什麼，耿二員

外的面上却實在難堪，他就中斥着歐陽錦，說是不該叫胡三來，歐陽錦只是聽着，連一句話也不敢辯白。

徐鵬這時可真得了意，站在院中，擺出了架勢，威風凜凜，真像一頭小獅子似的，睜大了兩隻綠的眼睛，說：「那一位還來！我再請教請教！」，耿二員外明知他的本事也不太高，不願意叫自己的人敗別人的手裏，那太難看了，遂就說聲：「你回來！現在用不着你了！」徐鵬本來還惦记着要得到那幾個元寶綢緞等等，他不願意回來可是耿二員外把眼一瞪，他就不敢不聽話，而捏動着膀子，就回來了。鐵尾天狼袁大琦也要出個風頭，袖子挽起，小辮向頂上一盤，耿二員外却向他擺手，耿二員外此時很費考慮，雖然這裏的外人只是柳夢龍跟唐崇彪、趙奉，但這三個人的本事到底如何，他實在摸不透，向鸞大姐看看，他雖信鸞大姐的武藝不錯，可是高一要是被人打了呢？她是我的「如夫人」，於我的臉上更無光，又看看那瘦小的，這就是永遠掛着鏢袋，帶着匕首。保護他的，她的名字叫「雉兒」，本是個賊人的女兒，她的父親重了法，她被媒官所賣，賣到耿家，半婢半妾，名份很低，而武藝比那「鸞兒」！鸞大姐還好，不過究竟能否抵得住柳夢龍，也未敢一定，耿二員外心裏仍在考慮着；這時他不禁又想起他身邊的另一個人了，那個人此時若是在這兒，管保來了一個剛「大蟲」也不足慮，可是那人已離開他了，當時他心中突起了一陣煩惱，一陣急躁，一種憂傷，呆呆的發怔了好大半天，結果還是吩咐着說：「雉兒！」柳夢龍在旁一聽，就覺這名字有點特別，可又不知是那

個「雉」字，當時雉兒答應了一聲，耿二員外指著唐崇彪說：「你跟這位唐君，比一比刀法吧！」雉兒立時就跳躍到院中，從武器架上摘了一口單刀，「刷」的一掃，然後用臂一抱，說聲：「請來吧！」小獼猴唐崇彪急得不住的口眼「動」。

小獼猴有一自知之明，他本來因為武藝不高，在江湖上混不住，這才找到耿家來找飯，想要混下去，口裏儘管亂吹，可不表現武藝，也就不至於叫耿二員外也太不「馬虎」了，今天就要考究「來吃他」的這幾個人的武藝，小獼猴真恨不得「臨陣脫逃」，他連剛才那個飯桶「醉鬼胡」的那種胡鬧的勁兒瞧着都有點害怕，何況如今二員外派給他的對手，雖然是個娘們，並且也像猴子「瘦的瘦小，但是右鑷有七首，現在又拿上了單刀，至少也還會三樣兒武器呀？三樣之中碰到我的身上一樣，那可當時就要了我的猴兒命！」

他還在拿着茶盃，作出笑來，又裝出拘謹的樣子說：「我那裏呀？……我怎敢跟一位堂客，又是二員外貴府上的堂客，動刀動槍兒呢？這我不但是沒有仁義禮智那個禮，也沒有人情道理的那個理呢？您，另叫別人吧！」不料耿二員外瞪眼說：「來到我這裏的朋友，都是江湖豪傑，都得爽直痛快，不要這文文皺皺的，我許怎麼樣，你便許怎麼樣，傷了我家的女人，我也絕不怪你，小獼猴聽得兩腿直發抖，他見耿二員外簡直是跟他鬪臉，這個武，恐怕比是不行，「真糟糕！」轉又一想：「雖聽說耿家的娘兒們全是好身手，可究竟是個娘們，比男的差得遠，何況這個瘦得跟個病貓兒似的

娘們，她？我還能夠怕她？我也太懦怯了！不如趁着派了這麼一個容易對付的跟我比武，我就趕快把她打敗，或是打個平手兒，我就說我是讓着她，反正今天想不比武也不行，除非不想在這兒吃飯，倘若這時候不比，待會兒要換了那個柳什麼龍，我可就更得抓瞎！」他的腦子這樣一轉，立時就勇氣百倍，起座向耿二員外抱拳說：「既是這樣，我可就要無禮了！」

他趁着這股子勇氣兒，跑到了院中就抽了一桿花槍，抖起來向着那雉兒就刺，他還有兩下子，槍花兒抖得還不外行，雉兒以單刀相迎，「刷刷」那刀光就如閃電似的。柳夢龍這邊看得清楚，見這個女人的刀法靈活而毒辣，身手俐落且穩健，很可以比得上陶鳳兒，單刀對長槍，一步逼緊一步，在院中只見她身隨刀進，騰越如飛，那小獼猴前三四下還能夠招架，後來索興拖槍而逃，小獼猴原來有這種本事，他跑得快，雉兒究竟是小腳，雖也追得急，可是剛到東邊來追上他了，忽然他一抹頭又跑到西邊去了，滿院子亂轉，追來追去，倒好像走馬燈，小獼猴雖是逃，可是架勢還有，就彷彿他沒敗，在準備着使什麼「回馬槍」或是「用計」似的，他越跑，雉兒越追不着，他就越高興。但這時，雉兒已掏出了鏢，一鏢飛去，小獼猴怪叫了一聲，立刻跌倒。

這一鏢打得十分的準確，正中小獼猴的後腦額，一會兒，就扒在地下死了。此時連柳夢龍全都驚駭得變了色，因為這是人命呀？襄陽城也有府台衙門，有王法，豈能隨便的殺人？可是這時耿二員外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叫丫環由外院叫來了幾個男僕，就把小獼猴的死屍抬出去了，掃了掃院子，

他又吩咐那神劍趙奉再與那「雉兒」去「比武」，趙奉這時都要哭了，說：「我來是爲賣給你寶劍的，並不是爲來比武。二員外你要想要那口寶劍，你就快給我錢，就走了，我也不想你當朋友一樣的款待我。該怎樣怎樣，不要賣劍，就把錢給我退回，咱們無怨無仇的，你何必叫我也去送命呢？」他因爲太着急了，而且小彌猴是他的朋友，死得這樣慘，大令他傷心，不免就把話說得急躁了一點，却因此就冲撞了耿二員外，只見耿二員外把臉一沉，手向懷裏一摸，立時趙奉也「咕嗵」的一聲跌倒，痛得直亂叫。柳夢龍更是驚訝，因爲簡直就沒看見耿二員外的臂動，可是他的鏢就打出去了，這足他的手快鏢準。但耿二員外這時彷彿還不满意，鏢雖也打中，却不致命之傷，彷彿他自愧沒有他的侍妾打得那樣準確，他覺着不太愜意，便又自懷中掏出了一隻鏢，此時，柳夢龍疾忙也將自己的那隻鏢掏了出來，眼盯着耿二員外，耿二員外同時也盯着他，他是神態從容，好像是極有把握，「你用鏢來，我也就口鏢奉還。」這樣一來，倒使耿二員外拿不定主意了，而帶出一種顧慮的樣子，而微微的一笑，旁邊歐陽錦等人，也都可恨，只是看着，不，嘴也不勸阻，那雉兒這時兇悍依然，走上階來，怒冲冲的向柳夢龍說：「你來吧！姓柳的，我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柳夢龍氣急，跳了出去，窸的一腳，便將那雉兒踢得由階上又滾到院中，裏裏的鏢撒了一地，刀也扔了，但她同時翻身而起，刀也重拾在手，如一隻牝狼似的向柳夢龍撲來，柳夢龍巧妙的，待她撲來，便扣出了腕子搶過她的刀，又一腳，把她踹倒，雉兒一滾再疾快的爬起，同時掏出她囊中的餘鏢向柳夢龍連打了二隻，柳夢龍早有

防備，就全都躲開了，雉兒就再跑往兵器架旁抄了一枝「方天畫戟」趕來向柳夢龍就刺，柳夢龍用刀相迎，刀翻身轉，同時覺出雉兒這娘兒們的戟還使得不錯，她一定是學過的。但究竟不過柳夢龍配刀法高超，所以她雖然探着她瘦小而精悍的身軀，瞪着兩隻圓眼，擰着戟，一步緊一步，且刺且鉤，但，不是被柳夢龍躲開了，就是用刀給撥開了，使她更是生氣，乾着急。

柳夢龍與這雉兒交手才不過四五回合，他本來能夠再把這個娘兒們打躺下，他却正在心裏算計着，依着他的意思是：「這樣狠毒的女人，和那殺人不眨眼的耿二員外，全都是死有餘辜，爲了剪惡除暴，義俠本分，此番既來襄陽，就得把耿二員外置於死地，而目前就應當把這雉兒結果了才對。」可又想：「那樣一來，可就不能在這兒住了，陶鳳兒到底是耿二員外的什麼人，是不是也跟這「雉兒」一樣，平日給那耿二員外穿鞋，捶履，舖牀疊被，而對於別個人却恣意兇殺，即使她後來改悔了，但她早先是不是也這樣？這些事若不弄清楚了，自己絕不甘心。」所以一面巧妙的對付着這雉兒的方天畫戟，一面在心裏來回不斷的斟酌着，結果還是拿定了主意，暫時得留着這兩個人的性命，還得忍耐着，等待着，只看最後的那個水落石出。

客廳裏面耿二員外，一看他的雉兒還是不行，趕緊就叫小秦瓊韓越，鐵尾天狼袁人瑞，花毛虎龔芳，一使刀，一擡棍，另一個是使雙鐮，一齊去幫助她。但此時柳夢龍已經揮刀砍在雉兒的手上了，方天畫戟扔在地下了，又一刀，全用的是刀背，正擊在雉兒的脊樑上，雉兒就慘叫，鬆腰，柳夢龍回

時用腳一踢，同時又用刀背砍第三下，雉兒就扒在地下起不來了。雙方才一上前也被斬斷了棍，踢得扒在一邊，鐵尾天狼使的還是大砍刀，但只三合，就被柳夢龍短短的單刀砍倒，背湧出了血，韓越力大，雙錘齊碰，柳夢龍轉身閃避，舞刀反逼，韓越此時危極。耿二員外急得親身走出了客廳趕緊吩咐歐陽錦去幫助。歐陽錦向來自命不凡，武藝不輕施展，耿二員外也永遠留着他作爲看家的寶貝，現在不用他恐怕不行了。但歐陽錦還是沒有勇氣立刻就去廝殺，不願脫他的長褂，去拿出鏢，看準了柳夢龍，突然的打去，不料，柳夢龍這半天跟別人動着手，心裏還想着事，同時也正在隨時提防着這惡的鏢呢，他早就想到耿二員外有趁空用鏢打他的可能，却不料先是歐陽錦翻了臉，忘了朋友。歐陽錦的鏢法本不平常，可是這一鏢飛來，立被柳夢龍躲過了。柳夢龍這時才覺得打鏢人不易準確，但若是身手好的人，再先存下心，謹慎的提防着，要想躲鏢避鏢却並不難。所以歐陽錦緊接着就打第二鏢，又被他躲開了，第三鏢打到，柳夢龍是用刀一遮，鏢便落地。小秦瓊趁勢掄雙錘自旁來擊，柳夢龍的刀法又一變換，使的是「蜻蜓點水」，「燕子鑽雲」，一刀先向小秦瓊的下腿削去，小秦瓊疾忙閃跳，雙錘還想再掄，却不料一陣刀風，募地腦袋頂兒登着一陣發涼，趕緊縮脖，但耳朵又覺得一陣麻木，原來他已被柳夢龍把一個耳朵削下去了。這時歐陽錦已脫去了長衣，舞劍而來，柳夢龍迎上去，一句話也不說，掄刀就砍，那嬌大姐舞着雙刀也來了，柳夢龍不獨不懼，反說高興，心說：「也許我這才算逢着對手吧？」



歐陽錦使的就是底下擺着的那口簇新的寶劍，快雖未必快，可是非常光芒，舞起來白光閃閃，滿人的眼睛，劍法又純熟，老練，真夠澈的。但柳夢龍與他交手三五合之後，便看出來這個歐陽錦的武藝，原來也不過如此，往日，把他還估計得太高了。柳夢龍原可以不太費事，就將這位「老朋友」歐陽錦打輸，然而鸞大姐的刀在旁邊直胡掄亂擡，她的刀法也不錯，可是比陶鳳兒仍然是差得太多，就是歐陽錦也比不上那盈盈的紫衣少女，風塵一鳳。柳夢龍跟這兩個人真不樂意費功夫胡打，已恨不得兩三下就將他們全都砍傷。他的刀法固然施展開了，可是那兩人也都不肯放鬆，因此又交戰了幾合，柳夢龍是以三分的力量抵歐陽錦，二分的力量抵鸞姐，其餘的五分精神與力量，全都防禦着那邊高站在石階上的耿二員外，果未出他所料，忽然，就見耿二員外又掏出鏢來了，並先高喝了一聲：「你們都暫閃開！」歐陽錦與鸞大姐聽了此話，齊都疾忙閃在一方。這時柳夢龍知道耿二員外的鏢快要打來了，他立時不由得面貌改色，依然還只有他那老法子，把自己手中的那隻鏢，向春耿二員外一比，作出也要打的樣子。不想把耿二員外的臉，當時也嚇成了蒼白，趕忙往旁去躲，手裏的鏢倒發不出來了。柳夢龍趁此時，便哈哈的大笑，說：「來吧！我千里迢迢到襄陽，就寫的是領教耿二員外的鏢法，你來吧！咱們兩人的鏢一齊打，倒看看誰打得準，好！打來吧！反正是一鏢抵一鏢！」

耿二員外此時不但把鏢又收回去了，反倒勉強的一笑，說：「咱們兩人何必呢！我找一個不怕我的鏢的人很難，我何忍將你打死？你也是，我豈看不出來？你的鏢未必在我之下，你也應當留下個朋

友。會鏢的不可打會鏢的，這就叫鸞鷲不吃鸞鷲肉，英雄不跟好漢拚，算了！算了吧！」又向歐陽錦和他的愛妾說：「你們也回來吧！何必還再比武呢？柳夢龍的武藝也不用我誇讚，可是恐怕踏進了江湖，再難找出第二個了！」歐陽錦這才向柳夢龍拱手說：「得罪得罪！我真不該這樣的胡鬧！」那鸞大姐也笑着說：「我們領教這一回就行了，我們佩服了！」柳夢龍依然從容容的，同着他們又進了客廳，手中的刀却仍不放下。此時那些受傷的人早就叫人抬出去了，打敗了的也溜走了，連那個雉兒也看不見了。只有耿二員外、歐陽錦、鸞大姐、柳夢龍四個人，其餘都是僕婦丫環和兩三個男僕。耿二員外命人擺酒上菜，然而此時他的精神彷彿仍不開展、仍露抑鬱之色。忽然，他又掏出那隻鏢來了，但同時就向柳夢龍攤手說：「不是我又要向你來，我知道了，咱們兩人若是對起了鏢，結果是兩個全傷，全傷，全死。那真合不着，還不如交個好朋友吧！我這有一件要緊的事要托你辦呢，待會兒我再詳細告訴你。現在是因為我的那隻鏢，既已拿出，就不願空回，這是多年來，我的一個脾氣。現在我要作一個玩藝兒，給他們看看。」此時他的眼睛却向廳外去看。

因為現在院子裏沒有人打架了，客廳裏的人也少了，所以那些麻雀又飛到瓦墻之間，去找食兒吃，並有那大胆的麻雀就落下了地，跳着，噉噉的叫着，兩眼四下裏張望，好像個小賊。

耿二員外手拿著鏢，悄聲說：「不要說話！」又擺攤手，笑着悄說：「拿鏢打人容易；打鳥，尤其是打麻雀，可大難！因這鏢……」拿着給柳夢龍看了看，接着又說：「這雖是我特打的，特別

的尖銳，可是也很沉，打麻雀不行。即使打春，在牠羽毛上一滑，牠還是不能受傷，還是立刻就飛了。所以鏢，只能打大東西，可不能擊小物。打麻雀只能用彈弓，弓絞緊，勁也足，打一下，麻雀就準死；人的手可不行，到底比不了彈弓，可是……」說到此處，他的神態十分驕傲，又說：「這就得看打鏢的人腕力如何，打得準也不算能耐，真能耐真本領是應當手法巧妙，可重可輕，想打大東西，老虎豹子，一鏢斷命，要想打小的，那不是空中飛着個蜜蜂兒，也得一鏢把牠打下來。練成了這樣的本領，才能夠跟別人比鏢，因為若是對頭仇人，一鏢就得中他的要害，若是不想結果他的命呢？或是跟個美貌的女子，你怎忍得傷了她，那麼你就可以輕輕的打，也許鏢飛去了，僅僅傷了她的眼毛，一點也妨礙不着他那明媚的眼珠。」這話惹得那鸞大姐又不住撇嘴，柳夢龍也忍不住的生氣，但是要看看一看耿二員外的鏢法畢竟如何。此時，對面房上的瓦間，正有一隻麻雀，離得既遠，而且目標大小，從這裏要打，實不能令人置信。但是耿二員外連客廳也不出，就隔着屋門將臂輕輕的一動，只見一鏢飛去，立時由那瓦上掉下來了那隻麻雀，死了，同時滾下來了那隻鏢。

歐陽錦在旁捧場說：「真準！腕力運用得不輕也不重，太合適了！」柳夢龍也點頭，心中也不由得不欽佩，這實在可以說是一「神乎其技」。照理說，自己也得把鏢顯一手兒，也得令耿二員外心折才行，可是，說來也慚愧，我何嘗會打鏢？我也只有這一隻鏢，還本來就是他們的鏢，無忌之中把他給欺瞞住了。刀法拳法各般武藝，自己是儘管施展，不會窮盡，露出了馬腳！可是現在更不能服氣，

他便又輕蔑的一笑，彷彿認爲這不過是小玩藝。無足稱道，同時他說：「我可不會這個，輕的鏢我不會打，重鏢或可以奉陪。可是我的鏢又太重了，鏢一打去，總使那個人流出來腦漿！耿二員外當時一陣駭然。柳夢龍淡淡的說：「將來我必定獻醜。」

此時，僕婦丫頭們在另一旁已經擺好了酒席，菜肴很多，可惜他們只是四個人入座。耿二員外令鴛大姐給柳夢龍斟酒，他自己也飲着，酒喝了兩盃，他便說：「柳兄！我如今要請教你幾件事，說出來，你可不要急惱！」

柳夢龍微笑說：「什麼事？你自管說，我決不急惱。」耿二員外先慢慢的說：「柳兄自直隸過河南，可曾知道北方的江湖上，有個三霸天？」

柳夢龍說：「三霸天不是一個，上霸天是叫青毛狼沒成恭，中霸天叫是鍾山豹陳袋，下霸天是白眉老嫗薛天朋，我全見過，怎能夠不知道？」

耿二員外把眼向柳夢龍看着，又問說：「他們的武藝如何？」

柳夢龍說：「你這要的人，那個也比他們不過。他們，其中以下霸天的雙鉤，歐陽兄你也不要氣惱，你這樣子三個，也怕不是他的對手！」

歐陽錦臉有些紅，說：「可是我在衛輝府店房裏已經聽人說，你把他們全打了？」

柳夢龍點頭，笑着說：「我自自然不把他們放在眼裏。」

耿二員外又問：「他們三個，手下的夥計，徒弟，嘍囉，約有多少？」柳夢龍却搖頭說：「說不清，」耿二員外突又問：「聽說他們家裏可不知是上霸王，還是下霸天的家中，有個女人，更爲潑悍？」

柳夢龍只點了點頭，什麼話也沒有說。

此時那爲大姐突然在旁邊急問說：「那個女人，是不是叫陶鳳兒？她會武藝，也會鏢，跟着她的還有一個老乞婆，那是她的媽。陶鳳兒平常有個怪脾氣，最喜歡穿紅紫的衣裳，她到底嫁了誰？還是三霸天她齊都嫁了？」柳夢龍怒目說：「你不要胡說！我知道，我並見過這個女子。她，她是清清白白小姐！」耿二員外疾忙推開她，却十分情急似的問：「那麼她到底是嫁了誰？她與柳兄又是怎麼相識的？」

柳夢龍却飲着酒說：「萍水相逢，偶然相識，可是只見了一面，我就走了。」勉强的笑了笑，又說：「你們問我這些事，不知是什麼原因？」

耿二員外怔了多半大，胖臉上一陣一陣的變白，兩隻眼睛一陣一陣的變了紅，好像要發瘋病。末了是拉着歐陽錦說：「你問他吧！叫他跟你說吧！不過，我們既是這樣的朋友，求你多幫忙，事如辦得成，我耿秉終身不忘，必要重重的謝你，咳……」他說到這一咳「字時，就一蹶脚，驀的站了起來，在這客廳裏亂轉，身子又要倒，丫環僕婦趕緊去驚慌的攔住了他。這時那爲大姐却始忿的捧

一走開了，歐陽錦倒是幫助去扶，扶着耿二員外同那小單間裏去休息。

柳夢龍覺得滿胸裏都是疑團、和忿恨。只連氣的飲酒去澆，

待了一會歐陽錦才又回到座間，這裏恰好，只賸了他們兩個人了，挨近坐着，歐陽錦只憤聲說：「你別怪，二員外他原是有件傷心的事，這就是陶鳳兒，我早就在衙門店裏聽人說，你彷彿是在下霜天的家裏，跟她在「一塊兒住過似的？這大概是那人胡說。不過，我要不是爲信了這話，也許，不能，設法……」笑了笑又說：「把您講來！」

柳夢龍點頭說：「我早就明白！」

歐陽錦這時是更跟柳夢龍表示着「自己人」了，他說：「我到河南去，也就是奉二員外之命，去打聽這件事。因爲那個陶鳳兒，原也是這裏的，去年春天才逃的？二員外是一定要親身去把她捉回來，可就是顧慮着她現在已有「霸天」那些人給她保鏢，再說她的刀法又高強，我是實在比不了！二員外論起鏢來自然比她高，可是武藝，因爲二員外近年多病，手腳不大便利，所以也怕難以把她制伏了，思來想去，這才各處抄請朋友，並於今天試試武藝，到了現在，沒什麼話說了，天地之間恐怕只有柳老爺你才能制得住那個女人，你雖與她相識，可是我相信你們並無深交，因爲那女人自然是一個尤物，可是我見老爺你剛強，正氣，眼中不大留心女色，好像是魯男子，柳下惠哈哈！我說得不錯吧！現在的事就是，二員外打算三天之內就親身，就往河南去捉陶鳳兒，捉不着咱們不管，咱們只管的是

保護二員外，別叫陶鳳兒忘恩負義，反倒傷了二員外。或是那三霸天給陶鳳兒助威，使二員外吃虧。說明白了吧！就是要仰仗着你幫助，我們好能夠放心去捉那陶鳳兒！事情辦完，你就看吧，二員外一定對得起你，」柳夢龍聽了，心裏倒不禁覺着好笑，但表面上那聲色一露，也不假思索就點頭說：「這個忙，我一定得幫的。本來三霸天全是我手下的敗將，陶鳳兒我也沒有把她放在眼裏，可只是……」鄭重的問說：「你也得先詳細說明陶鳳兒的來歷，她的理虧，你們的理直，我才能夠管。因為我不能幫助你們去欺負一個與我無干的女子！」

歐陽錦說：「那女人極沒有良心，她是耿家給養活大了的，武藝也是在這兒學的，二員外待她那樣的好的……」柳夢龍攔住他，說：「你說這段話說的明明白白的說出來吧！她是這裏的丫嫖呢？還是耿二員外的妾？」說到一妾，柳夢龍忍住了氣忿，意味的是歐陽錦竟搖頭說：「全然不是！」

柳夢龍不由心發急，拍着桌子說：「你們既不說明白了，胡說胡塗的一件事，我怎能幫忙？」歐陽錦却低聲說：「因為我實在也不知道，那女人雖是在這宅裏生長大了的，跟着員外形影不離，可是，她既不受個姓兒，是個人人人都知道的「戴了環」，又不像是太太姐，去年特辦喜事，她作了二員外的妾，那個鳳姑娘却全都不是只好像是這兒寄住的一家親戚，我能夠胡猜她是什麼呢？」

柳夢龍聽了這話，才點了點頭心裏頓然覺着寬慰了一些，因為歐陽錦的話，彷彿又說明了陶鳳兒的身世是相當的「清白」，這就不必往下再深究了。又聽歐陽錦更悄聲的說：「我們只是陪着二員外

去一趟就是了，其實到時一定用不着動手廝殺，因為他二人本來有情！

柳夢龍聽了這句話，却又不禁的皺着眉頭，愁悶了半晌。可是現在也不必再問了，反正他是說不明白，也許是故意不說。這只好跟着他們走一趟，倒要看看陶鳳兒見了耿二員外是什麼樣子。若是太叫我不能忍耐，我就全部把他們殺死！當下他心中既決定了主意，便什麼話也不問了。

小時兩畢，耿二員外和他的愛妾鸞大姐又一齊過來，親手把那四隻元寶，兩疋綢緞，一口寶劍都給了柳夢龍。柳夢龍是極不推辭，連聲謝也沒有道，並接受了耿二員外和鸞大姐那銀壺銀盃，每人敬給他的一盃酒。他回到那小院屋內，將元寶送給那老僕人一個，其餘的三個，令那老僕去找着那已死的丫嬛順梅家裏的父母，都贈給他們。綢緞是令人送給那錢莊夥計呂福元一疋，裏水春的那疋。寶劍扔在一旁不用。他把這些東西都分配完了，當日沒有出門到夜晚却還時時懷着憂戚，倒還沒什麼事，次日清晨却有兩個小丫嬛給他送來了：上等的細點，還有夾着糖和玫瑰的蓮子粥，據說都是那鸞大姐親手熬的，請他「點心點心」，柳夢龍因為表示不能受她這過分的優待，就叫給照樣兒端回去。他却出了耿家，自己去找飯舖，吃了一頓早飯，自己付過的錢。可是同時在掏出錢來，同時又深深的慚愧，因為這些錢都是陶鳳兒給的，也許就是她由耿家偷的，我這樣花着，就真算是廉潔嗎？這實在是使「英雄氣短」的一件事，但是憶起了陶鳳兒，怨中帶着愛，却又不禁的「兒女情長」。

他去到了「裏水春」那個當舖向他道謝：說是那疋緞子我已收到了，您這是幹嗎呀？我整大端



笨洗傢伙，還能夠做一件花花緞子的袍裙嗎？我把它賣啦，得的錢夠還我這一年掙下的虧空啦！那掌櫃的說是有河南新來的黃河鯉魚，要給他清蒸，請他落座喝兩壺「陳紹」。柳夢龍却擺着手微笑着，點了點頭就走了。他又到錢莊，呂福元也向他道謝，並請他到櫃房裏去坐，他却又慌慌的走了。此時黃掌櫃和胡二全都在櫃房，胡二的臉青一塊，紫一塊，驕傲之氣全無，見了柳夢龍就叫「柳大哥」，作揖打躬的並說：「您千萬萬的別怪我！我是不知道您有那麼大的本事，以後，您叫我當您的孫子都行！」柳夢龍笑着說：「這是什麼話？」胡二跟黃掌櫃一齊恭謹的請他落座，柳夢龍却心中突又一動，因為聽說這個黃掌櫃的尤其是耿家的「舊人」，陶鳳兒的身世和來歷，及與耿家的關係，他當然得盡都知道，所以就想向他問一問。

於是，他就故意的在這裏閒坐着不走，跟黃掌櫃的談起了閒話。這個老頭子不愧在耿宅裏多年，他自稱：在耿秉榮之父耿老員外在作着道台的時候，他是一位「師爺」，慣弄刀筆，及至耿老員外退職在家裏養老，他又算是一位「清客」，「琴棋書畫，他都懂得的不少。耿老員外臨終的時候，派他來這兒，管理這個錢莊，也是爲叫他「以終天年」的意思，省得在宅裏，既不能把他當作主人，也不能叫他當僕人，實在不好安置。他，自從當了這錢莊的掌櫃，耿大員外在家裏的時候，對他都很尊敬的，客氣的。可是後來耿大員外到京裏去作官，二員外就在家裏胡鬧，什麼罵大嫂，胡二等等的人，常常在這櫃上麻煩，對他一點也不尊重。可是他並不生氣，也不灰心。鬍子都白了，可是還喜歡跟年

輕的人開玩笑。他對於柳夢龍現在耿家所受的待遇和耿家對他有所「借重」之處，好像全都知道了，所以他也就特別的向柳夢龍表示着客氣，恭維，但，柳夢龍問到他什麼話，他是半句話也不說，不是裝耳聾，就是隨便打個哈哈差過去了。柳夢龍用盡了心機，旁敲側擊的，爲陶鳳兒的事，向他探詢了多半天，這老頭子只無意之中吐露出來一句話，就是他說：「那陶鳳兒的事麼？咳！那是件小事，不足一提，那本來是因爲耿老員外在世的時候，一點……一點……一點善心所致，就落得如今……好在他們除去了點錢，也沒有什麼事，……」柳夢龍就蹲了半天，蹲得不耐煩，只好走了。

現在，柳夢龍也不想再打聽陶鳳兒的詳細身世了，反正，她不會怎樣的清白在耿家，在襄陽城裏也終沒有人敢說。好在，眼着就要走了，同着耿二員外去看她，到見了面的時候，還能夠弄不明白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嗎？此時打聽也無用，因爲人言未必爲憑。

三天以內就起身，柳夢龍原想絕做不到，憑耿二員外那樣子，走一步都得叫兩個侍妾攙着，他還能夠上河南去？都恐怕至少也得帶幾十名侍妾，連廚子老媽，帶他那檀香床，虎皮褥子，全都帶着了。可是，也沒看見他們怎樣的預備行裝，到了第三日的清晨，是一個陰霾欲雨的天氣，歐陽錦就真來催着柳夢龍，說是：「馬已經都備好了，二員外也來了，就等着你啦！」柳夢龍倒覺着出乎意料之外，好在他的行李兩單，稍微一收束就好了，他到前院，只見耿二員外已在行色匆匆。

耿二員外今天的精神特別暢旺，身體雖是肥胖，可不再像往日那樣笨重遲緩了，他的身體緊得十

分的便利，佩戴着寶劍，還掛着鏡囊，外面却披着一黑緞面，狐皮裏子的大斗篷，頭上又戴着一頂黑緞的風帽，看來真像是戲台上的「捉放曹」那副模樣，鸞大姐也披着大斗篷，像是要唱「昭君出塞」，雉兒自前幾天被柳夢龍打了，也許氣憤，現在顯得更瘦了，可是更爲強悍、精神，她也有一件斗篷，但沒有鸞大姐穿的那麼漂亮，她依然是個隨身丫環樣子，歐陽錦也像是個「大管家」，此外還有醉鬼胡二，和一個姓陸行七的年輕人，聽說這人早先是受過二員外的好處，現在隸陽縣自己開着鏢店，當着大鏢頭，這是耿二員外特把他叫來的，昨天他才趕到，這個人一見着柳夢龍，當時就稱兄喚弟，說：「看柳老弟，咱們這回跟着二員外出外，可得彼此幫忙呀，二員外已跟我說了，他用咱們，就爲的叫咱們擋那三霸天，別回事情都用不齊咱們。」柳夢龍對他埋也不埋。此時倒沒有什麼人來給他們送行，因爲耿二員外等此次出外，並沒叫外人知道，當下，只在客廳裏，大家匆忙的用了點早飯，就出門去了。大門的兩隻石頭獅子，倒好像是給他們助着威，瞪眼張矛的，也像是要跟他們到河南去捉人，捉那麼一個柔弱的女子，現在預備的統共是六匹馬，耿二員外騎的是棗色的大馬，鸞大姐跟那雉兒騎的是黑馬，歐陽錦和柳夢龍都各自另換了一匹，不是由河南來的時候那兩匹馬了，胡二也在一匹黃馬，獨有陸七騎的是一頭黑驢，歐陽錦叫他換馬騎，因爲宅裏並不缺少馬，陸七却笑着搖頭說：「我這個驢比馬還快，一天能走五百里路，我騎牠比騎馬還舒服。」鸞大姐在那邊皺着眉說：「你快換了吧！全都騎着馬，獨你一個人騎驢，有多麼不好看？」陸七却依然笑着，搖頭說：「我真捨不得

換，因為我騎慣了這驢啦。換匹馬騎；我倒覺着驚動得慌！一因為耿二員外對他這個驢並沒有說十麼，所以別人的話，就都不算。他照舊還把一頭驢，夾在這羣馬的裏頭。柳夢龍也明白，耿二員外叫這個人來，就是爲對付我的，叫我跟着出力氣，可還不能不聽話，我若是不聽話，或到時出了別種情形，有耿二員外的劍和鏢，有鷲、雉、兩個武藝精通的姬妾，有歐陽錦，還有這刁鑽狡猾的陸七。就是夠對付柳夢龍的了。至於醉鬼胡二、這一回倒是個配搭，是個苦力，因為耿二員外這次出外，所帶的大包裹就有七八隻，都在胡二的馬上放着，他是個揹包袱的。

因為耿二員外這次出外，不願叫很多人知道，所以不但他家裏的人全沒送出門口，他並且吩咐走小胡同，迤邐的走着，到了東門，也沒遇見什麼熟人，出了城，到了河岸，這兒倒有他們的不少船，用最新最大的船，不載別的客，少時間就平平穩穩的把他們連人帶馬全都渡過去了，本來是應當穿過樊城，可是他們也遠城而過，就踏上了「康莊大道」，六匹馬，以雉兒的馬在最前，陸七的小黑驢在最後，耿二員外心裏倒還像並不太急，一路上觀看着大地上的陽春煙景，跟他的愛妾鸞大姐併着馬也併着肩，且談且走，伴着鸞大姐是先到上信陽州，說是：「說不定她跟她的媽都在她的舅舅家裏了，她的那個舅舅本來就是來路不明，不定是她媽的什麼人啦，前年不是到咱們襄陽來過一趁嗎？看那樣子簡直是個小偷，他要不來，不跟她們媽倆偷的捏合好了，去年她們還許不敢就偷了東西跑，我看她那個舅舅就是壞蛋，說不定她就許在她那舅舅家裏了。」耿二員外卻說：「連柳夢龍都說在下關

天的家裏見過她，咱們還是去找三霸天，找她那個舅舅幹嗎！那只是個開石頭舖子的石匠。「歐陽錦催馬趕過來說：「其實，咱們也可以由信陽州經過，不算遠。」耿二員外却搖頭說：

「去找那麼個人幹嗎？豈不丟失了咱們的身份？」鶯大姐却說：「不是去找他，找的是陶鳳兒，說不定她就在她舅舅那兒啦。您現在不是恨不得當時就要印着她的面嗎？」這時的鶯大姐彷彿一離開襄陽，就敢跟她的「二員外」使脾氣了，瞪着兩隻眼睛，「醋勁」實在不小。胡二也騎着馬過來，說：「我也願意先到信陽州，要是在那兒能夠遇見鳳姑娘……」鶯大姐聽他現在對陶鳳兒還是這樣的稱呼，就更生氣了，惡狠狠的瞪着他，恨不得要掄鞭子抽他，胡二却一點也不覺着，還說：「我就願意快點把那位鳳姑娘找着，我也好回去，好輕快點。我倒不怕走路，是我這馬上，帶着的東西太多啦！簡如夠我受的了！」鶯大姐當時就要拿鞭子打他，斥道：「到那邊兒去！你快滾回去吧！現在有你說話的份兒嗎？」醉鬼胡二嚇得直縮頭，幸虧歐陽錦把鶯大姐攔住，把他拉開了，耿二員外却漸漸怒色浮在面上，陸七也過來勸，笑着說：「走吧！走吧！剛出了門，別就搗麻煩呀！」

於是又往前走，決定是路過信陽州了。柳夢龍也聽說過：陶鳳兒在那裏有一個舅父，他也是盼望着早一些見着她，好早一些把事情弄清楚，不過他知道陶鳳兒絕不會離開下霸天的家的，她一定是在那兒朝朝暮暮的盼着我把鏢技學成，回去了，就跟她成親。她的出身雖不好，自從見面我之後的一片癡情，却真是專的。因為這才使我更作了難，而更覺痛苦。

他在路上不大說話，可是那鸞大姐却時常想跟他閒談。

一路上要沒有鸞大姐，也可以說就沒有什麼，這真是一個討厭的女人。吃醋，撒嬌，發兇，樣樣兒俱全，一天至少要搬演上七八回；乾脆說，她是把那陶鳳兒恨極了，雖然耿二員外說是什麼見着陶鳳兒，就揮劍斬下她的頭來，鸞大姐可是一點也不相信，她所以非得跟着看個究竟，她還——走吧，歇着吧，都得由着她。她因為那柳夢龍說了一句話，柳夢龍向來是不理她的，她就推說是頭疼，才下午三點多鐘，就找店住下了。醉鬼胡二也是願意多歇着而少走路，並且當着耿二員外，他也敢跟鸞大姐開玩笑，其實他並沒有醉，鸞大姐就用馬鞭子抽他，抽得真狠，一點也沒有情，把他的臉抽得青一道，腫一道，耳朵都要抽下來了，他可還用手摸着，嘻嘻的，流着涎水，像傻小子似的笑着。柳夢龍覺着太不成事體了，且其不成事體的是這一晚，柳夢龍因為跟歐陽錦和陸七，同在一間屋內睡覺，他覺着非常的悶，就出屋來，看看天星，不料鸞大姐正在院中，一把就將他揪住，悄悄的對他說：「夢龍！你有那麼好的武藝，會那麼好的鏢法，你的心眼兒可是一點也不聰明，跟着他們去，能有什麼好處！你替人家去捉小老婆，真合不着，絕沒你的便宜，因為耿耿榮，歐陽錦他們並沒把你當作真朋友，還時時的想要暗算你呢！我也是真傷了心！他把鳳兒那狐狸精找回去，一定得把我打入冷宮，還許拿鏢要我的命，所以我想，我跟着你走……」柳夢龍却一早就推開冷冷的一笑，什麼話也沒說，就回屋裏去了。

這種種的情形，連醉鬼胡二都有點看出來了，眼睛都紅了，若不是知道柳夢龍的本領特別的大，他非拚命不可。柳夢龍對這事是處置泰然，他不急也不惱，只是凜凜然的，威嚴可畏，彷彿什麼事他都不管，可是也休想觸犯着他一點。耿二員外雖屢次邀他在一間屋內去飲酒，吃飯，對他竭力的攏絡。他也是沒有一點感謝的意思。他同時却觀察着耿二員外，覺着耿二員外有幾點特別的地方，令人可疑，一是他對鸞大姐什麼的並不關心，在店房裏吃完了飯，就叫給他鋪好了帶來的錦緞的紗褥，把玩一會他的那口寶劍，就睡着了；二是此人好像並不太惡，而且還有點「感傷」的性情，雖是別人捉到了陶鳳兒，他胖臉上立時就浮現出一陣的憂愁，而歔歔感歎不置，三是他自從出了門，就永遠佩帶着鏢囊，雖睡眠時也不解下，這自然是防備着別人暗算他。他因為有這種種的特別之處，所以柳夢龍的心裏更狐疑了，更弄不清他跟陶鳳兒是怎麼回事了，更得看到底了，說不定這個胖耿二員外見了陶鳳兒，還許要抱頭痛哭！

柳夢龍心中時時忍耐着這種妬忿，而却神色不動的跟着他們去走。走了五天，才來到信陽州。進了城就要去找陶鳳兒的舅舅，胡二知道得最爲詳細，因為前年，她那舅舅到襄陽去的時候，曾住了兩個多月，幾乎天天跟胡二在一塊兒喝酒，因為那個人也是很好喝的。但是現在，胡二只指出了那地點和姓名，說：「他告訴過我，他是住在城裏，什麼耳朵街？他的家就是石匠舖子，他名字叫什麼張大糖？」叫他帶着去，他可是搖頭，他連帶着去也不敢。陪七向他追問：「是爲什麼？」他却又不住的

搖頭，吐吐舌頭，悄聲的說：「我才不那麼傻呢！現在我去跟陶鳳兒的舅舅打架，倒不要緊，萬一將來她又跟二舅外好了呢？張石匠還照舊是張老爺，跟我記上了仇兒，我可吃不消！」歇二舅外是有身份的，他不能親自去找那「張舅爺」。所以他就找了店房，先歇下，只叫歐陽錦，陪他，二人去打聽，柳夢龍却自動的願跟着去。原來倒很容易打聽的，這城裏的石匠鋪子只有兩家，「張大糖」，原來名字叫「張達堂」，這人是很有名的，據說這幾年「很發財」，他的石匠鋪原來是在二道街，這裏並沒有什麼「耳朵街」。

柳夢龍跟着歐陽錦找到那裏，只見這石匠鋪子很不小，院中堆積著許多長的大石頭，有已經做得了石碑，石臼石鎖，磨盤等等石器。三四個石匠還正在做工，一問到張達堂，就說那是他們的「掌櫃的」，於是有一個石匠就高興的叫道：「掌櫃的！來了生意啦！」

兩三間門戶很整齊的小瓦房，是那邊就走出了一個年約六十多歲的毛頭兒，鬚髮班白，身體還很瘦弱，不像是石匠出身。柳夢龍還以為這是另一個八爺，不料他就是陶鳳兒的舅父，他認識歐陽錦，他立時就現出一種驚惶恐懼的樣子說：「哦！歐陽………三爺！您是從那兒來？請屋裏去坐吧！」歐陽錦板著嚴肅的面孔，搖搖頭說：「我們不進去了，我就跟你在院裏說幾句話吧！」他往前走，走了幾步，那張達堂却向後退了幾步，歐陽錦說：「我們是從襄陽來的，你大概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你的外甥女，一定是在你這兒了！」



張達堂雖然發慌，可是立即向天起誓，說：「當着老天爺，我不說瞎話，她們實在沒有來，我倒還很放心她們的呢！」歐陽錦又問：「那麼她們現在那兒住了？你快實說！」張達堂說：「她們……：……：我真不知道……：……：」此時那陸七忽然一個箭步，躡過去就一手扭住了他的脖領，說：「你不肯實說！大概你是覺着我們太好說話兒了！好嗎？你的外甥女拐了我們二員外家那些個金銀財寶，多半是都在你這兒窩着啦！今天你不把人交出，也得把東西交出來，決不能夠就便宜了你！……：……：」說時，掄掌向他的臉上就打。

但是，手掌還沒觸到人家的臉上，就被柳夢龍推開了，用的力還很大，幾乎把陸七推了個「屁股蹲兒」。旁邊的歐陽錦趕緊向陸七使眼色，陸七雖然臉都已氣白了，可是經這麼一個眼色，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禁嚇得毛髮悚然，連一句話也不敢說了。此時柳夢龍和婉的把張達堂勸進了屋，隨後就回身向歐陽錦說：「他既是不知他的外甥女現在那兒，想必是實情。何必打他，打他也是無用，徒然顯着咱們欺負他。」歐陽錦點頭說：「也有道理！當下三個人就出了石匠鋪，回到了耿二員外住的那店房。歐陽錦還跟陸七咕咕咕的也不知是在談論些什麼，柳夢龍也不理他們，然而暗中却時時對他們注意。待了一會，忽見那鸞大姐獨自個兒急匆匆的出去了，不大的功夫却又急匆匆的回來，很生氣的來找歐陽錦，說：「剛才你們是把事情怎麼辦的？既是見着了陶鳳兒的舅舅，爲什麼還不把他抓住？揪來？現在我剛才也去了，聽他的夥計說，他也不知道在那兒借了一匹馬，早就走啦，早就跑

出城去，大概都走出三四十里地了！他家裏除了老，就是小，真正是連一句話也問不明白，咱們也不能把他們怎麼樣！你們三個人怎麼辦的？真全都是飯桶！」柳夢龍這時就忿然的站起，好像是要打他，她却又聲音緩和了一些，笑着說：「至少你們三人裏有兩個是廢物料！」拍拍她的膝蓋，做出着急的樣子，說：「放走了他，他一定是給陶鳳兒送信兒去了！陶鳳兒得了信還不藏起來？咱們就去找吧！讓咱們二員外去找吧！找到天邊兒，也準保找不着她啦！」

這幾句話，却把柳夢龍提醒了。柳夢龍現在盼的倒是叫陶鳳兒跟耿二員外見面，以便看看那時的情景，而試一試陶鳳兒的心，如今，她的舅舅去給她送了信，她就真有逃走藏躲的可能，那時不是，連我也找不着她了嗎？事情更得胡塗不清，而難辦了。我是還要她呢？是捨了他呢？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把這事弄明白，而決定。所以，現在才糟！……：柳夢龍很着急，那鶯大姐把歐陽錦陸七兩人，看着實實的瞞怨了一頓，那兩人都不說話，只用眼瞞着柳夢龍，彷彿是說：「這件事情，得問他！」好在鶯大姐這時嘴裏雖是不作的抱怨，樣子雖是十分的着急，其實心裏是樂意，「讓咱們的二員外去找她吧！找到天邊兒去……：」她又說了幾句話，就回她的屋裏去了。這裏胡二可發愁了，自言自語的說：「找到天邊兒去？哎呀，我的媽！我可受不了！……：」

柳夢龍爲這事，半天在尋思着，他覺着不能再跟着耿二員外；這些人一同走了，必須趕忙北去，越過了那張達堂，而先去見她陶鳳兒，不然陶鳳兒一定得去繫着，若是知道我跟耿二員外在一塊了

，她必定更得遠遠的走去，並且還得把我恨入骨髓，什麼婚嫁的事，當然就算「吹了」。所以此時柳夢龍一刻也待不住，他就自己出去備馬。備好了馬，剛要出店門，不想歐陽錦就知道了趕緊出來問他：「柳兄弟上那兒去？」柳夢龍却等到將馬牽出店門之後，這才跟他說話，抱了抱拳說：「我先走了！咱們在陶鳳兒那裏再見吧！請你替我向耿二員外說聲再會吧！」歐陽錦着急的說：「兄弟你這是幹嗎？爲什麼不一塊走呢？」柳夢龍却並不答話，就上了馬。歐陽錦跑過去伸手一揪，已經揪住馬上的那隻包袱了，但是柳夢龍忽把臉一變，瞪起眼來。歐陽錦趕緊就撒了手，於是柳夢龍就「吧」的將鞭子一抽，馬就飛似的往北馳去，不多時就出了信陽州的城池，而順着大道，一直往北。這時已到了吃午飯的時候了，他也無暇去打尖吃飯，就緊緊的走，原想還可以追上那張達堂，由那人的口中可以問出陶鳳兒的過去種種事。可是，路上的人雖也往來甚多，却是沒有再看見那瘦弱，年老的石鋪的掌櫃。天的確已晚了，路旁的柳樹已發出了綠芽，遠望着如同浮着一片綠煙，這是越發惹人相思，使他的心急。他就急急的走，至深更半夜才投店，次日清晨便忽忽的又起身，酒飲食都不暇選擇，只是走，所恐怕的就是丟失那塊紫手絹，所以他常常拿出來看看。他的眼前又很清楚的，幻覺出來那渺渺的紫鳳和亭亭的美人，但他就心頭帶著苦的滋味，心想：「是有緣呢？還是無緣呢？這惟看將來她見着耿秉榮之後，是怎麼樣了。反正，我是決不要一個不清白的女子，更不許她跟耿秉榮舊情不斷，可是我

又捨不得她！……………」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經有了一婦人」的身份，她正在「待嫁」，「適人」。

進了屋，這就是柳夢龍套鏢住過的那個裏間，可是已經佈得「簇新」了。「四白落地」一棧糊的都是那最考究的，上面印有一富貴吉祥一字樣的銀花紙，木器也都是新的，甚至連梳頭匣上的粉缸兒，油罐兒，也全是沒用過的。床也嶄新，發亮的銅床鈎，擦起來紅綢的帳幔，床上鋪的更漂亮，兩床大紅被褥，大概是剛縫好，高高的蓋着，還沒有展開，枕頭更不用說了，繡的是「龍鳳呈祥」。此外，床上還放着兩隻包袱，裏面都是做成的和尙未做成的新衣。剪子，針線篋籠，還在亂放着，床前一個小凳上有個小燭台，那蠟燭燒得只賸了寸許，蠟淚堆積着，可見昨夜鳳兒必是睡得很晚。她這些日沒有幹別的，大概只是日夜的趕做着這些婚嫁的衣物。

她把包袱放在床上，就拉住柳夢龍的手，輕聲的說：「你歇一歇吧！你今天一定走了不少的路，你先躺着歇歇，等一會，我再給你拿盥臉水來。」又關切的問說：「你那——腿上的傷，這些日子沒有疼嗎，是全都好了嗎？」問這話時，她仍然帶着一種自怨自艾的樣子。柳夢龍却說：「那傷，我早就忘了，可是，我這次出去，只瞎遊一幾個地方。把我保的那鏢算是送到了，我卻沒上終南山，也沒有學會了鏢。壓根兒我就沒去學！」陶鳳兒點點頭說：「好！不用學了，你走後我就很後悔，我覺着我不能任着性兒，還是早先我那壞性情。我也不知是爲什麼，就逼着你去學鏢。你走後，我一細想，我真不對！」柳夢龍說：「我也還是那個脾氣，我認爲鏢那種東西，值不得叫我去學！」陶鳳兒連

蓮的擺手說：「得啦！你千萬別再說了！再要說，我可就要哭了！……」說這話的時候，她當時就在眼胞裏洩出了點淚水，但接着就嚙嘴的一笑，說：「我逼着你走了一趟也倒好，現在你回來了，叫你看看，什麼什麼的東西，我都給咱們預備好了！」

她笑着，欣喜的，等待着柳夢龍高興，至少也應當表示點滿意，可是柳夢龍却依然是那麼呆板板的坐着，眼睛只不住的看着她。看得她臉更紅了，更溫柔的笑了，她又說：「自從你走後，我心裏真不知是什麼味兒，向來我也沒有這樣兒過！你也覺得嗎？」柳夢龍搖搖頭，沒答話。站起身來走了幾步，忽問道：「沒人來嗎？這兩天沒有人來嗎？」問得鳳兒倒十分的驚異，搖頭說：「沒有人來呀！你走後，我就叫薛大朋把這兒的好些人全都打發走了，我還叫他們去告訴中禰天、上禰天，也叫他們打發了那些不作好事的閒人，並勸他們以後都別改過自新……」柳夢龍笑一笑，說：「你這麼辦，可是萬一有冤家來了，可叫誰去抵擋？」

陶鳳兒聽了這話，當時她的小臉兒！就變了顏色，但她以為柳夢龍是無意中說出來的，不是有什麼「所指」。因此，她又微微一笑，搖頭說：「我們可沒有冤家，爲人沒有虧心事，半夜裏不怕鬼叫門。真的！我跟我媽，我們誰也沒得罪過，除非只得罪過一個人……」柳夢龍趕緊問說：「是哪一個？」鳳兒用纖纖的手指指着他，赧然的笑着，說：「就得罪過你一個，可是我們立時就給你賠不是了！」柳夢龍不由得也笑了，心裏却說：「哼！好狡猾的女人，你到現在還想瞞我嗎？」便又說

：「這一次，我到了外面，可碰遇見了不少的人，聽來不少的事，有些事叫我想想不到，叫我發憤，又叫我痛心！」陶鳳兒說：「本來，外邊淨是不平的事，難怪你看不上眼，就要生閒氣，可是咱們管吧？也管不來，不如索性不問不聞。我媽的意思是等你回來咱們倆就……：拜天地，以後，我媽原想是叫咱們上信陽州，因為我有個親娘舅在那兒開石叻舖。」柳夢龍說：「你不用去找，他也快來了。鳳兒點頭說：「是！本來我們就時常不斷的有音信，他也是老說要來看我們，可是他年紀太老了，怕是來不了！」柳夢龍搖頭說：「不見得！」鳳兒却執意的說：「是真的！你沒見過你那兒知道？因此我們這才想：還回北京，那兒雖沒什麼親戚，可是住家兒真舒服，那兒買賣旺盛，鏢店也多極了……：」柳夢龍却問說：「南方好不好？像湖北，像……：」他本打算說出了襄陽，一句話就把事情完全點破，但又覺着那太令她傷心了，顯得自己太無節而且殘忍了，並且事情一經說穿，她不是矢口不認，落一個彼此沒趣，心裏反生了隔閡，就是她承認了，那時我可怎麼辦？除非打她一頓，罵她幾句，忿忿的一走，永不見面。可是，那有什麼用呢？那……捨得麼？應當麼？……：他因為心裏着急，猶疑而想不出來辦法，就不禁「咳」的聲長嘆。陶鳳兒這時也有點「犯了脾氣」，把小眼睛一瞪，問說：「你是怎麼啦？回來就是這個樣子？本來，這不過是說說閒話兒，其實咱們就是這兒住一輩子，下霸天他也不能攙咱們，因為——我告訴你吧，這所莊院是我們拿錢買過來修蓋的，近處還有二十畝地，也是我們的，這個家乾脆就是咱們的家。不過是因為你的前程，才想着還是換一個大地方



去住，好些；可是南方我們引不去，因為什麼，你就別細打聽啦。現在你既回來了，你就先歇着，待會兒過那屋去見見媽，她老人家還跟你說話說呢。以後的事兒，印在還都用不着提……」說到這兒

，她又倩然的一笑，說：「其實，以後也真沒什麼事兒，不該人家又不欠人家的，可有什麼事呀？」

柳夢龍倒連一句話也不能說了，恐怕說出，鳳兒要惱的。但是鳳兒她爲什麼對那耿家毫不懼怕，一點也不心虛？——這可又奇怪了！

當下，陶鳳兒就出去叫人來沏茶，她殷勤，而且十分的認真，好像是柳夢龍如今一回來，她就什麼心事也沒有了，就等着辦她的喜事了。柳夢龍看着她，自己倒替她提着心，覺着：「耿二員外那個人若是來了，可怎麼辦呀？」話還是不能告訴她，由我的嘴裏，我實在不忍得告訴她，好在這事倒別忙，她的舅舅大概快來了，只要那位石匠舖的掌櫃的一來到，就把事情都明白了，我也不能不承認我是跟耿二員外在過一起。

柳夢龍倒有點神不守舍，陶鳳兒出屋去了好大半天，待了此時，才又進屋，原來她是梳洗打扮去了，現在又擦上了胭脂，換上了紫色的新衣，簪環首飾也全都戴上了。下霜天家裏的一個僕婦，提着開水壺進來，把茶沏上。陶鳳兒就叫她出去了，然後向柳夢龍又倩然的一笑，說：「剛才媽可是有點醒，我就說你回來了，她老人家似乎是聽明白了，可又像是沒聽明白。用不用你跟着我過去，先見一見她老人家？」柳夢龍却搖頭說：「不用，等她醒了再說吧！」陶鳳兒聽了這話，倒是沒有怪他的態

度冷淡。依然是高高興興，倒了一盃熱茶，給柳夢龍送過來，二人默默的相對着。此時屋裏已經漸漸的黑了，鳳兒可也不張羅着點燈，也不問他是否吃過了飯，就含着臉的對着柳夢龍倍覺依戀。這真使得柳夢龍的心裏更亂，更覺着鳳兒的美，實在是什麼纒大姐等等一萬個一千個女人也比不了的，可因為她這樣的美麗，就更覺痛心。過去，難道就是那胖子的發妾，或侍女？妒意禁燒在腦中，可惜就是不能夠向她直接去問，又沒法子把那此忘去，他覺着真是苦惱，倒顯着鳳兒問一問：「你這些日到底是上那兒去啦？淨跟什麼人在一塊兒了？」那麼也可以藉這話頭，把那此事說一說，可是，誰想到細心而聰明的陶鳳兒，對這此話，就不問不聞，她也許是太疑心了，意太真了，聽說柳夢龍是把鏢送來了，就口爲他只辦了這一件事，就回來了。並未疑及其它。再說，她這時就已經是個新娘，心裏有熱情多於口頭溫語，眼波前他越比話多得多，她簡直是不說什麼了。柳夢龍也沒法子辦，待了半天才說：「你把燈點上吧！」陶鳳兒笑了笑，身子這才移動，她却好像連這麼片刻，也不捨跟柳夢龍離開似的。待了一會，她由那個裏間，托着一盞燈過來，說：「媽醒來了，叫你過去見一見呢！」柳夢龍只好下床來了，心裏又想着早了陶老太太要說什麼話，難道就「無條件」的承認她是我的丈母娘？當下他隨着鳳兒到了那邊的裏間，就見這屋中的一切情景，跟跟昔時是一樣，還升着火爐，可是藥味撲鼻，陶老太太蓋着棉袍躺在炕上，病得大概很利害，見了柳夢龍，就懇切的叫着：「姑爺！」

## 第六回

洞房沈沈鴛鴦乖好夢  
中庭擾擾虎爪碎嬌花

柳夢龍對於陶老太太原也懷着一忿恨，當她在訂婚之前，爲什麼也不說實話，但是現在見陶老太太病中這種痛苦的样子，又不禁的心軟了。陶老太太問他說：「姑爺沒在路上累着嗎？」柳夢龍搖頭說：「沒有！」陶老太太又問：「學好了吧？」柳夢龍對這強他學鏢的事，更覺着一種侮辱，然而現在跟這個病老太太還爭辯什麼？他遂就也漫然的點頭答應。陶老太太聽了，就似乎是很喜歡，連忙叫人快去找下霸天。這屋裏也沒個僕婦，只有陶鳳兒，她又向柳夢龍看了一眼，就自己出屋去找去了。這裏，陶老太太點手叫柳夢龍到她的炕前，就說：「我這病兒不要緊！還是我那肝氣痛的老病兒，犯上幾天，也就能夠好。你走之後，我天天心神不安，我那女兒是個苦命的孩子，好容易遇見了你，訂下了親事，萬一你要是在外邊有個好好歹歹，我那孩子可怎麼辦？現在你回來了，我的這心，才算是一塊石頭落到地下，好了！等着老薛來，咱們再商量吧！」柳夢龍倒很疑惑，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情要跟他商量。等了一會兒，鳳兒就把她的媽所說的那個「老薛」——下霸天白眉老魔師大朋——給叫來了。陶老太太就說：「我跟你商量，因爲你是媒人呀！」白眉老魔點着頭，說：「好！我是媒人，有什麼話只要您說出來，我就辦得到。」陶老太太指了指柳夢龍，說：「夢龍現在也回來啦！他押鏢也學好啦！現在就是：他們已經訂了親，可還沒有拜天地，在一個屋裏住着也不大合適。我本來

想着等我的病好了，能夠起來的時候，也得請一請親友，才能叫他倆成親。現在我看是不能等了，小倆口兒，索性叫他們在一塊兒去吧！白眉老魔回頭向柳夢龍笑笑，又向陶鳳兒笑笑，此時鳳兒已經羞得低下了臉去。白眉老魔就說：「他們成親還費事嗎？床帳被褥，屋子頂棚，全部預備好啦，乾脆今晚晚上，就叫他們成親吧？」陶老太太說：「咳！也別這麼急呀！也得捱那個好日子呀！」白眉老魔說：「真的，我還忘了這件事，這倒是要緊的。別像我，當初沒挑個好日子就成家，落得一輩子撻撻。好啦！等一等，我這就拿黃曆去！」他向柳夢龍兩人笑笑，就走了。這裏陶鳳兒忽然掠起眼波，向夢龍看看，臉兒紅紅的，偷偷的又笑笑。柳夢龍自然也有一些不禁的銷魂，可是心裏又有老大的不痛快。少時，白眉老魔拿着一本黃曆，就又來了，就着燈，翻了半天，才算找着今天的日子，他說：「哎呀！今天可不行，今天是諸事不宜！」

又說：「明天怎樣？嘿！明天這下邊的字可有兩大行，夢龍你來看看，我的眼睛馬虎。」柳夢龍卻沒有走過去，倒是陶鳳兒走過來細細的看一看，她說：「明天也沒有，後天倒是有：宜嫁娶。」白眉老魔說：「哎呀！還得一天半？我可都覺着着急，乾脆馬馬虎虎的就是今晚晚上得啦！」陶老太太在那裏搖頭說：「不行！這事情可馬虎不得的，那麼現在就定了吧，就是後天吧！夢龍剛回來，也得叫他歇歇。你可，趕快點給他們預備着！」白眉老魔說：「還有什麼可預備的呀？我的老太太！」陶老太太却說：「你還得給我打掃出一間房子來，這房子是一明兩暗，其實跟一間屋一樣，別看夢龍在

這兒養傷的時候，可以這麼混着住着，他們倆要是拜了天地，這三間房子就都得讓給他們；我當丈母娘的，可不能夠跟他們住一間屋！」白眉老眉說：「老太太真有點瞎講究！好嘍，現在我也都打發走嘍，明天我自動手，把西屋給您掃出來。」陶老太太却搖頭，說：「這個院的西屋我也不樂意住，因為在一個院子裏，離着太近了，難道把轎子就由那個屋門口，抬到這個屋門口？」白眉老眉一聽，原來陶老太太還得叫她的女兒坐轎子，這麼一來可真不能夠「馬虎」了，遂說：「要離這屋子遠一點也行，您就住在裏院，在那兒僕婦們伺候您也方便，可就是我的家裏，她整天頭不梳，臉不洗，嘴裏老是吃，您看見了可別生氣。還有，是預備一頂轎子，一份兒鼓手，神主，香燭供天地桌和子孫餽餽長壽麵……別別的……」

陶老太太說：「那個都免了吧！」越省越好也沒什麼人來，給誰看呀？這不是我養老一場……」說到這裏，老太太的聲響悲涼。白眉老眉連點頭說：好啦！好啦！這都交給我辦，到時候缺少了一樣，您就朝着我說。」轉頭柳夢龍夸嘴，說：「老柳！你先回那屋裏歇着去吧！」柳夢龍回到屋裏，心裏不能說沒有一點欣喜，可實在的抑鬱，總是想：「沒把陶鳳兒的來歷弄明白，難道就娶她？」自己很盼着明天那耿二員外等人就來，鬧一場，結果是證明了陶鳳兒清清白白的與耿二員外毫無曖昧，並將那耿二員外一鏢打走，不必打死。然後自己必能高高興興的跟陶鳳兒

成親。

當晚，陶鳳兒在那屋裏服侍她母親的病，也許因為婚期已近，女孩兒們是有她相當的驕，所以再不見柳夢龍。這屋子的新床新被，處處生輝，刺戟得柳夢龍倒覺着心神不安，他這恨不待捉床長歎。

一夜過去了。次日，柳夢龍在屋中待着實在的悶，並且時時心驚肉跳，時覺着是耿二員外那些人來了，就彷彿是那達堂來了，這事情反正在三五天內就得鬧穿的。他，出了大門向遠處去尋，望了幾次，望了半天，也沒見一匹馬。他又回到院裏，看見了陶鳳兒，但陶鳳兒就像個怕人撲着蝴蝶似的，一溜就進屋去了。他深深的覺着陶鳳兒可憐，自己應當把一切的事預先告訴她們，可是能斷定她們聽了之後作什麼表示？也許悍然不顧，也許羞惱成怒，更許翻臉成仇，只好到時再說吧！反正，我甯可叫耿二員外用鏢將我打死，也不能任他傷她分毫，並不得向她侮辱。我一定要保護她的，可是得叫我把事情弄明白了，我就——雖死無憾。

又過了一天，這天的早晨，柳夢龍更沒看見陶鳳兒，因為她跟她的媽，都搬到裏院去了。這屋裏貼上了鮮紅的雙喜字，連窗帘都換成紅的了。白眉老鷹催促着柳夢龍穿了新衫袍，新馬褂，一切都是新的，因為今天他要做新郎了。他——柳夢龍對這此事並不拒絕，可也不怎麼表露喜歡。過了晌午，喜轎就抬進來了，這就是由那大鐘上雇來，雖天下霸天這兒有人辦喜事，不敢拿出太破爛的東西，但是這頂轎子可也不大新，幾個吹鼓手的也都跟要飯化子似的，鑼鼓和笙，一霎時就「嗚嗚嗚」的

吹奏起來，柳夢龍是更覺着麻煩。這時下霜天白眉老魔就走進屋來，他也穿上了新袍和新馬掛，作揖道喜然後說道：「段成恭跟陳哀，他們，他們原也應當來給你道喜，可是你回來得太快了，這喜事也辦得太急促了，我也趕不及去通知他們。好在以後你成了姑爺，咱們更是一家人了，更不在乎這些虛禮罷。」柳夢龍突就正色問說：「現在你應當告訴我，到底你跟陶家母女是怎麼認識的？她們母女是從那兒來的呢？」白眉老魔發着怔說：「怎麼，你還不知道？」又笑拍着柳夢龍的肩膀說：「得啦！你就別跟我裝傻啦！她還不就都告訴你啦？」柳夢龍說：「她實在沒有告訴過我，我也真——真不忍得向她問！」白眉老魔又笑說：「好嗎！你不問她却問我，我雖是個媒人可是媒人的舌頭總得成全人。——您就馬馬虎虎點啦！別細打聽了，反正不能叫你吃虧，要不，今兒晚上你就跟你的老婆細問去，我不但是不能說，還——實實在在在我一點也不知道，說假話是忘八，你愛信不信！」柳夢龍緊皺着眉頭不住回發怔。

這時，白眉老魔却也正色的對他說：「老柳！你遇着這麼喜歡的事兒，怎麼彷彿倒不高興起來了？」柳夢龍說：「我這個人向來就是這樣子，從來沒有過高興，也不知道什麼叫不高興。」白眉老魔搖頭說：「不對！不對！不對！你前天回來，我看你的臉色跟神情，就不是那麼回事兒，我想你一定是自愧沒有學成鏢法，其實那算什麼，你娶了這麼闊的一個老婆，將來還用得着去打鏢吃飯嗎？再說她們母女倆，早先倒實在把那當作一件大事，現在你回來了，他們索性不拉啦，本來那就是蒙着眼睛瞎柳

子腔，瞎咧咧！」柳夢龍忽然帶忿恚的問說：「我不明白，她們母女的那錢到底是從那兒來的？」白眉老魔說：「你何必細問呢？她們的也就是你的，你就拿着化就完了，反正你放心她們的錢，絕不是黑道兒上來的，因為我走了半輩子黑道，若不是去年遇見她們，她們蓋的這房子，真的這地，我簡直連吃飯都許沒着。走黑道兒想賺錢，那是比登天還難，不然世上的人全不幹別的囉，全都走黑道兒去了。」——就我知道的，告訴你吧！陶姑娘的爸爸，你的老泰山，「早先作過一品大官，金銀財寶都是留下的。」柳夢龍却搖着頭，心裏是絕不信，因為，不用說陶鳳兒若是小姐出身，她絕不致於在耿家去爲妾婢，而且，爲什麼又學了武藝和打鏢？金銀財寶全是由耿家拐出來的，還說什麼？此時，白眉老魔看着他的神色越來越大對了，遂就說：「老柳！我可不知道你心裏想着什麼，以後的事。可是今天，你看，花轎已然抬進門來了！你聽，鼓手吹得多麼熱鬧？無論怎麼着，你得衝着我的面子，把這齣唱完了？行不行？」柳夢龍點頭說：「行！」又冷笑了笑，說：「本來我也沒什麼不高興的事！」白眉老魔說了聲：「奇怪！」了望柳夢龍一眼，他就出屋去了。這時柳夢龍又倒把心往寬裏一想，覺得，已經如此了，有什麼話只好等到那歌二員外來了，再談吧！

於是柳夢龍也比剛才高興點兒了，吹鼓手們的笙籥吹得很熱鬧，可是連個賀喜的客人也沒有，總有點淒淒涼涼的。白眉老魔算是大媒，又算是賓禮，帶柳夢龍給陶老太太叩三個頭，陶老太太倒是因爲今天一喜歡，病又好，能夠下炕了。她吩咐着女兒跟柳夢龍拜天地，陶鳳兒此時蒙着蓋頭，穿



着大紅的襖兒和大紅緞的裙子，連繡鞋也是紅的，雖然她的衣飾在平日也是非紅卽紫，這天却更覺着嬌豔萬分。一切的俗禮，麻煩的儀式，柳夢龍全都乖乖的履行過了。然後就叫柳夢龍先回他那屋裏去，這兒叫陶鳳兒上了轎，放下了轎帘，倒也不必用轎竿，只由四個轎夫連托帶抬，把轎子運到前邊院裏去，送到那屋門口，由屋裏的柳夢龍親自把鳳兒攙下轎去，鼓手在屋外又吹了大半天，然後截然而止，——這就算「完事大吉」了。

磨煩了這麼大半天，原來時候已早不了，屋內已漸漸的昏黑，柳夢龍將陶鳳兒的「蓋頭一掀了去，鳳兒却仍在低着頭默默的，柳夢龍這時跟她反倒覺着生疏，同時想起了襄陽城內耿家姬妾的那些污穢的情景，及那耿二員外的可嘔的癡態，現在娶來的這新娘，竟是早先他們那羣裏的人，這真叫人掃興之至。所以他又不由得心裏一陣煩惱，就拋開了陶鳳兒，獨自走進裏間去了。

戶外是一點聲息也沒有了，待了半天，聽見外屋有那裙子的縷綉之聲，和輕微的腳步聲，大概是陶鳳兒自己站起，走動了，柳夢龍就暗暗的歎氣，心說：她進屋來，我索性把事情跟她說明白了，問明白了吧！反正日內就有人來了，事情想瞞也瞞不住！——於是他等着鳳兒進這裏間。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見鳳兒進來，他倒有些疑惑了，趕緊掀開了屏門帘往外一看，見那個裏間的屏門帘裏，倒有艷艷的燈光，可不知鳳兒在那裏幹什麼了，他就心說：「莫非她已經知道了！愧得她不敢過來了？或是她故做抓捏，非得我去央求她，請她不可？」猜疑了半天，依然不知陶鳳兒在那邊是做些什麼着，他索

性把門帘一擡，回到那新床上去坐着。

又待了一會，忽見有燈光從門帘縫漸漸射到這屋裏，而漸漸的移動，並且輕微的腳步聲也越來越近了，門帘慢慢的掀起，燈光滿滿到這屋裏，陶鳳兒手執着燈台，原來這半天她是在那裏間卸妝更衣，現在她已換了紅的長褲，和紅的琵琶面短襖，——現在柳夢龍實在恨這種打扮，因為秋家的那些姬妾全都是這種打扮。鳳兒的眼角此時還掛着殘淚呢，這一定是因為她雖然沒有嫁出去，可是也總算離了她的娘，所以她在轎子裏的時候流的淚，到現在還沒有乾；絕不是覺出柳夢龍對待她冷淡，她才哭的，因為她一進屋來就笑，指着桌上的一個燈台，說：「怎麼？你連這個燈也不點？就這麼摸着黑兒？你也可真受得了！」柳夢龍只看着她，心裏又在亂七八糟的想，所以還是沒有言語。新娘子陶鳳兒而帶羞容扭扭捏捏的走過來，先把手裏那燈台擱在桌上，隨後把這桌上原有的燈燃着，並指着說：「這是長命燈，不應當不點，今兒得點一夜！」說着，她漸漸往床這邊走近，帶着點笑說：「今兒，你別看沒怎麼辦事，可是事情也很多的，你不覺着頭疼嗎？」柳夢龍微微冷笑，說：「我走江湖，闖南闖北，打三霸天，……都沒覺頭疼過；今天連門都沒出，何致於就頭疼？」鳳兒却輕輕的跺腳，說：「今兒你怎麼盡說這些話，——我真不喜歡聽！」

鳳兒的這種嬌憨的樣子，使得柳夢龍不禁的笑了，說：「你雖是不喜歡聽，我可不能不這麼想，我半生歷遍了江湖……」鳳兒笑着說：「喲！你才有多麼大？就說是半生，好像是鬚子都快白了

似的？真欺人！」柳夢龍說「就說這十年吧！我可是也經歷了不少的事，我想你所遇見過的事，恐怕比我還多。」鳳兒的神色雖彷彿稍稍的一變，緊接着又搖頭說：「我沒遇見過什麼事，——除非遇見了你。真的，我一個女子，永遠跟着媽媽，能夠遇得見什麼事？」柳夢龍在心裏冷笑着暗想道：「好！你還狡展？還不實招？」本想三句話兩句話就把她的隱私完全揭露，看她還說什麼？還拿我當傻子？不過，却真真的不忍！

陶鳳兒小鳥依人的，手裏捧着個新的紫絹子的手帕。

這時忽然外面有人叫門，鳳兒就推了柳夢龍一下，說：「你出去看看是誰，今兒我可不能出屋！」柳夢龍只好到外屋，一問，原下下霸天那院裏的僕婦，現在是老太太派她給新郎新娘送菜飯來了。

柳夢龍開了屋門，僕婦就提着食盒進來，外面還有個廚子，也拿着食盒在那兒等着。僕婦是先後提進來兩隻食盒，每隻盒子上面都放着紅紙剪成的雙喜字，打開盒蓋，裏面有熟騰騰的菜飯，還都特意取着吉利，什麼「四喜丸子」，「長壽麵」，「富貴鯉魚」，「一品湯」，「子孫餅」，「福祿糕」等等，擺滿了一桌子。這僕婦請「姑爺」和「姑奶奶」都落了坐，她就先道喜，又給斟「對兒盃」的酒，說了連串的吉祥話，柳夢龍把鏡盒上放那預備好了的裝着錢的紅紙封兒，給了她兩個，她道了謝，就暫時的走出。這半天，陶鳳兒又是那些應端端重重的、好像「一品夫人」似的。但等到僕婦出屋去以後，她又睜了柳夢龍一眼，悄聲囑咐着說：「我可不該你喝酒今兒晌午你一定還喝多了，要不然

爲什麼說的話那麼顛三倒四的？」柳夢龍又笑了笑，並且微微的歎息，說：「我說的話一點也沒有顛三倒四，我的心裏這幾天，有些亂七八糟！」陶鳳兒哼了一聲，說：「你還作對誦呢？」柳夢龍說：「我倒不是作對聯，我是恐怕對頭真要來了！」他把話差不多就算明白了，可是不想鳳兒仍是沒有聽懂，她只是說：「對頭！對頭！我看咱們兩人大概就是對頭！人家說：不是冤家不聚頭，我真覺着說的對。——咳！沒聽說過，早先倒還好，這次你交了鏢回來，也不知怎麼？看樣子，老是像在發着愁，說話，總是嚦嚦動動，難道是覺着我們預備得太草率？可是你也得看看這兒還有誰幫忙？我一個人可也夠忙的啦！你要說我這兩天對着你冷淡，可是能夠怎麼樣？我當了新娘子，無論如何也得做出點樣子來，不然叫底下人都得背地裏笑話；並且我的心裏也真慌裏慌張的跟平常不一樣，——你沒當過的，你不知道出嫁時的滋味兒！……」

說着說着，她的小眼圈兒就不由着紅了，用手裏的手帕擦着，說：「你何必逼着我？叫我在咱們的好日子，這麼哭啼抹淚的！……」

柳夢龍的心，就好像沒一個又柔又弱，又快利的小剪子，一下一下的給剪斷了似的，真難受，可又覺着銷魂。他對於鳳兒實在不恨了，而且愛她，就是還有那些疑團，煩緒，可是，索性不去管它吧！這松千嬌百媚的年輕的妻，過去，就有點什麼，可是也原諒得過。真發愁的是張達堂和耿二員外那些人，明天或後天就要來，紙裏究竟包不住火！

說話哽在他的喉間，用筷也掏不出來，以酒也壓不下去，本來，這個「洞房花燭夜」興味就夠暗然的了；要是再說出明天那些人騎着馬就許來到，由那又勾引起鳳兒早先的隱秘的事，那——今晚可就不必睡覺了。所以只好還忍抑着而不說，並且笑道：「我直沒有逼你呢！你千萬可別難過！我不是故意的。」這麼兩三句話，當時把陶鳳兒就安慰得「嚇嚇」的，還掉着眼淚兒，拿手帕擦着，却嫵媚的笑了。柳夢龍又說：「我也是因為今天晌午多喝了兩盃酒。」鳳兒立刻就趕過來撐他的酒盃，說：「現在我可不能讓你再喝了！……」

燈光艷艷，人影成雙，閨房中的情趣，柳夢龍現在才算領略到了，他什麼也不說了，就與鳳兒，一同吃過了這晚餐，少時那僕婦又進來。把盃盤撤去，柳夢龍跟着她又去緊閉了屋門。此時外面的天色已黑，但是澹澹的有點月光，這個莊院，四面不靠那舍，房子多人却少，未免致人有些不放心。尤其，柳夢龍深恐耿二員外那些人今晚就能趕來，耿二員外那肥笨的身子自然不會「竄走壁」，胡二跟那驢大姐更不算什麼，可提防的是歐陽錦。尤其是那陸七和雉兒，——簡直是男女兩個飛賊。此時，洞房裏，我既沒有刀，鳳兒怕鎖也沒帶在身旁。——當下柳夢龍就不由得發了怔。正在尋思着，手探到懷裏，却覺出在狄家拿的那隻鏢，還在裏衣的口袋裏藏着呢，有這一隻鏢，要交給鳳兒，她一定就能夠應付一陣不過狄家的鏢都是特打的，樣子一外透的不同，鳳兒她一定能認識，她倘若問我這隻鏢是怎麼得來的呢？我還能對她說實話嗎？……這時，鳳兒將那屋門帘掀起，站在屋裏向外

看着，着急的悄聲問說：「黑忽忽的你在外屋幹什麼啦？快進來吧！……」柳夢龍說：「我看看門闌好了沒有？」鳳兒說：「得啦！闌好壞就算了，難道還能夠有賊來？那麼今晚一夜，你就站在這兒看屋門吧，可別進屋！」她似是有點生氣了，柳夢龍只好就進屋來，鳳兒迎燈光望着他，又嬌然的一笑。

柳夢龍覺着她倒是真喜歡，一點也不知道發愁，想「可是恐怕你的愁事就快來了啊！」

明天或後天，來的那事就不小，雖然此時我不忍得對她說；但，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在這時候應當把主意拿定，我對鳳兒，自然是不能夠捨了，可是萬一那耿二員外一來，像鸞大姐所以猜測的似的，同時那個胖子又那樣的多情，真許拉住了鳳兒就央求，鳳兒也許就軟了心，那時，將置我於何地？我還能夠就看着，就忍受嗎？所以，我雖已把她娶過來，但懸崖勒馬，猶未為晚；若是把今天真當成了「燈房花燭夜」，與陶鳳兒實際成爲夫婦，那可真是笑話了，我柳夢龍一生也不作這種輕佻的事。她可以負我，騙得白作了一回新郎，我却不能夠負她，將來令不明白我的人，批評我對她是「始亂之，終棄之。」總之，非得耿二員外來過之後，看完了他們的情形，問清楚她的底細，那時我才能夠與她作真的夫妻。——這樣的一想，柳夢龍又不禁的呆呆的發了半天怔，陶鳳兒真似有點發愁了，蹙着眉、幽心的悄聲問他說：「你是怎麼啦？……」並搖撼着他的胳膊，倚着他的身子，又問說：「你是怎麼啦？……是不高興嗎？……？」

柳夢龍却搖頭決然的說：「我也不高興，晌午我喝的酒實在太多了！這時候我覺着頭疼，我可要睡了！」他把鳳兒輕輕的向旁邊一推却不用眼看她，就往床上一倒，彷彿是就睡了，却覺得鳳兒坐在燈旁發了半天的呆，——可是不知道她哭了沒有。柳夢龍却在心裏說：「今天我對不起你，過幾天，假定咱們倆還有夫妻的緣分，以後——或者一輩子，我再跟你好吧！再彌補吧！」當下他就什麼都不管了，不知不覺的沉沉睡去，

次日，一清早，因為有紅窗帘，長命燈也沒有滅，顯得外面還很昏黑，其實雞都叫得緊慌了，鳳兒也早已起來，正在對鏡梳妝，她見柳夢龍一翻身，她趕緊過來，斜坐在床邊，手還握着頭髮，臉紅着笑問說：「你的酒還沒有醒嗎？」柳夢龍見她一點也沒生氣，沒傷心，反更覺着喜悅似的；溫柔嫵媚。心裏就不覺着她可憐，遂也笑一笑說：「我的頭，現在才不痛了。辜負了一刻千金的春宵，…………」鳳兒笑着，「噫，你別再酸啦！」柳夢龍裝誓似的說，「以後我也不喝酒！」

鳳兒在梳妝，柳夢龍開了門出屋，白眉老癩正在掃院子，見了他，就笑着說：「姑老爺您幹嗎起來得這麼早呀？」

柳夢龍反側自覺有此慚愧，笑了笑，也沒有說什麼，他就往外院去查看。這裏，各屋多半全都空着，院子倒更顯寬綽，耿二員外那些人來了，打架、拚鬥，倒不發愁沒有地方。可是這裏，究竟人太

少了，敢請那些武藝家不弱，要是打起來，取勝也並不容易，動起鏢還許要吃虧。當日，柳夢龍愈覺着心神不安，午飯的時候，依舊是由裏院的廚子做好了，僕童給送到新房裏，一樣兒一樣的在桌上擺好了，陶鳳兒又把她的媽也請到這兒來，一同用飯。她遂就出屋往裏院去了，待了一會，可就回來，原來陶老太太的肝氣病才覺略見好一點，還是不大愛吃東西，所以不能夠來跟女兒，女婿，在一起用飯，鳳兒的臉上本就掛上了一層愁容，她才回到她們的新房裏，忽見柳夢龍坐在那兒正在自斟自飲，她就趕忙過去奪那酒盃，柳夢龍一面微笑着，一面用力握住了那盃，死也不放，說：「我只喝這一盃，決不多喝。」陶鳳兒却踩着腳說：「那也不行！連半盃一口，今兒我也不准你喝！你忘了，昨兒陶午也不知喝了多少酒，晚上就醉成那個樣子了！還不覺着羞？還要喝？……給我，快把酒盃給我！……」他們兩人爲搶一隻酒盃幾乎打成了一團，倒惹新娘陶鳳兒不像別的新媳婦，她瞪着眼睛，手也快，像打拳似的，時時能夠捉住柳夢龍的腕子，而不放鬆，結果還是叫她把一隻酒盃搶過去了，笑着跳着，嬌憨的說：「我就是偏不准你喝！」

柳夢龍也不住的笑。心裏如同沒有很多的密事的，——新房的樂趣。假定要是沒有別的波折，這麼享受着，玩味着，真是神仙一樣的呀！……此時，陶鳳兒把酒盃酒壺全都拿着，要往外屋去藏，但這時忽聽有人在窗外高聲的叫着說：「陶姑娘！外邊有人來找你們了！」

這是下霸大白眉老蠶的語聲，柳夢龍聽了先吃了一驚。陶鳳兒却還在外屋藏那酒盃酒壺，並且向



裏院笑着急着的說：「你——可不准出來瞧我……」白眉老魔這時已經把屋門拉開，說：「陶姑娘！是你出去看看，還是讓夢龍出去，外邊現在來了個上年紀的人，牽着馬，一身的土，神色有些不對，他說他是由信陽州來的，是——老太太的什麼兄弟？」陶鳳兒聽了，不禁的一怔，說：「是我舅舅來啦，真怪！他爲什麼偏這時候來呀？對啦！我想起來了，是住在信陽州，上個月不是還托了鎮上的一個往南去做買賣的，給捎了去一封信嗎？」陶鳳兒說：「去年，我們在磁州中霸天那兒住着的時候，就派人送去過兩封信，要不是因爲這兒的這些事，我們娘兒兩也早就上信陽州去啦！……；你快給請進來吧！先請到裏院……；那是我的舅舅，——不是外人！」

白眉老魔說：「幸虧我沒給得罪了，既是舅老爺的駕到，我就趕緊去請！」他轉身又跑出去了，鳳兒却笑顛顛的跑回裏間，說：「我舅舅來啦！我想他一定是聽說了咱們的事兒，趕來給咱們道喜，看你來了！你可……；」悄聲的囑咐着說：「他要是問到你的來歷，你可別又說什麼：父親是個老學究，什麼一貧如洗，幸虧認識一個和尚，寫了一封信，什麼荐在金刀徐老那兒當夥計……；你也不防吹着一點，就說……；你中過武舉……；」柳夢龍不由得心裏哼了一聲，但如今那耿二員外等雖未來到，可是張達堂，——她的舅舅已經來了，事情眼看就要揭露她這樣的喜歡，雖着她長得聰明，嘴兒伶俐人兒能幹，原來是個小饅頭，你還勸我把過去叫「來歷」吹一吹呢？只怕待一會兒，你自己就沒法子吹了！當下柳夢龍只是點點頭，什麼話也沒有說。鳳兒却也跑出屋迎接她的舅父

去了。——柳夢龍倒爲她捏着一把汗，心裏也忐忑不安。

鳳兒跑到外院時，那白眉老魔已把張達堂請進了大門，鳳兒迎上去就親親熱熱的叫着：「舅舅……」白眉老魔去給馬上的鞍轡，鳳兒拉着她的舅舅往裏院來走，此時，柳夢龍就掀起了一角紅帘，隔着玻璃往外去瞧，瞧見了鳳兒，真是喜歡，活潑，一而走一面還說：「舅舅你來得真巧！這兒我的媽才病好，我也有一件事……」險兒又紅了，說：「你也許知道了，可是我想你決沒有這麼快的耳風……」嘻嘻的笑着，又說：「反正待一會兒你老人家就全都知道了！」那張達堂却滿面的風塵，神情十分的呆板，而帶着着急的樣子。其實，鳳兒現在完全是新娘子的打扮，他可一點也沒覺出奇怪來；他的外甥女這一片小鳥兒鳴聲似的動聽的話，一點也寬解不了他滿面的惶然憂急之狀，他急匆匆的，跟着鳳兒直進了那裏院，見陶老太太去了。

這裏，柳夢龍放下了帘，回身，就不禁歎了口氣。張達堂這次起來就爲的是報告耿二員外那些人將要找尋前來，他見了陶老太太決不能隱抑而不說，我就且等着，看陶鳳兒說什麼吧？她如都對我說了實話，我也可以，趁着那些人還沒來，替她想點主意，當下，柳夢龍坐在凳兒上，對着滿桌的做的很好的菜飯，就一個人吃着，然而也吃不下，心裏彷彿有事似的。待了許多的時間，也不見陶鳳兒進屋，他更不放心了，真恨不得自己也進裏院去看看。又待了會兒，聽見腳步響，進屋來的原是白眉老魔。

白眉老魔笑嘻嘻的指着，說：「剛娶了媳婦，有了丈母，現在又來了個舅老人，說不定再過兩天，什麼七姨八姑姑，二太爺三叔就全都來了，那可真熱鬧了！」柳夢龍忽然面現怒色，以爲白眉老魔莫不是得到了什麼「耳風」，故意以這話來刻苦我！可是細細的一觀察，白眉老魔說的這話原來是無意，他捏點這個菜，又捏點那個菜，手總是不閒着，找酒壺倒酒，可也不知鳳兒給藏着那兒了。他絮絮煩煩的又說什麼？他要開一個大鏢店，請柳夢龍當大堂櫃的，陶鳳兒當大內堂櫃的，他自己當二堂櫃的，上霸天當三堂櫃的，中霸天當四堂櫃的今兒來的這位舅爺當寫賬先生，……：……：柳夢龍覺着他這些話說得真是無味，尤其因爲自己心裏有事，聽來更覺着不耐煩，恨不得把他推出去。可是，白眉老魔忽然迎到外屋，笑着說：「陶姑娘——柳大嫂子——您回來了！舅爺遠路來的，不知吃了飯了沒有，您吩咐什麼，我幫着廚子這就給做去吧？」陶鳳兒已經進到屋裏來了，她擺了擺手兒說：「不用！他跟我媽還在那兒說話兒啦，剛了好幾天的路，叫他吃什麼，他當時也吃不下去，——待會兒再說吧！」白眉老魔點點頭，剛要向屋外走去，鳳兒却說：「你先別走！我還有話！……：……：」她似是要用無微的聲音，向白眉老魔吩咐什麼事，但是，因那柳夢龍也走到外屋來了，陶鳳兒索性做出從容的樣子，高聲的吩咐，說：「你快去一盪，叫鏢店上去個人。——或是你自己去吧！叫上霸天，中霸天他們三天之內就趕快到這兒來！」白眉老魔聽了這話，不由得吓了一大跳，神色都變了，可也不敢多問，只是連聲的答應，陶鳳兒沉着臉，兩隻小眼睛射出嚴厲的光芒，狠狠的盯着白眉老魔，這

意思就彷彿是表示有一種切切的吩咐，是一種不可待的命令。白眉老魔就明白了，趕緊答應着說：「好！好！好！……我這就急忙去，急忙的回來！」當下他忙忙的出屋去了，並回手帶上了屋門。這裏的陶鳳兒却轉過身來向着柳夢龍又一笑，笑得還是那麼嫵媚，從容，就好像心裏一點事兒沒有似的。她拉着柳夢龍又進到裏間，她說：「不能不叫他趕快去我上霸天帳中霸天，那兩個，都受過我們很多的好處，這一次咱們的事，他們也沒來給賀賀喜兒，難道他們還會在那邊胡作爲，彀着我？我得把他們都叫來，教訓教訓他們……！」說着就跟柳夢龍對面坐着，照舊的吃菜吃飯，並且笑語相談。

柳夢龍笑着陶鳳兒可算是夠利害的！一方面調兵遣將，把下霸天打發走了去找那兩個「霸天」，一方面還跟沒事人兒似的，這樣的女子可也真難闖！當下兩人對面用着菜飯，默默不語了良久，柳夢龍就問說：「那位舅父是幹甚麼來的？」陶鳳兒搖頭說：「沒有什麼事，他只是來看看咱們，順便接咱們到他那兒住着。」柳夢龍故意的又問：「他住那兒了信陽州？」陶鳳兒說：「原來是住在信陽州，現在可在北京又開了個買賣，打算接咱們到他兒住些日子去，我媽打算明天就走，我也想：在這兒住着幹嗎呀？怪悶得慌的！不如咱們跟着他去玩玩？」柳夢龍的心裏明白，鳳兒是要逃跑，這倒使人爲了難，若說依着她——可恨的是她直到現在還不說實話，還在騙我，還以爲我是個傻子，若是不依她，非得叫她在這兒等着秋二舅外，把一切的一說事——全都揭露，而令她無地容身，那又顯得太殘忍了。

，太無情了！於是，柳夢龍就沉吟着，猶豫不決。陶鳳兒皺着眉，急不可待的，說：「你倒是快點說話呀！依着我媽可是今天就要走，她老人家走了，在路上咱們能夠放心嗎？再說咱們在這兒也是乾閒着，沒有一點兒事，爲什麼不跟着去玩玩呢？我還想，你現在是這麼無精打彩的，整天坐在凳兒發呆，除了嚼悶酒，不幹一點事，大概你一出去就有了精神啦！」柳夢龍却微微笑着說：「我倒是出去那幾日子，南方也去過了，可還是這個樣兒！」鳳兒忽然神色一變，把筷子一摔，說：「其實你是愛去不去！不過我不能夠放心我媽跟我舅舅去走這麼遠的路，無論怎麼着我可得跟着去！」柳夢龍點頭說：「好！你走吧！你們今就走吧！我一個人情願留在這兒！」

忽然，陶鳳兒的眼淚簌簌的落下來，她這次的哭，不像是往常的哭，顯出他實在是傷心得利害，她一面抽噎着一面說：「我真想不到，咱們才在一塊兒，你就跟我離着心！這幾天，無論商量什麼一點小事，你也總是跟我犄犄拗拗的！……」柳夢龍心中實在難受，却慷慨的說：「並不是我犄犄拗，是你！你想你剛叫下霸天去找那兩個霸天，不等着他們，你忽又立時就要走，你想一想，是你犄犄拗呢？還是我犄犄拗？」陶鳳兒依然痛哭着說：「也不是我願意立時就走，是我媽——是她老人家犄犄拗，她想起要來，就誰也攔不住！」柳夢龍說：「這本來不必攔，你就同着老太太走就得啦！我在這裏專等着上霸天跟中霸天！」鳳兒擦着眼淚說：「其實我找他們來，也並沒有什麼事！」柳夢龍冷笑着說：「有事情也不要緊呀！我倒盼着有事，你就放心走吧！慢說上霸天中霸天，就是再有別的人敢前

來，我也跟他們較量較量！」

陶鳳兒忽然吃驚，淚眼驚望着柳夢龍。

柳夢龍却依然冷笑，不說一句話，放下了錢子就走了屋，原來這時候下霜天白眉老鷹已經走了，家裏只有那廚子還是個男的，那位舅老爺張達堂却叫他趕忙到鎮上去雇車，並跟着他出去關大門，一邊走一邊囑咐着說：「你可我那靠得的趕車的！車得結實，騾子還得好，先到磁州，還許往北去，錢多錢少倒都不用爭哩……」柳夢龍也不出了屋，那張達堂一看，他當時就發了怔。

那天在信陽州，若不是柳夢龍從中勸說，這個瘦老頭——石匠舖子的掌櫃——早就叫那陸七給打了，所以他認識柳夢龍，當天就打聽出來了，歐陽錦、跟這個柳夢龍——他那時還不知道柳夢龍的姓名——還有胡二，有那鬍大娘等等，並聽說有個胖子，闊而且會享福，一舉一動都有掛着個鏢囊的女人伺候着，他就斷定了必是耿一員外，決沒有錯。他在信陽州居住多年，並且還認識鏢行的朋友，所以他借了一匹馬，趕奔前來，雖因為他年老，騎馬的本領又不太嫻熟，以致在信陽比柳夢龍先動的身，而結果反落到了這裏，可是他也不敢延遲，尤其是陶老太太，驚慌得立刻就要帶着女兒女婿一同遠避，所以他才叫廚子趕快去雇車。不料，這時候就看見了柳夢龍，不由得驚訝得發怔，同時他的外甥女兒兒也從屋裏出來了，說：「見一見吧！這是咱們的舅舅，這就是……」張達堂更是詫異了，兩隻眼都直了，心說：「怎麼着？他就是我的外甥女新嫁的那位姑爺？他，難道是我眼花了！他不是

跟歐陽錦秋二員外他們一羣兒的嗎？……」

柳夢龍微笑着說：「這位舅舅，前幾天我們在陽州已見過了！他把話我已說明了，不獨張達堂的這種驚惶的樣子十分的可笑；鳳兒這時也是詫異萬分，她的臉上淚迹還未乾，却——盯着兩隻小眼睛，怪不得直不能夠轉動了。柳夢龍倒覺着她很可憐的，便想：「讓你們舅舅與外甥女細談吧，我何必直說呢？——那叫鳳兒太難爲情了。」於是他又轉身回到屋裏去。

待了半天，陶鳳兒獨自進到屋裏，柳夢龍就觀察她的神色，見她小圓臉兒上張着兩隻小眼睛藏蓄着憂急和忿怒，却仍然做出沒事人兒似的樣子。坐下拿起筷子來還要吃飯，柳夢龍只覺着她可恥的底細已經被人揭穿，而仍不知羞愧，是真令人生氣，尤其是令人生疑。如此，相對着默然了半天，柳夢龍忍不住的就問：「怎麼樣？到底是走不走呀？」陶鳳兒堅決的昂然的回答說：「只叫我媽走，我是決不走啦！」

柳夢龍不禁駭異着，又問說：「你爲什麼又不走了？你不是本來想走的嗎？叫老太太一個人上路，如何能夠放心呀？」陶鳳兒却一句話也不回答，她只是拚命的吃菜，其實她大概也吃飽了，可是她還要吃，彷彿是貪着吃菜出氣。

柳夢龍也不禁拿起筷子來，隨手挾了一點也不知道是什麼就當啣裏放，他專心注目的看着陶鳳兒，微微的笑着，又說：「你放心吧！……」陶鳳兒却仍是一句話也不說，但是，她的那個個

可愛的小眼胞裏面漸漸充滿了淚水，簡直就要溢出來，忽然她低下頭去。

柳夢龍說：「你也不要難過呀！什麼事情都有我啦，只是……」忽然陶鳳兒站起了身，用手帕擦着眼睛，又向外屋走去！鳳兒却把他用力的一推，就出來了。柳夢龍追到了外屋，急急的說：「無論什麼事情都好辦，只是你得把話說明！……」陶鳳兒那兒埋他呀，摔了門就往院裏去了。

柳夢龍就不再追出去了，只在屋中嘿嘿的冷笑，說：「這就叫羞惱成怒呀！」

陶鳳兒由這院中又走往後院了，待了半天，那個廚子把騾車雇來了，再待會兒，陶鳳兒就攙着她的媽由裏院出來。這時，柳夢龍隔窗看見了，本想不出屋，心裏却又覺着不對，陶老太太雖然跟她一同騙我，不說真實的來歷，但那也未必便是一種惡意。無論怎麼樣說，她已經是我的岳母了，所以，他就趕緊到院裏。陶老太太本來已經愁眉不展，病彷彿又要犯，一見了女婿，就不禁的直掉眼淚，說：「柳夢龍！你在這兒可好好的待我的女兒！咱們過幾天再見面吧！……」彷彿有許多的話，還是說不出來，張達堂也在旁邊了，他把柳夢龍往旁邊一拉，——這時鳳兒已經攙着她的媽往前院去了。這裏，張達堂就向柳夢龍說：「咱們是在信陽州見過的，你一定是由那兒趕來的，我還不知道你是姑爺，咱們是這樣的至親，也不必跟您說什麼了！不過我跟她們娘兒倆個的主張不一樣，他們當媽媽的只是想躲事；作女兒的却是氣傲，彷彿非得拆拆才行，我對這兩樣都不放心，淨躲不是個辦法，躲



到那兒，耿二員外也能夠追到那兒；按吧！耿二員外的鏢可打得真毒，咳！我勸你的新夫人——我雖是她的舅舅，可也攔她不住，我想你既然跟耿家那些都有交情……」柳夢龍搖着頭說：「我跟他們並無一點交情！」張達堂着急的說：「反正你們彼此認識，你應當趕緊迎上去勸他們，別叫那些人來，耿二員外若是要早先的那些錢，跟東西，咳——那也不用管它到底是誰家的了！我決定叫我的姊姊外甥女設法給他們。就請他們千萬別來鬧，因為顏面太不好看！」

柳夢龍一聽，這話裏又有些可疑之點，怎麼？她們母女這些財物，又不完全是那耿家的？並且還談到顏面，鳳兒若跟耿秉榮沒有曖昧之情，那能談到這個呢？趁着有個知道過往的詳情的舅舅在這兒，我真不能不向他問問了，遂就將張達堂一拉，說：「咱們到西屋去細談談好不好？」張達堂着急說：「我還得走呢！」柳夢龍說：「不用忙！只要我在這兒，有我在這，你們就都不必怕耿秉榮。」張達堂說：「你們一定要跟他拚，我也沒法子攔，可是這與陶家兩代的臉面有關！」柳夢龍一聽，就更詫異了，說：「陶家與耿家到底是怎麼回事？」張達堂也驚訝，問說：「難道你還不知道嗎？」柳夢龍說：「你叫我怎麼能把那些事告訴你呢？我說不出口來呀！……」柳夢龍聽出話中的隱情，就不由得呆然一怔。

忽然，陶鳳兒由前面急急回來，不住的催着張達堂，跺腳說：「舅舅您還不趕緊走？我媽都上了車啦！您還在這兒唧咕什麼啦？」並且瞪了柳夢龍一眼。張達堂連連的說：「走走，好！這就走！」

——姑爺！再見！再見！……」

柳夢龍真不明白鳳兒現在是作着什麼打算，他不由得更是發怔，鳳兒跟龔蓬堂都往門外去了，他本想也應當送一送，但又想：「我送什麼呀！這場親戚，將來還不定弄成什麼亂七八糟的啦！」他煩惱的，又回到了屋裏。待了好大半天，鳳兒方才回到屋裏，態度，神情，依然是那個樣子。柳夢龍說：「你也應當走！你在這兒幹嗎？」鳳兒却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微微的冷笑。

他們這個洞房，不像是溫暖和樂的洞房了，已充滿了愁悶，猜疑的空氣。燕爾新婚，也毫無樂趣可言了，二人的中間，彷彿阻礙着一個什麼東西。話也彼此都不說，笑也只是冷笑。陶鳳兒並且換上了青色的緊身衣褲，帶上了鏢囊，並且拿手絹直擦她那口刀。柳夢龍看了她半天，就忍不住微笑着說：「這沒有用，一點也沒有用。」陶鳳兒却急得跺腳，說：「你要逼死我嗎？……」她的眼淚又簌簌的落下，柳夢龍說：「我不是逼你，是我主張你也應當走，何必在這兒？」鳳兒說：「這是我的家，憑什麼不叫我在這兒？」柳夢龍歎了口氣，說：「你要是走了，到時能夠免去了許多的麻煩，也省得把事情弄得誰都知道了！」鳳兒說：「我就是爲叫人都知道，尤其爲叫你知道，我才決意不走。」——索性叫你明白明白，我跟姓耿的，倒底是有沒有虧心的事！……」

她哭得跟淚人兒一樣，柳夢龍真心痛也就不禁發急了，說：「你何必如此呢？把事情詳細的跟我一說，我也就明白啦！」鳳兒咬着牙說：「偏不跟你詳細說，非得到時叫你看！」柳夢龍說：「你若

跟我一說，我明白了，我心裏也就開展了！」鳳兒說：「你愛開展不開展！」柳夢龍又說：「你若能使我明白了一切，我立刻就有辦法！」鳳兒却跳起來說：「我用得你給想辦法？嘻嘻！要不認識你柳夢龍，我們就沒有一點辦法了嗎？哼哼！你太小瞧了人！」柳夢龍又微笑着說：「我那敢小瞧你？我早就知道你的武藝高，耿家的什麼鸞兒雉兒，全都比不上你；我還知道你的鏢法妙，歐陽錦插爲打鏢的第二把交椅；我更知道你的計算絕倫，小丫嬾順梅幫你把耿家的……」鳳兒趕緊擺手說：「得啦！得啦！你既都知道，何必還逼着我說，何必還儘自這麼說？人也不可以沒有一點情呀？……」

……」她伏在椅子上不住嗚嗚的痛哭，柳夢龍歎息道：「不是我無情，也不是我忍心逼你，是——鳳兒，你告訴我幾句實話吧！使我的心裏舒展一些！」鳳兒抬起臉來，淚珠紛紛落緊緊抽泣着說：「我告訴你我該耿家的，不欠耿家的，他們至今，反倒欠着我們的，欠下我們海一般的——仇，恨！」

「柳夢龍說：「我明白了！你們從耿家拿出來的錢，全是你們自己的錢，但是，你們母女當初爲什麼要住在他的家裏呀？」鳳兒搖頭說：「這可不能告訴你，我死也不肯告訴你，頂好你還是別打聽！」

「柳夢龍又歎了口氣，說：「——也不打聽了！可是，這些年來，你跟那耿——不是，他耿秉榮到底待你怎樣？」鳳兒哭着說：「到時他來了，叫你看就完了，我說你也不能信。」柳夢龍點頭說：「我相信！於今我相信你真是一個清清白白的好女兒！」鳳兒搖頭說：「不！我非得等着他來不可，叫你看明白了！」柳夢龍說：「我也不必看了！我想，我既是先回來了，他如若沒有武藝高強的人幫助他，他未

必敢當時就來找你。」鳳兒說：「你還可以去幫助他！柳夢龍說：『我預備到時殺了他！』又說：『只是——他的鏢却實在利害，我們不可不早防備著點！』」鳳兒說：「那也沒有什麼，早先我怕他的鏢，多少年來我都怕他的鏢，現在，我也不怕了，我只要到時候叫你看看！」柳夢龍急得直搓手，忽然又一蹶躄，說：「也好！咱們就等他來吧！到時我要為你追回來那海一般的仇恨，不過你和我……」

……我們已經成了夫妻。」

陶鳳兒聽了這話，發的眼淚如雨，哽咽不勝，樣子真是十分的楚楚可憐。柳夢龍心裏十分懺悔，覺着自己有百般的不對，於是就向她安慰，可是她，此時簡直如同一隻受了傷的小鳥，全身連一點力氣也沒有了，雖然不哭了，可還不住的拿着一塊綢手帕擦眼淚。到了晚間，她把眼胞兒全都揉腫了，更顯着眼睛跟一條縫子似的了，點上了燈，她的眼睛簡直不敢對燈光。

柳夢龍萬分的悔恨，但是事已至此，無可挽回，不獨不能勸鳳兒離開此地，自己也實在願意在這兒等著耿二員外他們，鳳兒說過「海一樣的仇恨。」這早晚是解不開，不如索性在幾天之內，見一個分曉。這是命！這是我跟陶鳳兒前一輩子就定下的命！

這所莊院，本來離著那小鎮很遠，孤零零的，四面也沒個鄰舍；有白眉老魔那些夥計的時候，已斷着房多而人少，現在更得啦，連白眉老魔也走了。這兒，除了裏院的那廚子之外，只有柳夢龍一個是男人，這裏真好像一座荒山，只有幾隻小獸，陶鳳兒倒可稱是一隻雌獅子，然如她又太「心重」，

此刻，已彷彿是病體厭厭了。柳夢龍自覺着也是一隻猛虎，無奈，又孤掌難鳴。眼看着——說不定就許是今夜，那這個兇暴的獵人——耿二員外等等，就許要來到。因此，柳夢龍坐立不安的，他將身上的衣服也紮束得緊襖，俐落，找了一把刀，也擦得雪亮，懷裏帶一隻鏢，直像是他的護身符。他也顧不得向鳳兒多安慰了，他簡直連鞋都不敢脫，一夜之間，他在這前院後院，裏院外院，巡邏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他又暗笑自己，這樣疑鬼疑神的樣子，簡直有點像張張遼了。他深深的歎氣，在庭前仰望着澹澹的明月，已向西墜去了，風吹來冷颼颼的，鷄在後院鳴鳴的叫；回首，見那遮着紅窗帘的窗裏，燈光也發暗了。走進屋去，見繡帳半垂，錦衾叠掩，陶鳳兒、鏢囊也沒有解，就斜臥在牀邊。柳夢龍只好就坐在椅子上眯一眯眼吧。如此，就又辜負了這一夜的「良辰」。

又次日，天色傍午時，外面有許多人都來了，先把柳夢龍嚇了一跳，但是鳳兒倒還鎮定，她說：「一定是下霸天回來了！」她趕緊出了屋子，就見來馬果然是白眉老魔下霸天，他給請來了中霸大鎮山豹陳袋，並跟來了五六個夥計，陶鳳兒先叫他們到內屋裏去，她就去跟他們說，也不知道說什麼了。柳夢龍此時還在北屋，心裏想：「我也別永遠關在這屋裏，不出去見人呀？雖說中霸大陳袋早先是我的對面冤家，我也曾傷過他的左臂，再見面總有點不好意思。可是現在不同往日了。它成了一天人，我如不出見他，未免顯得我的器量大小！」

所以，柳夢龍就想也去跟他們商量商量，如何對付耿二員外的法子。但他才一出這北屋，那中霸

天下霸天等人，都由西屋裏「忽降忽降」的，腳步聲音雜亂，全都走出來了，個個手中都拿着刀和寶劍，無不精神興奮。白眉老鷹跳起來笑着說：「陶姑娘，我們現在就去，迎頭去殺那鎮襄陽，銀鑲將軍小呂布。老柳你就在這兒聽着好消息吧！」

最奇怪的是那巨大的身材，黃臉濃眉，露着一顆大牙的中霸天陳袞，早先他是多麼驕傲，兇橫，現在他就被陶鳳兒指使着，命令着，唯恭唯謹的，一點也不敢怠慢。他先趕緊過來，向柳夢龍抱拳賀喜，並說他前幾天是沒有得着信，現在又沒有功夫，所以未來送禮道賀，他表示着很是抱歉；並說上霸天段成恭是因爲那次摔得，直到現在行走還不便，所以也沒有來，他也很抱歉的；只好等這些事情辦完了，我們再一齊給柳兄慶賀吧！柳夢龍也連連的抱拳，心裏非常難爲情。此時陶鳳兒也由西屋來，瞪着兩隻小眼睛，厲聲說：你們快走吧！別麻煩啦！記住了我的話，迎頭去殺耿秉榮，不必要活的，頂好割下他的腦袋來見我！」中霸天下霸天及五六個強悍的小夥子，都一齊答着：「是！是！我們都聽見啦！請陶姑娘不必吩咐啦！」都又向外匆匆的走去，陶鳳兒也跟着他們往外走去。待了些時，就聽見大門以外馬蹄亂響了一陣，但越響聲音越遠，一會兒便又歸於寂然。

柳夢龍在院裏站着發呆，回憶着陶鳳兒指揮衆人時那種兇樣子，真有點可怕，她的權威，彷彿比耿二員外的在襄陽城還利害，還大，真不知道她用了什麼方法竟使中下霸天那些人對她是這樣的拜服，而聽從，她可真有點了不起！不過，中霸天下霸天等人的武藝，雖也可以比得過歐陽，陸七，但他

們沒有鏢，去了恐怕要白吃虧的……正在想着，鳳兒就由前院回來了，走路還是慢慢的，並向着他一笑，說：「打發他們去了？咱們還在這多安靜兩天，就許就把耿秉榮的腦袋割來。」柳夢龍却搖頭說：「我看不能那麼容易，頂好我也同他們去！」說着就往外去走，陶鳳兒却雙手把他的胳膊拉住。着說：「你幹嗎去呀？你要是走了，把我一個人擱在這兒，我可真害怕！」當下她推着，立着，又叫柳夢龍回着她進了屋。她還是笑着，溫柔的說着話，嫵媚的笑，可有時又緊鎖雙眉，有時也面露驚色；柳夢龍的心裏更是不安的很。兩人在屋裏沒什麼事可做，想說閒話，更沒什麼可說的了。不覺着天又黃昏。

才點上了燈，鳳兒還有點生氣似的說：「裏院的廚子跟婆子也是！怎麼還不把菜飯送來？難道因為有這麼點兒事，就連飯都不吃啦？」現在柳夢龍到是只要遇着一點事，都要自告奮勇，就說：「我催他去！」鳳兒却又把他攔住，說：「得嘍吧！您就別出馬啦！你要上裏院，遇見自眉老魔的媳婦，那才膩煩啦，她整天頭不梳臉也不洗，可專意上廚房，有了什麼吃的，她都得先嚐一點，她的疑心造最大，你去了，她能夠說你是野小子想調戲她，其實她的頭髮比自眉老魔的眉毛還白。」鳳兒說這話，就不禁的笑，柳夢龍更覺着有些神馳，暗想：「這鳳兒這樣的女子，還能上就兒我去？我要娶個像自眉老魔家裏這這樣老婆，該怎麼樣？現在無論如何也不能叫她落在那耿二員外的手裏。」他呆呆的瞧着鳳兒，鳳兒也瞧着她笑，待了一會，鳳兒就說：「還是想去催催吧！也不能夠就不吃飯呀！」她

剛一走出了這個裏間，忽就驚訝的止住了腳步，點手叫着柳夢龍，說：「你快來！聽聽！……」

戶外，餘霞四放，明月已出，澹澹的照著庭院，隱隱聞得馬聲，人聲，已來到大門之外，柳夢龍趕緊去抄刀，陶鳳兒却又擺手，說：「聽聽大概是中霸天他們回來了。」柳夢龍心說：「那能夠這麼快就割來耿二員外的人頭？」但是，外面的舉動却很蹊蹺，並不亂捶門，彷彿也是有人先跳牆進來，開了大門，才讓那些人馬全都來。少時，亂嘈嘈的就來到了這裏院，只能有人叫着：「陶姑娘！快把刀劍藥找出來！」鳳兒雖然驚訝，但並不顯慌張，趕緊就去拿刀劍藥。柳夢龍却急忙就走了屋，在月光下，見那些人卻回來了，兩個人攙着白眉老魔下霸天，他受的傷已經很重，說：「我沒帶雙鉤去麼！……要不然能怕他！……」中霸天却慌張的向柳夢龍說：「我們走在楊梅店，正遇着那些人，他們的人多極了，大約有四五十個，他們自己稱道字號，說都是汝南府那一帶的著名鏢頭。」

柳夢龍聽到這裏，自己就明白了，這一定是在富陽州，自己走後，那耿二員外非常的驚慌，所以必定是歐陽錦出的惡計，他必定是把他認識的那些鏢行裏的人，全都勾來了，如今是要以人多勢衆來欺負陶鳳兒！這時，旁邊的人都亂嘈嘈的談着，那耿二員外的一些人是如何的利害，現在白眉老魔一共身受三鏢，別人因為當時沒敢怎麼動手，所以才能微倖逃脫。不然恐怕也都回不來。當下就把白眉老魔一直抬進裏院，陶鳳兒拿着一大包的刀劍藥也急急的去了。柳夢龍想着白眉老魔的老婆，一定撒潑打滾的大哭一場，因此，便不願在看那慘景，便徘徊在院中，心裏却十分焦急。



月光冷冷清清的，裏院漸漸人聲寂靜，但待了不大有間，就很清楚的聽有婦人的痛哭之聲，說：「我的夫呀！你怎麼拋了我呀！誰叫你去胡幹呀到底死了啊……」柳夢龍心裏一驚，又覺着十分的難過，暗想：「霸天白眉老魔現在死了，他是爲陶鳳兒死了，他撮合成了我跟陶鳳兒的婚姻，他可死了，他算是對得起陶鳳兒，但我——却將怎麼樣呢？裏院的白眉老魔的老婆仍在放數叨叨的哭着，陶鳳兒却回着中霸天又走到這個院子，就在月光下，柳夢龍見陶鳳兒不住的拭淚，並聽中霸天急急的說：「再待會兒，他們一定來，耿二員外的鑣太利害，他們人又多，咱們決抵不了，我還是趕快的躲。薛大朋死了，屍首只好暫放在這裏，他家裏人咱們也顧不了啦！陶姑娘得趕快走，柳兒你也得走，段家堡倒是離着這兒近，可是那個地方也四圍不靠，太洛荒，耿家那些人一定還能追了去，不如你們索性上磁州，到我家裏去，跟老太太和張舅爺也能夠會在一起。我那地方離着城近，我那裏的人也多，他們就是追了去，也未必就敢怎麼樣。現在的事情是急不可緩，也不用商量了，柳兒跟着陶姑娘，咱們大家就快點一塊兒走吧！」柳夢龍問陶鳳兒說：「怎麼樣？你快些跟着他們一起走吧？」鳳兒却啾啾的冷笑，說：「你們都走，我也不能獨小呀！我爲的就是在這兒等着耿二員外耿乘榮，我得叫別人看看、瞧瞧、瞧我跟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說這話，雖是依然那麼意態激昂，却，語聲兒帶着點顫，身軀也彷彿是有點抖，柳夢龍却着急的說：「你們全都快些走！因爲留在這更無用，這裏只有我一個人就行！」鳳兒流着淚，却又嘻嘻

的冷字着，說：「喝！你看你把你自己，看得可有多大呀？嘿！只有你不怕姓耿的，我們就都怕他嗎？告訴你！要叫我走，除非先叫我死，我爲你，我才在這兒等着耿秉家，我就爲的是叫你一個人看，……」柳夢龍忿忿的搖頭說：「我不看了！」陶鳳兒拭着淚，又冷笑說：「現在你不想看，還不行了呢？非得叫你看的時候看看不可……我……叫你看我……到底清白不清白！……」她抽抽着痛哭，然而意思堅決忿忿的又走向屋裏去了。這裏柳夢龍的心，就像被刀割着似的，他長歎，向中霸天說：「你們都快些走開吧！我們是不能走了，但你們何苦跟着我們受累呢？……」中霸天說：「柳兄的話說錯了！」

中霸天爲白眉老魔受傷慘死的事情，自不免「免死狐悲」，所以他那張黃臉上，到現在還掛着大顆的眼淚。但是他聽了柳夢龍叫他們走的話，他却不住的搖頭，說：「陶姑娘不走，我們就是死在這兒，也不能夠走。這也不是怕她，不敢走，是因爲她對我們有過厚恩。她們母女是天底下，最心腸好，最顧恤別人的——兩個好人。我們知道耿二員外不是東西，害得她們如此，還逼着她們，要斬盡殺絕，彷彿還得把鳳姑娘搶回去，他才能夠甘心。這不行！江湖人都得講義氣，叫我也跟白眉老魔一樣，死了都行，我們可不能眼着善鳳姑娘受欺負！」柳夢龍點頭說：「好！既然是這樣，我們就都在這兒待着，等耿家那些人來了再說。不過陶姑娘既然是這麼好的人，我們總得想法救她，萬一到時她打不過那些人，我們必須強着把她救走。」中霸天說：「到時叫我幫助打，我許不行，因爲這是你知道

的，我的武藝不高，左膀子的傷至今還沒有好。」

可是到時候你放心吧！我們一定把馬都預備好了，只要看着事不行，陶姑娘也願意走的時候，那時咱們就都上馬，能夠衝得出重圍，咱們就一塊兒逃；不能一塊兒死了，也算義氣！」柳夢龍這時的心裏更覺得難過。他又急忙跑到屋裏，却見鳳兒正在燈旁，對着鏡盪，梳頭髮，身上還掛着鏢裏，刀就在桌上放着。柳夢龍先說：「他們的人來得多，咱們倒不怕，只是那耿秉榮的鏢，你究竟能夠抵擋得住嗎？倒得先思索思索，我就怕你到時候受了什麼閃失！說畢，他就藉着燈光，觀察着鏡裏照着的鳳兒的表情，只見鳳兒的表情還是那樣的堅決，而慘黯，一句話也不回答。柳夢龍長歎了一聲；鳳兒却忽又一笑，說：「難道你就先愁死嗎？」柳夢龍說：「我並不發愁，也並不怕，不過得想想這事情值得的？不值得的？」鳳兒又一笑，說：「你應當早就想好了，這些日子，你到了南方，結交了不少的人，打聽出來很多的事。回來，直到咱們拜祭天地，你連一句也不肯吐露，可見你是很有心眼。值得不值得，你還不早就全都想好了嗎？」柳夢龍不由得面紅過耳，一句話也回答不出。陶鳳兒却又點頭笑着說：「我看我倒很值得的！反正早晚也得把這件事弄明白了，早點兒叫你明白了倒好，也能顯出我是清清白白的，到那時我死了，也省得你老有一塊心病！」柳夢龍的心中不由一陣悲痛；見鳳兒，却依舊那麼慘淡的笑着。

現在的陶鳳兒，如同是一朵帶雨的玫瑰，因為有一種淒慘愁黯之致，所以愈顯得嬌艷非凡。同時

，她的命運是正在風雲雨打之中，很可能，一會兒便要繽紛謝落。

柳夢龍現在的心就像被火燒着，被油煎着，越聽陶鳳兒的幽怨的諷刺言語他越心疼，越看，鳳兒的可愛可憐的模樣，他越感覺着痛惜。握着刀，又出了屋，就見月色蒼白，春寒刺骨，裏院，那白眉老魔下霜天的妻子還在痛哭；中衛天等人都忙忙亂亂的把馬餵足了，備好了，準備到必要的時候，騎上馬就逃；他們索性把大門開敞着在門外時時張望着。

柳夢龍回首一看，他的那間新房，窗戶裏掛着紅色的窗簾，映着燈光，色調兒是那麼柔美，陶鳳兒的苗條的影子又閃動着，真吸引人，但是這美麗的小巢，恐怕不久就要爲那耿二員外等一羣暴客拆碎。柳夢龍急急的又進到屋裏，只聽鳳兒帶着點惱意的問他說：「你這麼忙忙慌慌的，出來進去的，是幹嗎？你看我都不怕！」柳夢龍見她的頭髮上緊緊的罩了一塊紫綢子的大手絹，是更顯着別致風流了，而她此時，也是十分鎮定，真像是一點也不怕什麼耿二員外，確實心裏沒有一點愧。柳夢龍就着急的，但是故意做出跟她商量的樣子，又說：「咱們說真的，我想不如還是趁趁這時就走，到了磁州，中衛天在那裏的人到底是多一點。即他們再找去了，咱們也可以從容應付，——其實咱們也並不是怕姓耿的！」鳳兒却又慘淡的一笑，搖了搖頭，說：「到了這時候，我已決不走！你想：人家白眉老魔，剛爲咱們死了，連棺材還沒預備呢，咱們就都跑了？那對得起誰？」柳夢龍說：「因爲在這裏也無用，聽說耿秉榮現在勾來的人太多，咱們弄不其聚！」鳳兒又冷笑，說：「誰管他有多少人呢？」

等着我的只是耿秉榮，你要是不知道有他這人，我倒可以躲躲，你既是知道了，你的心裏又胡猜亂想的……」柳夢龍搖頭說：「我沒有？當初是我弄錯了！現在我都已明白了！咱們就快走吧……」陶鳳兒的容顏忽又變爲更慘澀，淚下紛紛，抽抽着說：「這可是你說的要走？並不是我不敢見耿秉榮了？」柳夢龍連點頭說：「是是是！現在什麼也都不用說了，我們應當先躲一下！」陶鳳兒就說：「那麼就先上段家堡去，那兒離着邊近！」當下急匆匆的，柳夢龍就幫助鳳兒收拾包袱，但在這時，就聽得前院大喊起來：「來啦！來啦！……」鳳兒就把柳夢龍一推，說：「這時候，咱們還走什麼？不如咱們出去迎他們吧！你看我到底怎樣對付耿秉榮！」

陶鳳兒已經如飛似的奔出了屋，柳夢龍也提着刀趕緊向外跑去，就見中竊天的兩個夥計跑進來指手劃腳的亂讓着說：「都來啦！一大羣馬，都來啦！陶姑娘快點去吧！……」柳夢龍說：「都上門外迎着去！擋住他們，不能叫他們進院來！」當下一同跑出了大門，就見中竊天的另一個夥計騎着馬又飛馳來到，氣喘呼呼的說：「眼看就來了，人真不少！」柳夢龍向陶鳳兒說：「其實現在就走也還來得及！」中竊天也說：「陶姑娘！現在咱們的人可少，他們人多，咱們寧不抵禦，我想還是走吧！」陶鳳兒却瞪着眼厲聲說：「誰再叫我走，我就跟誰拚！」中竊天嚇得不敢言語了。柳夢龍此時也極力的保持鎮定，振起來了勇氣，瞪着眼向遠處望去，只見西南方向，那股大道上，月光照着稀稀的楊柳，待了不大的功夫，只聽得澗水一般的馬蹄聲漸漸湧來，塵塵滾滾，有如一條巨大的烏龍，就向這

邊爬來，但似乎那些人初來此地，不能立時就找着這座莊院，所以馬就都行得緩了，然而更顯着多，大約有四五十匹馬，四五十個人，陶鳳兒此時却也拉過來一匹馬，騎上去就要迎那些人，中霸天趕緊把柳夢龍攔住說：「不用！他們也許找不着？……」然而才說到這裏，不想他沒有猜對，人家那邊，大概早就有人給領着路，剛才雖然走得慢，可是現在竟像蜂擁似的直奔向這邊來了，陶鳳兒勇敢的就如一員女將，他催馬往那邊去迎，柳夢龍，中霸天等人也都騎馬緊跟着她，走了不多的路，那邊的馬就都停住了，只見馬頭亂動，馬身亂轉，有個人催馬過來問說：「你們是幹什麼的？」柳夢龍藉月光一看馬上的這人正是那「雉兒」，他還沒答話，鳳兒却先迎上前去了，兩匹馬幾乎頂着了頭，鳳兒就說：「你還問什麼呀？是我，——你不是特爲找我才來的嗎？現在有什麼話快點說！」

此時，月光正照在鳳兒的臉上，那雉兒把她看得很清楚，雉兒就彷彿很驚奇似的，同時，因爲兩個人過去曾在一起多年，好像還沒有什麼惡感，所以，這平常極爲兇狠、刁惡的雉兒，竟也不好意思怎麼樣了，她見鳳兒稱呼着「鳳兒娘」，說：「現在一員外可是來了，頂好你把話跟他說明白了，他大概也不能夠跟你怎麼樣。」鳳兒搖着頭忿忿的說：「我不怕他！我要是怕他，爲什麼我不跑？」說到這兒，她的語氣雖壯，可是情態上，顯出有點發怯，雉兒却擺手說：「你別跟我說，你快跟一員外說去吧！」

這時候，柳夢龍就覺着有點不好，因爲看出來，陶鳳兒還沒跟他拚命，還沒有「割下耿二員外的

頭來，「她已經先有點懼怯了。那邊也是，羣馬之中，惟有陸七騎的一頭小黑驢，但惟有陸七最可惡，他譁着說：「往前來吧！管她們是誰呢？過去把他們都捉住，或是全都斃死，也就完啦。」那邊的一些人也都掄刀舞劍的往前來進，但是聽得耿二員外猛喊了一聲：「誰敢往前多走一步，我就拿鏢先把他打死！」當時，他說的這話，就如同號令似的，一些人全都不敢再往前來了，這裏的雉兒却嚷嚷着說：「她在這兒啦！是鳳姑娘，找着她啦！二員外快來看吧！」就仿佛是如獲至寶似的，趕緊報告她的二員外，那邊有兩匹馬，當時就相併着，緩緩的走過來。柳夢龍看得很清楚，一個是「鸞大姐」，她的臉兒沈着，真不知道她的心裏是多麼恨多麼妬了；一個就是耿二員外，此時居然精神百倍，聲音也很洪亮，叫着：「鳳妹妹！是鳳妹妹嗎？你千萬不要發鏢！我是來看看你，亦無什麼惡意，你千萬可別發鏢！你相信，我也決不能夠暗算你……」這時陶鳳兒在馬上却呆呆的不動，真的，鏢也沒發，刀也沒舉，柳夢龍可實在忍耐不住了，急忙催馬向前，掄刀說：「喂！耿秉榮，你先用跟她說話，你來看看，你認得我吗？」鸞大姐先發言了，說：「他憑什麼不認得你呀？我也更認識你啦！你有本事，你是鳳兒派去的，臥了我們那麼些日子，什麼事，什麼事，你都知道了。你還騙了我！我倒不怕，因為我的臉厚，今兒咱們的賬，一筆一筆的也都得算清！別忙！」耿二員外又擺手把她擋住。這耿二員外，此時的本事好像極大，並不像在襄陽，他的家裏時候，那樣的好欺矇了，他居然態度十分的從容鎮定，看見柳夢龍跟鳳兒在一塊兒了，他並不感覺詫異，反倒先點明白了，說：「柳

兄！我都已經知道了，因爲你走之後，我們就到了汝南府，拜會了還留在那裏沒有走的賽張遼。一柳夢龍一聽，心說：「怎麼賽張遼在汝南府直到現在還沒走？他在那劉家辦的是什麼事？」此時耿二員外又往下接着說：「賽張遼已經把你的來歷盡皆告訴了我，我並找着了兩個是才從下邳天這裏走的他們把你跟陶鳳兒的種種事情，更盡情的告訴了我，所以我今晚來，也是預先給你賀喜。」

柳夢龍就冷笑說：「不用你賀，我跟陶鳳兒前天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現在我們已是夫婦了！」耿二員外這才大吃一驚，說：「啊呀！好快！」柳夢龍冷笑說：「難道還要等你來嗎？」才說到這裏，忽見耿二員外一鑣奔來，他躲閃不及，正中前胸，把他嚇了一大跳，可是鑣僅僅碰到他的衣服上，當時就掉在鞍前，原來耿二員外發鑣的時候，腕力就用得很巧妙，不重也不輕，僅僅給柳夢龍一個警告，倒沒有打算當時就要他的命。然而柳夢龍雖然身上打了個寒噤，却反要掄刀來砍。耿二員外擺着手說：「不必！我的手裏還沒有鑣呢！以前我還疑惑我也許有個對手，目前兩天聽說了你會被鳳兒用鑣打過，我才知道你不行，你原來一點也不會，鳳兒叫你學，找什麼金鑣子，你也沒去。鑣，還得讓我一爲尊，許我隨時能夠制他人於死命，你可千萬別逼着我再打你了！」柳夢龍聽了這話，雖然胆寒，却氣仍壯，還要拚命。耿二員外却又擺手，說：「你們既已成了夫妻，我就算是白來了！我更不能傷你了，因爲你已是我的妹夫了。」鸞大姐在旁邊礙妬得拍着手說：「哎喲！妹夫？叫得倒真親熱呀？比我的臉還厚，羞！羞！羞！」拿她的手指不住的向臉上劃，忽見她又「哎喲」的一聲慘叫，高舉着



手臂，仰身摔下馬來。她還穿着斗篷，連斗篷就在地下不住的亂滾。雉兒，陸七，連歐陽錦都一齊跳下了坐騎，來攙扶她，結果她被雉兒抱了起來，她前胸的鑊傷不住的滴血，仰着臉不住呻吟。耿二員外還恨恨的說：「你已經羞辱了我一路，這時還敢當着鳳兒的面羞辱我？以為我不忍得用鑊打你嗎？」他說着，那鶯大姐呻吟着，但越呻吟氣力越微，結果斷了氣了，她的屍身平平被放在地下，月光照着情況十分的淒慘。雉兒不由得哭了。耿二員外也一陣黯然，但又看了看柳夢龍和陶鳳兒，尤其當他看到明潔的月光下，陶鳳兒那當過新娘後的嬌麗的容貌，別致的打扮，他就又長歎一聲，可是他並不頹喪，反更狠惡了，挺着他那肥胖的身軀，真是個「魔怪」，他說：「我得到你們新房去看看咱們談談，我得把我的話，全都說出來，……」陶鳳兒瞪着眼說：「你說吧！在這兒就說吧！」耿二員外搖頭說：「不！在這兒不能說，咱們的事，不能叫他們都聽見！」柳夢龍突然回說：「那麼就走！今天非得弄個水落石出，因為這件事情，已經死了下霸天和這女人！」

鳳兒也說：「好！回去咱們細算算賬！倒着是誰該誰的？誰欠誰的？」當下，柳夢龍陶鳳兒先擦馬的回去走，中霸天等人保護着他們；耿二員外也跟隨着前去。雉兒，陸七，歐陽錦等一些人又都保護着耿二員外。那鶯大姐的屍身，却已交給醉鬼胡三獨自看守了。當下蹄聲亂雜，頃刻之間，便已都來到了下霸天的莊院門前，那陸七先吩咐他們約來的那些汝南府一帶的鑊頭，把莊院整個圍住。中霸天鎮山豹陳良倒冷笑着說：「回去吧！他媽的你們還不知道，這全是空房子！一大門本來就開着，柳夢

諺 陶鳳兒、耿二員外等人一齊走入，柳夢龍還想同他們到別的屋裏去說話，可是耿二員外一定要看看他們的新房。鳳兒發出尖銳森厲的聲音，說：「看吧！叫他們看吧！這還怕他嗎？他不看看還不行呢！我嫁了柳夢龍並不犯法，我又沒有虧心的事，我也不是不清清白白！」此時，柳夢龍見鳳兒完全不畏耿二員外。耿二員外雖仍在發癡，發瘋發兇，可是他真沒有什麼話，彷彿真沒有一點理，只是無賴，只是胡攪，證明了以前種種猜測，都是沒影兒的事，是真委屈了清白的陶鳳兒。柳夢龍現在完全明白了，就對這耿秉益發的忿恨，但是，見陶鳳兒先開了那屋們，讓耿二員外和雉兒，歐陽錦全都進去。新房裏的燈此時還在燃着，柳二員外把那些新床新帳新被，甚至於新窗帘，都細看了一番，他就連連點頭說：「不錯！不錯！鳳妹妹在這住着也很好！」忽然他又瞪起兩眼，特別的發兇，兇得和獅子一般的向柳夢龍說：「你可知道，她陶鳳兒原是我的妻子？」柳夢龍一聽這話，突然掄刀就向他來砍，但耿二員外的手中原也預備着那口短短的寶劍，當時一迎，就聽「噹哪」一聲，柳夢龍的刀立被削爲兩截，半截落地，半截還被柳夢龍掄着，跳起來要殺耿二員外，却被歐陽錦急忙將他擋住。耿二員外轉又向陶鳳兒問道：「五年前，你的媽就答應把你許配給我，你知道，不知道？」陶鳳兒的臉都紫了，搖頭說：「那不算！」耿二員外又讓起來說：「當年，你的爸爸在外作官，他因爲貪贓，枉法，並且私通海盜，犯了滅門之禍，多虧我的爸爸跟他同年，是好友，把你們一家三口都隱匿在我家，我的爸爸救了你們的性命，這些舊恩，難道就全都忘了？……」

鳳兒這時候不說話了。

柳夢龍一聽，他們當初原來是這麼回事。此刻，耿二員外就好像有了埋了，指着陶鳳兒却向他說：「柳夢龍！你是久走江湖的，大概也得明白點道義，無論什麼人，都應當有點良心！他們住在我家，我爸爸真爲他担着殺身滅族的大禍，並且，朝廷雖然不知道他們藏那兒啦，可是她的爸爸早先結識的幾個海盜，却把他的下落找了。原來她的爸爸爲人尖刻，貪妄，竟還欠了海盜的一筆債，有一天，四五個強悍的海盜拿着刀深夜到我的家裏，找她的爸爸索債，並要把她搶走，——那時候她才八歲，我可就已經二十二了，那時我也不像現在這樣胖，我已跟隨我裏請的護院人，——也就是我的師父，他叫雙手鏢俠魯玉臣，教會了我這身武藝和鏢法。——當時我們師徒二人，將那幾個海盜全都打走，又救了她的全家性命！」陶鳳兒咬着嘴唇兒忍着氣聽到這裏，她又啾啾的冷笑，說：「你覺着這是你們對我們的大恩呀？可是我還一點也不感謝，我更恨呢！」耿二員外又對着柳夢龍說：「她的爸爸因爲那次的驚嚇發愁，不久就死了，這又是我的先嚴，將他葬埋。並因爲她們寡母孤女，無處投奔，所以仍舊住在我家裏。他對他的老友，真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陶鳳兒掄起刀來，跺着腳說：「你別說啦！提起來我更恨，假使你的爸爸，那個老頭子要在這兒，我非得拿刀砍他不可！……」此時雉兒擎着刀，爲耿二員外防禦着鳳兒。耿二員外却又感慨忿忿的說：「這事，在我家裏的郭些老人全都知道，我的先嚴真是一位仁人義士，他對住鳳兒的母親如他自己的弟婦：……」這時陶鳳兒忽然又抽

播着哭泣起來了。耿二員外又接着往下說：「叫我把她當作親妹妹，我也是真愛她、我教給她武藝，鏢法，我師父魯玉臣，也傳授給她武藝，鏢法，……所以我們兩個人又算是師兄妹了。還有剛才被我打死的鸞兒跟這雉兒，跟我們家裏的鷓兒、雁兒，鶯兒那些她們都算是我爸爸的乾闺女。可是，我爸爸後來去世了，我把鸞兒當作我的妻，雉兒、鷓兒、雁兒等等當我的妾，也當我的丫環，當我的奴才，但我對於陶鳳兒却是始終的尊敬，她的脾氣又比那些人都壞，她的本事也比那些人都高，她的模樣，——我惡良心說：「她一年一年的長大，一年比一年出落得好看，我實在是被她迷住了，但她與那些人究竟不同，她永遠也不跟我親近！……」

這時陶鳳兒瞪着眼淚向柳夢龍看着。

柳夢龍這時候對陶鳳兒的身世。可以說完全明白了。忽然又見陶鳳兒對他正顏厲色，並流着淚的說：「你聽見了沒有？這是由他嘴裏說的，不能是假的了把？我還告訴你，他們家裏只有那雙手鏢俠魯玉臣是個好人，若不是他保護我，我還不定受他們的什麼欺負？因為這事，他們對待人家魯玉臣非常不好，人家病了，他們反倒不給人家飯吃，人家死了，他們連棺材也不買就給埋了。我們本來有很多很多的錢和金銀財寶，但都在他們的手裏，一個錢也不許我們自己用。跟他們要，他們全不認賬，還拿他的鏢吓嚇我，逼着我媽答應把我給他，逼着我多少次，多少次，……我們沒有法子，……還有他家的一個小丫環順梅幫助，我把我們自己的錢跟東西拿回來，我才跟着我……」

夢龍！你想想我對他應當感恩？還是應當報仇？我不過是自知道打不過他，才，才嫁了你！」這時耿二員外忽又更發起了兇狠，拿他的鏢，本來要去打柳夢龍，但被歐陽錦先揮刀去剝他的手，可是刀未剝着，被那雉兒以刀架住了，歐陽錦也揮劍幫助雉兒，柳夢龍却又要奪耿二員外手中的那口寶劍，當時，話也都不再往下說了，這新房的地方太窄，本來打不開，凳子也翻了，桌子也倒了，梳盒掉在地下都摔碎了，一陣的大亂，雉兒和歐陽錦先把耿二員外保護着出了屋，但柳夢龍同時追出，竟被他奪去了耿二員外的那口新金斷鐵的雙鋒，他揮動起來，一劍先劈倒了歐陽錦，雉兒跟陸七却又一齊來和他廝殺。此時鳳兒也出屋來了，可是才一出屋門，便忽被耿二員外的一鏢打中，她的嬌軀立時倒臥在地。柳夢龍大驚，顧不得一切了，趕緊回身去救鳳兒，不料此時耿二員外又連發來一鏢，一鏢又打中了鳳兒，一鏢却中在柳夢龍的右肩。同時，那亂哄哄的一大羣人——耿二員外請來的那些汝南府一帶的鏢頭們也全都擁進院裏來了。柳夢龍左臂抱起來了鳳兒，右臂忍痛揮動着寶劍與這些人亂殺，亂砍，同時就向外走去，趁空就飛身上房，耿二員外在下面又發來了一鏢，又打中在他個左膀，他一疼，就連鳳兒全都跌倒在屋瓦之上了，下面的陸七也飛身追上了房，兇狠的掄着刀，向着他跟鳳兒——就驀的砍來。

此刻，危急萬分，柳夢龍與陶鳳兒全部身受不了一處的很重的鏢傷，而且身子相擁着；陸七這一刀能夠同時要了他兩個人的性命。幸是柳夢龍急忙忍着傷疼，就坐在瓦上與他刀劍相觸，同時陶鳳

兒也勉強的拚命，打去了一鏢，當時就響「啵啵」的一聲，陸七中了鏢，摔下房去了。陶鳳兒就爬在屋瓦上，由鏢當中連續的掬鏢，連續的向房下打去，一連打傷了好幾個人，她也不知打的全是誰，只聽那耿二員外在下而暴躁的喊罵說：「跟我學會的鏢，竟敢打我的人？好丫頭，我非得要你的命不可！我可不念舊情了！」說着他又奔鏢往房上來打，但柳夢龍趕緊拉着陶鳳兒就爬到了後房簷，耿二員外可是不會上房，會上房的陸七已死，歐陽錦龍身負重傷，雉兒還得保護着，他也不敢追到上房來，這才，使得柳夢龍能夠拉着抱着鳳兒，由後房簷爬到了牆上，然後柳夢龍抱着她一躍而下，這才算到了莊院之外，他只覺得兩臂雙手全都沾着發黏的血，鳳兒就像一隻死了的鳥似的，伏在他受傷的肩上了，他的傷處雖疼，但還不如心疼他走路一癢一點的，而月色茫茫，曠野遼遠，他不知應當守着鳳兒往何處去，這時，幸虧中霸天手下的夥計兩個，牽着馬來了，原來剛才他們在大門外，也跟那些鏢頭亂殺了一陣，中霸天鎮山豹就在那時候死了，只賸下他們兩個牽着馬藏在後牆那邊，幸虧那些鏢頭們都進院裏幫助打架去了，還沒有搜着他們。他們不急急逃走的原因，就是想等着亂過之後，他們好去找中霸天的屍身，還有他們的幾個夥伴，也不知道都是死了，還是跑了，他們更不知道「陶姑娘」怎麼樣了。現在才知道，連柳夢龍帶陶姑娘都受了傷。當下，柳夢龍向他們要了一匹馬，說：「現在咱們一起走吧！快此離開這兒，別的事，日後再想辦法！快先找個地方叫陶姑娘歇歇，因為她受的鏢傷很重，我倒是不緊。」於是，他抱着陶鳳兒騎上了一匹馬，中霸天這兩個夥計一個騎馬，一

個就跑着在後跟隨，他們一直向西跑去，再回頭去看，恍惚見那莊裏，已出來了十多個人，向四下尋找追趕，但是柳夢龍等人，已經愈跑愈遠，就算是已經脫出了危難。

現在的月色更爲蒼茫愁黯，曠野吹來陣陣寒風，柳夢龍一手揪住馬韁，一手抱住宛轉呻吟的陶鳳兒——這是一隻受了傷的鳳，時時在滴着血；柳夢龍不敢再快走了，因爲從耿二員外手中奪來的那口寶劍，此時還在他的腰帶上倒插着，要是一不小心，也足夠將鳳兒碰傷，那時可真不得了。他却也磨不出手來，更緩不過來酸痛的胳膊，同時他的肩頭膀間，鏢傷也不算輕，一陣陣的痛得也幾乎發暈，然而這還沒有他此時的心痛，他痛惜的是鳳兒原來是這麼一個清清白白的人，真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我却多疑心，太「渾蛋！」我害了這多情，俠烈，聰明，薄命的美人！

停了停馬，就問說：「咱們那刀劍藥呢，現在身邊還有嗎？」連問了兩聲，鳳兒才一面呻吟着，一面斷斷續續的作答，她說：「都叫我媽拿走啦，給了薛大朋一些，不是在你那包袱裏，還有一包嗎？」柳夢龍皺眉說：「那隻包袱，我也沒拿出來，現在自然也不能夠立刻就回去取。可是，你的傷勢着怎麼樣呢？要緊不要緊呢？」陶鳳兒又不住的呻吟着，她說的聲音是益爲微弱，說：「不大要緊！……」柳夢龍的心中，就像是被劍刺着，被刀割着的一般的疼，知道鳳兒是故意說這話，免得令他着急。但是她傷勢之重，由她說話和呻吟的微細，悽慘，也可以看得出來。柳夢龍就不住的長長的歎氣，這時，中霸天的兩個夥計全都趕上來了，說：「快找個地方，叫陶姑娘歇一歇去吧？」柳夢

龍開說：「你們說是上那裏去才好？」兩個夥計都說：「只好上段家堡去吧！我們都是從那兒來的，那兒離着還近些！」柳夢龍點了點頭，於是，就叫這騎馬的夥計在前面領着路，他在後面慢慢的跟着走，他一點也不敢快走，因為快走，馬必顛動，傷勢沉重的陶鳳兒必定受不了，現在覺着她的血，還不住的涔涔的直往自己的臂上淌，她千萬可不要就這樣的死了，她是不應當死的，「咳！……」當下柳夢龍就不禁仰望着蒼天冷月，行一會，住一會，他的淚也流個不休。

好容易才走到了段家堡，這時月向西墮天色已將發曉。段家堡那個土崗。在濃霧籠罩之中像是一座古代的陵墓，四下裏一個人也沒有。來到那狹陡的「台階」前，這可就麻煩了。先下了馬，請那兩個夥計幫助，連柳夢龍一共是三個人，將陶鳳兒抬着，抱着，柳夢龍並時時囑咐着：「輕一點，千萬可輕一點！」這樣費了半天的時間，才把陶鳳兒給抬了上去。這裏樹木蕭蕭，門垣寂靜，已無復是第一次柳夢龍來這裏搏鬥之時那樣雄偉森嚴的氣象了。幸是這裏還留着個聽門的，把那鐵柵欄開了，讓他們進去。他們又抬着陶鳳兒，進大門，進二門，進三門，倒都沒有一個人攔阻。昔日的那些如虎似狼的人，大概也都是因為避了陶鳳兒的命，給打發散了，所以落得這般淒清。——陶鳳兒勇於改過，辦事情有決斷，使一般多年爲盜的悍惡的人，對她莫不聽從而且敬服，——實在更是難得的！

現在鳳兒被人抬到了此地，可是她還有餘威，這裏還留着四五個人，本來都已經睡着了，被人叫起，立時就趕忙的前來照拂他們的「陶姑娘」——就彷彿對待他們的恩人似的，趕緊請陶鳳兒到一間



大屋子裏，這裏有舒適的牀褥。他們忙着去升火，——因為怕陶姑娘嫌屋裏冷；有的去叫他們的「老爺」上霸天給找藥。此時屋中已點上了兩枝蠟燭，和一盞油燈，柳夢龍一癩一點的，手托着油燈，到床邊先細看鳳兒的傷勢，只見鳳兒的模樣兒，還是那樣的美麗，可是手帕已經丟失了，頭髮有些凌亂。她的小眼睛緊緊的閉着，睫毛上掛着瑩瑩的淚珠，她好像是已經昏暈過去了，胸前偏着左邊，和右邊的肩膀上，却各有一處鏢傷，血已在衣服上凝結，成了一塊一塊的；別處，——她至今尚在掛着的鏢囊上，也都沾着鮮血。柳夢龍就輕輕的摸了摸她的手，覺着倒還溫暖，這才算是稍微的放了一點心，同時也覺出自己的傷來了，是右肩一處，左膀一處，疼自然是很疼了，可是他咬着牙，還能夠忍。旁邊的「夥計」說：「柳老爺你也躺一躺吧？」他却搖頭，表示自己的傷並不算回事，他只是望着陶鳳兒，不住的皺眉和歎氣，恨不得把她身上兩處鏢傷，也都挪到自己的身上來，因為那也能受，最難受的是眼望着這絕世的風塵美人自己才娶的嬌妻，就已奄奄的垂死！

待了一會，上霸天青毛吼段成恭，扶着一根拐杖，拿着一包藥，就來了。——他們原是仇人，上霸天幾乎捧成了殘廢，是因為柳夢龍所救。現在柳夢龍都覺着很不好意思，恨不得先向他道一個歉，但上霸天對過去的事到都沒有提。他只是說：「這刀創藥，本來是他們的，因為我摔傷才跟她們討了一包，幸虧我沒用完，你快給她上上吧！」柳夢龍趕緊就將這藥用水調和了一茶盞，正是：他想：「那兒能夠找得一塊柔軟的絨呢？」在這倉卒之間，他知道是無法找着的，就摸了摸身邊，倒還帶着那

塊紫綢子的手絹，於是，他就用這個蘸着藥，給鳳兒的傷處去敷，因為也得解開她一點衣裳，所以上霸天跟他的夥計們，就都迴避着走出屋去了。

鳳兒，此時又微微的睜開了眼睛，看着柳夢龍，悽慘的，嫣然的，微微一笑，細的聲音：「你可別着急啊！……」柳夢龍簌簌落下眼淚；她却又閉上了雙眼，任憑柳夢龍在她那血色染遍的肩頭及胸部，敷那個藥，她忍着疼，故意的不呻吟，只惺忪着眼睛，帶笑說：「我不能夠死！……」這個「死」字，如一把利刃，突然的扎住柳夢龍的心。鳳兒又搖頭說：「我知道我不能夠死，這點傷我也應當受，受點痛若好贖我早先的驕傲，胡塗。也替我的爸爸媽媽贖罪，誰叫我們當初認識耿家呢？……」她微微的嘆息了一聲，緩緩氣又說：「這藥也是當初我爸爸從海賊的手裏得來的，得了好幾大包，可見他雖然是個大官，可是跟海賊有往來，也有仇恨。耿家——他們那兩個兒子——也伯父，也作過道台，他那個人也不好，他跟我的爸爸是彼此恨，彼此怕的。咳！我不能說了！總之，我的父母全都有罪過，我從小時好了，我自己也還有主意，……如今我，就是被姓……」

。……」又說：「你也都明白啦！我就盼着……」

子，小妹妹，別太跟我較真兒……」柳夢

！……」鳳兒又悽悽慘慘的說：「本

由小兒，就彷彿在十八層地獄裏長大。

「柳夢龍說：「我也不好！」鳳兒却宛

、跟人家平常的年輕的夫妻一個樣，將來我們

一定有很多快樂，你安心的，暫時養一養傷，就是了。

柳夢龍把藥在她的傷處敷了很多，並用被給她輕輕的

處也上了點藥。這時候，上竊天才又進屋裏，只見他也滿面是淚，

死耗。

柳夢龍反倒安慰他，說：「爲我們的事，想不到你們兄弟，竟落到這樣的慘！」上竊天嘆了口氣，說：「這能夠埋怨誰呢？走江湖的大概都得落這麼個結果！」他又說：「柳兄弟你也知道，我青毛吼，跟趙山豹，白眉老魔，我們這三竊天，本來都是無惡不作的人，要死早就應當死了。可是我們因爲都年紀大些了，世故經得多些了，漸漸知道各人自己的不對，願意洗手，只是一來因爲空走了幾年江湖，下頭實在沒贖下錢，花費又大，不幹多事，就沒飯吃；二來圍着我們吃飯的夥計也不少，我們想不幹，他們也不答應，倘若翻了臉，還許跟我們爲仇，所以就弄得騎虎難下。這麼混了幾年，在前年才遇見陶姑娘，那時陶老太太還在耿家住着，沒有出來，陶姑娘一人私自北上，爲的是給她母女先鋪下一條平安的道路。那時，我們也不知道她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你就想吧，路上忽然來了一個

騎着馬的，穿着一身紫的，頭上還帶着絨鳳冠，年紀輕，長得又標緻，我們看見了還能夠放她走嗎？所以——說話應當叫你給我一刀，——除了自留老魔，我們那個老兄弟，他是好財不好色，我跟中緝天鎮山豹爺都沒懷着好心，爲這事，我們兩人差點還沒傷了交情。可是這時候還沒跟陶姑娘動手呢，乃至一動手，——大概你也知道，我就不必多說了，我們真像是一羣小妖兒，遇見了天神女。鬼，遇見了個女鍾馗，蟬蟆精遇見了個女張天師，她的刀好像斬妖劍，她的鏢就如降魔杵。我們三個霸天，跟那些個夥計們，簡直都一點辦法沒有，她那時候要是狠點心，早就把我們全都殺光了，可是她對待我們很慈善，善得意又像是觀看老母，教我們知道了些人情天理，還幫助我們解去了許多難處，這才使得我們服了她。她由此又回往襄陽，直到去年春天，她才又由襄陽出來，就帶出來她的老太太，還帶出價值萬千的金銀財寶，她分了我們一些，叫我們各置田產，別再幹壞事，所以我們三個人早就都洗了手了，要不是那劉主事，乃是我們的大仇，誰能去劫他？」

柳夢龍點頭說：「差不多我已全知道了。」可是上竊天還要跟他絮絮煩煩的說，並說：「你也在牀邊聽一聽吧！我看你受的鏢傷也不輕，我們早就都知道那耿二員外厲害，連陶姑娘都怕他，都跟怕老虎一樣，不然何至於跟我們這些交結？——她交我們，全爲的是我們人多，勢衆，地方熟，到耿二員外來找她的時候，我們可以幫助她抵擋，我們手下那些夥計，她不許去幹壞事，可也不讓走，她供給白吃飯，就供了這麼一年多。最近，要不是你來了，你又走了去學鏢，她把什麼什麼都托靠你了，

她不怕了，她這才叫我們把那些個不老實的夥計都打發走，可還留下這幾個，說是將來在磁州開鏢店，旗子上繡紫鳳凰，算是紫鳳鏢，作規矩買賣……」柳夢龍一聽，覺着陶鳳兒倒真是頗有打算的，而所打算的事又都極可愛。就看了床上的鳳兒一眼，心裏像唸佛一般的禱盼着她的傷千萬要快一些好。此時上霸天又說：「這些話現在我提着也沒心腸了，因為我們老二，老三，都已竟叫姓耿的打死！耿二員外——他媽的！我知道他名什麼鏢小呂布，可是我還沒見過他。他難道是三頭六臂？他比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還有本事？他的鏢，難道就是廣成子的翻天印……」柳夢龍一聽，這上霸天把「封神榜」開書上的那些荒唐人物倒都記得很熟，他的樣子倒是很滑稽的，可是這時真沒法子笑出來了，心裏結着個痛苦的大疙疸，連這些話，聽着全不耐煩，可又不能不讓上霸天往下去敘說，上霸天又說：「陶姑娘，其實她的本事也未見得比那耿二員外低多少，可是她已被嚇怕了，一提起耿二員外，她就彷彿耗子見了狸貓，本事先減去了很多。其實要是真跟他拚起來，也未必就鬥不過他！」柳夢龍却嘆息着說：「這就是因為那暗器，耿秉榮的鏢打得實在準確，——若憑真正的武藝他不行呢！」上霸天又說：「現在可還得提防着！由磁州到河南這條路上，一年來，沒人不知這紫鳳女陶鳳兒的，也沒人不知道我們三霸天住在那兒的，他們既能找到下霸天那裏，也自然能找到我這裏。」

聽了上霸天的這話，柳夢龍就不禁愁煩了半天，本來，昨夜的一場爭戰，耿二員外算是佔了上風，他沒受一點傷，雖說那悍勇的陸七，和他的膀臂歐陽錦，大概都已經沒有了命，可是他還有個孀兒

，還有那不少的汝南一帶的鏢頭，全聽他的支使。假使陶鳳兒要在這些地方不出名，現在隱在偏僻鄉，小戶人家去養息，三個月五個月也許不致於被他們找到。現在却不行，陶鳳兒從前年出來的時候，打服了三霸天，同時也弄得這條路上，甚至於車夫，店家，都知道紫鳳女，她藏在什麼地方也是不行了，何況在這兒？說不定霎時之間，那耿秉榮又能夠捧着飛鏢找來。鳳兒現今是已經半死了，我又已受了兩處的鏢傷，上霸天和他手下的幾個夥計，更有什麼用，難道等他來了，我們就眼睜睜的吃虧？或真真要死在他的飛鏢之下？……這樣一想，他不由得更着急起來。上霸天也慌張的叫他夥計去關大門，關二門並緊閉三門，然後都拿着刀防備着。此時，陶鳳兒又呻吟着叫着說：「來！你上我這兒來！」柳夢龍趕緊一癢一點的走到她的床邊，輕聲的問說：「你有什麼事？」陶鳳兒却拉着他的手，殷勤的問說：「你受的傷重嗎？」說着話，睜開了眼睛瞧着他。柳夢龍却搖頭說：「不重！我並不覺着怎麼樣，實在說，比你上一回打我的那一鏢，差得太多了。耿秉榮的鏢法並不怎麼樣。一鳳兒微微嘆息的說：「別再提他啦！我如今受了鏢傷，也算是報應，因為我一個女人家，當初何必要學它？何不安安分分的跟別的女人一樣？」柳夢龍說：「這也不怪你，這總是你的遭遇太不幸了！」鳳兒微微的搖頭說：「也不是！我也有許多的不好，當初我學會了鏢，也非常之驕傲，前年，我往北方來，因為想學闖名聲，叫三霸天他們全怕我，全都得聽我的指使，我就不免也狠一些，我用鏢打死打傷過他們二三十人。現在我也受傷快死了，我想這也不屈！」柳夢龍說：咳！你不要再想這些個了！你

就安心的將這傷養好，以後就按你所說的，我們都作規矩的人！」鳳兒默然了一會，忽又問說：「你能夠現在騎馬趕到磁州，把我媽或是我舅父請來了嗎？」柳夢龍一陣愕然，問說：「爲什麼事呢？不會等你的傷略好一些時，咱們就一同到那裏去嗎？」陶鳳兒聲音微弱的說：「不是！我是要叫他們來，有幾句要緊的話，想告訴他們……」

聽了鳳兒的話，柳夢龍的心，就彷彿被刀深深刺着一個樣，因爲，鳳兒要把她的媽找來，就像是「遺言」似的，就像是已經自己覺着不久於人世了，這叫人多麼痛心呀！當下，柳夢龍眼淚又不住的汪汪的往外來滾。鳳兒微睜開了眼睛看着他，似笑的說：「你可難過什麼呀？」柳夢龍跺腳說：「我爲什麼難過？都是我自己把事情弄錯了！當初我應當叫你跟着老太太和舅舅，一塊兒走去！」鳳兒呻吟着說「這倒也不用着後悔啦，因爲我早也知道，走是白費事，反正也走不開，你沒看見耿秉榮的勢派有多麼大嗎？他的鏢打得的多麼準嗎？他反正是沒別的事，安下了心想找我，我走到那兒，他也能追到那兒？」柳夢龍說：「就是！咱們在這兒，也不算就躲開了他，說不定我才一走，他就許又來了，所且不如索性你安心講養兩天，傷好點，咱們上磁州去……」鳳兒反問說：「那麼，要是沒等到我傷好一點，他就又來了呢？」柳夢龍說：「那有我在這兒，究竟好一點。鳳兒却歎息着說：「咳！好什麼？……」她實在沒有氣力往下再說了，就閉上了眼睛休息了一會，然後，又微聲力弱的說：「我猜得到，耿秉榮要是知道我沒有死，他一定還得來他不把我逼死，他是不甘心的！」

「柳夢龍忿忿的說：『憑什麼就容許他逼了？他就是不來，我也還要找他去！他與你們的恩，仇，是，非，都且不論；我是早晚得跟他拚一個生死！』鳳兒閉着眼睛沒再言語，上竊天在旁邊連連的向柳夢龍擺手，但柳夢龍的怒潮不止，又說：『我也知道你的心？你是想把我支開……』」鳳兒忽又睜開了眼睛急問說：『我支開你幹嗎？』柳夢龍說：『你也是一種好意，我怕我再遭耿秉榮的暗算，所以你料定半天內他仍能夠找來，所以你先叫我走，你却一人在這兒等着他將你氣死或害死！』鳳兒又悽慘的笑了，說：『這是那兒的事？我可真沒有這樣想。我告訴你，我到了現在，我才真不怕他啦！別看我傷得這樣子，他要是真來了，我還真能夠掙扎着，拿鏢去打他！』柳夢龍說：『既然這樣，咱們不必在說別的話了，且在這兒安心的調養，耿秉榮來了咱們就跟他拚個生死；他若不來，咱們再一同往磁州，去告老太太。』鳳兒闔上了眼睛，不再言語了。柳夢龍却暗暗對上竊天說：『你派一兩個人去打聽耿二員外的動靜。』上竊天悄悄的回答說：『已經派人去了。』

於是柳夢龍就在這裏調護着鳳兒，並也調護着他自己。上竊天在這裏也有家眷，男女僕全有，他派了兩個女僕，來這裏幫着服侍。

鏢傷雖重，究竟還與刀砍劍戮的那種重傷不同，這個傷的傷口都不太深，而且所打的並非致命之處。只是，柳夢龍與陶鳳兒，燕爾新婚，竟然遭此難，雖說是誤會全銷，感情益篤，但二人的心，却都已受了殘酷的推毀，沒有一點快樂了。



耿秉榮還就離着這兒不遠，隨時都有牽到的可能，此時，最着急的就是上霸天，他不但命人嚴守住了三道大門，並派人時時去往那邊探聽，得到了耿秉榮在那邊的舉止情形，立刻就飛馬前來報告。

那邊本來有個小鎮，鎮上都是他們的熟人，而下霸天白眉老魔的莊院——即出事的那地方，距離那鎮，本來甚近，很容易打聽的，所以當日晚間，就有人回來報告着，說：「耿二員外那些個人，連馬匹昨夜就全都宿在那莊裏，他們把白眉老魔的家，當作了他們的家，耿秉榮多半還是就在那新房裏睡的覺，鎮上的棺材現在都被他們買去了，把他的那妾——就是被他親手打死的那鸞大姐，——和姓陸的姓歐陽的等人都入了殮，連白眉老魔，他們也發給了一口棺材；中霸天的屍身，是被那鎮上開店的人給領了去，現在也要在棺材裏了。」又說：「縣衙門的人，今天也去了，可是那耿秉榮，說這是私仇，又說那莊院是他的錢蓋的，衙門的人也弄不清楚這件事情，更因為耿秉榮的勢派很大說他有個胞兒，在京裏作官，跟着他的那些人也是各處的鏢頭，因此縣衙門的人就也沒把他們帶走；現在他們還都在那兒了，可不知將要作什麼打算……」這些話，上霸天青毛粗聽了，才草略略的放下心，褲帶也願意暫時他們就在那裏，別管作什麼；而自己與陶鳳兒就在這裏調養。他又給陶鳳兒的傷處敷了些藥，看着還不致有什麼性命之虞，他心中也稍為安慰，只懸着能夠在此安居幾日，——這刀劍藥是有效驗的，鳳兒的傷如能夠再好一點，那時再離這裏；至於耿秉榮，此番以後，雙方冤惡是能由此解開，或是結得更深了，現在全都不能夠預想。他眼望着陶鳳兒，緊蹙着眉，暗自歎息。只見陶鳳兒面

兩着隻小眼睛，微微喘着氣，神情是十分的恬靜。燈火點上了窗外，仍然有月光，鴉鵲無聲，四週寂然，但是待了不大的時候，忽又有人來報告信息，這時前面的人又慌亂起來了，人雖不多，可都緊急的呼喊，說：「快來了！趕緊預備着吧！……你去開大門……我去看着三門……」上霸天青毛氈拄着拐杖，踉踉跄跄的又進了屋，他急的不得了，說：「真的來了！耿秉榮現已帶着那些人往這兒來了，說話就要來到！柳兄弟，你想到底怎麼辦呀？我這兒雖說還有幾個人，可是他們的本事都不行，咱們的身上又都有傷啊！……」柳夢龍聽了不由得十分興奮，怒火燃燒着全身，冷笑着說：「不要緊他來了正好，若不拚出個死活，永遠是沒有完！」說着，就又把那口寶劍拿在手裏，又向上霸天說：「你不用怕。」上霸天青毛氈却長歎着，說：「怕倒是不怕！柳兄弟！不是我抱怨你，要不是那次你跟我交手，把我摔成了這個樣子，我現在的腰腿要能跟原先是一樣，嘿！我真——不但怕，還願意他耿秉榮前來，——叫他認識認識：現在可不行，我真跟個殘廢差不多了！……」又說：「我也不是抱怨陶姑娘，陶姑娘要不叫我們把手下的人打發走了，現在還勢大得多，怕他們幹什麼！」這時，忽然陶鳳兒瞪起了兩眼，怒聲說：「你抱怨什麼？現在你們這些人可以全走開！誰也不要來管。把大門，二門，三門，全敞開，叫那姓耿的來吧！……」柳夢龍擺手說：「你剛好一些，不要再生氣，也用不着着急，這事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陶鳳兒說：「你說得對，若不拚出個死活來，永遠是沒有完。待會兒他要來了，還是讓我夫見他！」柳夢龍故做鎮定的說：「不要緊，你儘可

照舊的安心養着傷，我既沒有騙下，手又有寶劍，一個耿秉榮難道我還抵不過？那些鏢頭我看也是跟着他瞎湊熱鬧，既沒有什麼本領特出的人，也不是願意幫他拚命……」說着，又向上霸王說：「到時你也不要上手，你只叫你手下的幾個人，都沈住點氣，千萬不要驚慌，」這時上霸王青毛猿是一聲兒也不敢言語了。

柳夢龍提劍走出了屋，又見月色澹澹，跟在下霸王莊院裏的時候，景况無異，只是現在沒有心裏的那些疑團了，可是事情已愈危急，因為耿秉榮的鏢真令人難防，鳳兒如若再受他一鏢，那可一定完了。所以今天，無論怎樣也不能叫鳳兒再跟他見面，我先得去迎上他！當時，柳夢龍就令上霸王手下的兩個人，在這院裏防守，他提着寶劍向外走去，出了三門，二門，直到了大門，只見門雖都能夠緊緊的關閉，可是看門的人太少了，自己這裏的勢太孤了，也難怪上霸王要抱怨的。可是又想：陶鳳兒不顧利害，將那些賊夥全都打發走了，原是表示她就要跟我結婚，從此安分守己，才那樣做的，是很可欽敬的，爲此而被禍，真更令人痛惜，她真是一個可愛的女子！今天這最後的一關，我如將耿秉榮播走。或打死便罷；倘若不然，我也決定以一死，報答於她；這樣想着，心裏不由得更十分難過，站在大門外，向下去看，只見那條狹窄的石階，被樹影遮着，由樹枝上漏下來的月光，鋪在地面，縱錯斑駁。時時的滾動，石階之下。却是一遍月色蒼茫的曠野，什麼東西也沒有，就像一遍大海似的。柳夢龍站立了一會，覺得胯骨疼痛，但心却十分的急躁，就想：我要是等着耿秉榮他們再來，那豈不

太傻了！昨天，還不就是因爲那樣，才吃了虧？現在我應當趕緊迎上他們去，至不濟，也得跟耿秉榮同對死亡，決不能叫他又到這兒來！於是柳夢龍就將心一橫，精神陡然振起百倍，回首向大門裏喊道：「來！把我的馬牽出來！」裏面守大門的只有三個人，柳夢龍出來之後，他們早就把大門閉得嚴嚴緊緊，聽外面這一說話，他們還驚慌着直問：「是誰？是誰？」柳夢龍又大聲的重新說了一遍，叫他們快給備馬，裏面才答應着，並叫他等一等，這裏面現有的馬，恐怕比人還多，所以待了不大的工夫，門就開了一扇，放出來了一匹鞍韉全備好的白馬，並隔着門，將一隻皮鞭子遞給了柳夢龍，大門隨着又緊緊的閉上了。柳夢龍見門裏的人這樣的謹慎，這倒還略略的叫人心，於是他就將這匹馬揪住，忍着膀骨的疼痛，騎上了去，馬不敢向下走，還用力的扭脖頸，要往那大門上去撞，柳夢龍却狠狠的勒過來馬頭，「吧吧」狠抽了幾鞭子，這匹馬就三鼠兩跳，跑下了這高坡，如同瘋了似的「得得得」往東一陣飛跑，踏得塵土飛揚，月光紊亂，柳夢龍的朔骨疼得已經失了知覺用盡了全力勒住了馬，馬還在亂跳，——他的這匹馬全身是純白色的，在月光，除了地面上亂轉的這個影子，要想從對面看得清楚，簡直不大容易。這匹馬的性情又真劣，柳夢龍的手稍微一緩，韁一鬆，牠當時就向東飛馳，走出約有三里多地，就看見眼前有一條烏龍似的東西，蜿蜒的蠢蠢的來了，這就是一大隊馬，柳夢龍看見了，立刻便故意放馬過去，霎時之間，只聽得「忽喇」的一聲，他幾乎跟對面來的這些匹馬撞在一起，幸虧對面已有了準備，向四下裏一散開，就讓他這匹馬衝過去了。但是這裏的耿二員外已經掬

出鏢來，揚手打去，立時，那性劣的一匹馬，便即中鏢而蹶倒，整個把柳夢龍翻下，柳夢龍趁勢一跳，就跳到了道旁，腿一軟，身子剛要倒，又咬住了牙，努力的站住，橫劍怒喊道：「耿柔柔！你不要往那邊去，我正要迎你來，拚一個生死！……」這些人又齊都亮出了閃閃逼人的刀劍，高舉着，刃向前進，馬也一齊來逼，那耿二員外却又連聲大喊着：「不可！不可！這是柳夢龍，他是條好漢子，這樣叫他死了，顯着咱們做事不光明，反正，我叫他死，他立時就得死。」柳夢龍却冷笑着說：「若怕死還不能迎你來，我死也非得叫你陪上。來！無論是刀，是劍，或是你的鏢，儘管來着我柳某來吧！……」他反舞起寶劍，「噠噠」，將三四個人手中的鋼刀全都削折斬斷，耿二員外仍然叫他手下的人都住手，這時羣馬才都閃開，「得得得」的蹄盪土揚擺了一個長圈子，好像是陣勢，就將柳夢龍困在當中，柳夢龍却毫無畏懼，仰起臉來籍月光細看，就見十步之遠就是那耿二員外，持着鏢坐在馬上，旁邊有那雉兒，也騎馬保護着他。

耿員外的樣子並不太生氣，只說：「柳夢龍！你這是鬧什麼？在襄陽的時候咱們原是好朋友！」柳夢龍怒斥說：「胡說！誰跟你是朋友？慢說你對於我的妻子那樣的欺辱，就是沒有那些事，爲你過去的種種兇橫行爲，我也得殺了你！」

耿二員外說：「我也不怕死，只是我還得見鳳兒的一面……」

柳夢龍舉劍跳起說：「不行！你快用鏢來打我吧！但你要知道，你再發，也決不能將我打死，我

却還夠負着傷！——要你的命！」

耿二員，馬向後退了幾步，雉兒却手持鋼刀，連人帶馬擋在他的前面，護住了他，瞪眼看着柳夢龍，却不發一語。

耿二員外說：「我們真不以如此，有話儘可好說，歐陽錦跟隨我多年，陸七是給我來的，他們也都跟你沒有什麼仇恨，但可憐他們都慘死了，爲什麼呢？就爲的是我跟陶鳳兒，連你都是無辜！……」

柳夢龍忿然說：「你不要說這話！」

耿二員外却說：「這是真的！你跟她雖是夫妻，可是你們相識了才有幾天，我却是跟她在一塊長大的，親近有如兄妹，……」說到這話，他竟哭了，肥胖的身體幾乎由馬上隨下來，拿他穿鬥斗蓬不住擦着眼淚，悲切切的說：「我知道昨天我因一時性急，將她用鏢打傷了，可是我想她一定還沒死死，所以我還得去看她，只向她再說兩句話，然後，我就走，永遠也不接你們，或是任憑你將我殺死，我也決不還手，你若是不相信，你看……」說着話將手裏的鏢拔在地下，並將身上帶的鏢囊也解下拔地下了，拍拍手說：「我身邊寸鐵皆無，他們這些人，一個也不叫跟着我去，只咱們兩人走出三五步以外，你柳夢龍若想掄劍殺我，那也隨你的便！」

柳夢龍這倒真覺着作難了，因爲想不到耿秉榮現在竟是這樣的態度慷慨，我若是依然執拗着不許

他去見陶鳳兒，那倒顯出我大量小心狹，不是好漢。再說，現在他們的人多，真若是一齊來上手，我實在要吃虧的。不若就叫他去，反正他現在仍然迷着心竅了，還抱着片面的癡心妄想，索性叫他再去看看，他口陶鳳兒跟我的真心摯意，他也就明白了，也就打斷了他的迷夢，——這是說叫他活的話，他如若仍是像昨晚那般的兇橫，我就也不必管他身邊藏着鏢沒有，就跟他肉搏，那時再拚個生死。於是就冷笑着說：「其實叫你去看看也可以，不過我什麼時候叫你走開，你就得什麼時候立時離開那裏才行！」

耿二員外點頭說：「那是自然！因為那上霸天住的段家堡，就是你們的家，我去了不過是個客，陶鳳兒是你的女人，我去了，也不過是因為舊日的一點恩同兄妹之情！」

柳夢龍就說：「少說廢話——走！」

於是，耿秉榮命那些鏢頭們讓了一匹馬給柳夢龍騎着——這是因為柳夢龍剛才騎來的那匹白馬，受了鏢傷，臥在地下大概是起不來了。——耿秉榮再向那些鏢頭囑咐着說：「我要回着這位柳兒去走一輪，你們眾位可以在此稍候，若是月亮走到當中——向西偏下一些的時候，我若還沒有回來，你們就必在這裏等着了，可以仍然回到白眉老鷹之處，將歐陽錦等人的棺材運回，我家裏的人對你自有一番謝意！」

這些鏢頭裏就有人忿忿的說：「耿二員外！你可不要上了他的當，你空手跟着他，走不到那兒你

就得吃虧還是我們跟着你去吧？」

耿二員外却發怒說：「誰要是跟着我去，我可就跟你翻臉，我叫你們來，原是先講好了價錢的，你們做的是買賣，是我雇的，就得都聽我的話！……」雉兒擦馬上前來，說：「我跟着去吧？」耿二員外却劈頭就是一皮鞭，將雉兒的頭髮立時打散了，他怒斥說：「退後！你要敢跟隨一步？那鷓兒怎麼死的，我也立時叫你怎樣死！」雉兒却一聲也不敢言語，披散着頭髮，急忙將馬向後去退，柳夢龍看着都覺着有些下不去，因為這瘦小而勇悍的雉兒，對他太是忠心，他却一點情理也沒有，這傢伙實在兇惡，別看他現在態度慷慨，他不定懷裏揣着什麼惡意。此時，耿二員外就毫無顧慮的說道：「走吧！……」於是他的馬在前，柳夢龍的馬在後，踏着月色，又一直向西，柳夢龍回首看看，那些人馬倒是沒有跟着前來，他很有心在這時候就趕上前去一劍，就將耿二員外戮死，他自己已經打算着這樣做了，當時就挺劍追上前去，耿二員外却疾忙的回首，看見他的手持着的寶劍，就歎了口氣，說：「我本來得了這口寶劍，很是喜歡，那時你又到襄陽去了，我更為高興，我偏想憑着這口寶劍，持在我手，再有你這樣武藝高強的人幫助我，必定能夠把三霸天全都打敗，得回來陶鳳兒——你可不要又生氣——我原來真是這樣想的，鳳兒若跟我回去，我下點耐心，一定能使她跟我成為夫婦，以後我有嬌妻，寶劍，又有好友，我一生已足，再給我什麼我也不要了，想不到啊！……」他又長長的歎氣說：「三霸天倒是徒有其名，一點也護庇不了陶鳳兒，可是你這個朋友原來是假時，你才是護庇着鳳



兒的人，並且跟她還結成了夫妻，把寶劍也奪了過去，我還有什麼辦法，只好都聽憑歸於你吧！」

柳夢龍此時倒有些不忍得將他戮死了，就說：「你既是明白了，我也不爲己甚，你現在就可以走吧，回去你應當改悔前非，你是一個世家子弟，應當好好的致力你的前程。」

耿二員外慘笑着說：「我連命都不要了，還要什麼前程？」

柳夢龍說：「這口寶劍你也可以拿走，只是你那鏢，嗣後不可再胡亂的傷人。」

耿二員外又搖頭，說：「寶劍我也不要，連我家裏的家私，全都送給你跟陶鳳兒也行！我還要什麼？沒有了陶鳳兒，我什麼都沒有了，這兩年還有個鶯兒，解去我一些愁煩，可是也被我用鏢打死了！……」說到這裏，他更不住汪然流涕，大哭着說：「不用勸我，我也一輩子不再打鏢了，我現在只去看看我用鏢把鳳兒傷得重不重，她嫁了你不要緊，她別永遠恨我，早先總有過一個時候確實是恩同兄妹！……」

柳夢龍真覺着發愁了，耿二員外怎麼竟會是這樣的一個人呀，可真叫人難辦！

耿二員外一邊哭着，一邊向前去走，走了會，他就直問說：「在那兒？在那兒？可別走錯了路！」所以，柳夢龍就攆馬越過了他，在前領着路去，又走了些時，就到了「段家堡」的山坡之下。

這裏，寂靜淒涼得真像是一座古墳，尤其月光照着耿二員外那一張慘白的，臃腫的，死人一般的臉，跟他那些鼻涕眼淚，真難看。柳夢龍也實在疲倦極了，這條膀骨受了傷的腿，簡直跟沒長在自己

的身上——樣，這時候要叫他跟耿二員外拚殺一陣，他也實在沒那力氣了，所以，他也很是心灰意懶，將馬繫在一棵樹上，耿二員外仰面向這座高崗看了看，問說：「就在這上面嗎？」柳夢龍點點頭，並說：「馬要是往上去牽，那太費事了，不如你自己將馬繫在這棵樹上吧？」耿二員外却搖了搖頭，他既不言語，也不去繫馬。下了馬把韁繩鬆了手，就什麼也不管了，彷彿他的馬是否能夠跑運了，而致找不着，他是一點也不顧慮。只是精神頹喪，連步都懶邁，柳夢龍沿着向前去的道路，就催促着說：「往上去走吧！你在前面走！耿二員外又歎了口氣，遂就慢慢的邁步向上去走，一級一級的，本來這山坡既高，路面又窄，他的衣裳長，身體又肥，向上走真難，吁吁喘，又「曖曖」的歎氣，走一會兒，就要站住歇半天。

柳夢龍也是一條腿是個跛，往上走，非常覺着痛苦。同時他又覺着耿二員外也甚可憐，以他在家裏時的那樣養尊處優，走三步全都得有侍妾攙扶，如今竟落到這步田地，也夠淒涼的了。所以，柳夢龍有時竟想攙他一把，更有時想把他推得滾下去摔死，心裏就這樣矛盾的想着，終於是雖然不屑於去攙着他，可也不願用惡劣的手段，去摔死他。

好不容易才走上了崗上，耿二員外籍月光一看，就不禁驚訝，說：「啊呀！在這山上竟還有這樣大的一遍房屋？」柳夢龍也不理他，就先上前叫門，裏面的人向外問明白了，才把門開了，開的這道門縫太窄，耿二員外側着身子才算擠進去，柳夢龍隨着進來，遂又令人將大門掩嚴，並且鎖上，囑咐

着說：「無論外面有誰來叫門，或是裏面有人向外走，全都不許給開！」三個看守大門的人一齊答應，並且全驚訝着望着耿二員外。進二道門，進三道門，也都是如此，耿二員外實在已成了幾中之驚，但他也不慌，只問說：「鳳兒呢——你的夫人呢？她現在那裏了？」柳夢龍忿然的說：「你不能就隨便進屋，——就站在這兒等着吧！」他命站在院中的那兩個「夥計」，持刀看着耿二員外，說是：「只要他敢動一動，你們就自管下手殺他！」兩個夥計全都高聲答應着，耿二員外却也讓着說：「柳兒！你可千萬快一些出來招呼我！因為我在這裏兩腿站不住，心也忍耐不住，反正，我已經來到這裏了，我不必跟陶鳳兒說話，只要我死在這裏也行；反正她能夠看得見我的屍首了，鳳兒！鳳兒！無論咱們有多麼大的冤仇，當年可也是恩同兄妹。我從來沒跟你瞪過一次眼，今天我來是叫你看看，並不是只有柳夢龍能夠輕身去往襄陽，在我家中充了幾天好漢；你看我，我赤身空拳，也敢來這裏，我的胆子並不比你小。鳳兒，你再許我見你一面就行，……」他這樣的大聲嚷，那兩個上霸天手下的夥計，齊將刀高高的舉起，就等着柳夢龍說一句話，他們的刀就要落下來了，柳夢龍心裏雖很是生氣，可是仍然猶豫仍是沒有乾脆就將耿二員外結果了的決心，但，就在這時，突聽前而那看守大門的人，齊聲喊嚷彷彿是說：「來了！來了！……」把話傳到二門，那個看二門的兩個人也向裏喊：「來了不少匹的馬！……」三門上的人跑過來就緊緊的說：「怎麼樣？柳老爺！現在外面可來了不知有多少的人馬，把咱們這段家堡給圍住啦？待一會就都能夠撞進來了！……」柳夢龍當下就用劍指着說

：「好！這算是你訂下的毒計。」耿二員外搖頭說：「不是我叫他們來的，他們那些人是不聽我的話。」

此時，在耿二員外身旁着刀的兩人，也都着慌了，問說：「柳大爺你決定注意，到底是殺他不殺他，不如殺死了他咱們跑吧？」柳夢龍却急急的擺手，心裏十分的焦急，而這時突然對面的牆上發現了一條瘦小的黑影，向着這裏說：「二員外！給你！……」說着「嗖嗖」的拔來兩隻鏢，全都被耿二員外穩穩的接住，那邊的牆頭上正是雉兒，柳夢龍更是驚訝了，那兩個拿着刀的夥計，也嚇得向旁邊跑去了，柳夢龍就嘿嘿的冷笑着說：「好個耿秉榮啊！真算是有點本事，不但你騙到這兒來了，你還又得到了你的兵器，真光明！真磊落，真會裝出那種可憐的樣子，不怪你是世家公子出身！哼！……」

耿二員外說：「這兩隻鏢嗎？你別害怕！我也不用它，實在跟你說，我的袖子裏和身邊，立時掏出二十隻三十隻鏢，我也有。我若真是赤手空拳，還能跟你們到這裏來嗎？」

柳夢龍說：「赤手空拳這句話，原是剛才你自己吹的，如今你忽又招供出來了實情，你真不是個好漢，不像是個男子！——隨你吧！你要拚就拚，這屋裏却不許你進來！……」說着他就疾快的進到屋裏，此時屋裏的燈，早就不知被誰給吹滅了，十分的昏黑，雖然窗上有幾點斑駁的月色，可是那絕透不到屋裏，看不清屋裏全有什麼東西，更不見有人，他心裏就想着：說不定我走了這一趟，跟耿

乘榮搗了那半天的麻煩，鳳兒在這裏，早已經因傷而死了，我真胡塗，我真傻，雖然他們一定要尋到這兒來，我却何必自尋着上這個當？他又不敢叫聲怕窗外的人知道鳳兒躺臥的地方，他就慢慢的擦着腳向前去走，伸着一隻手向前去摸，打算摸着鳳兒躺着的床，不料就被人抓住了他的胳膊，他立時不由得大吃一驚，覺出來，揪他的正是陶鳳兒的那纖纖的手，他就悄聲問說：「你怎麼竟——竟能夠站起來了？……」鳳兒是站在隔扇的旁邊，悄聲兒說：「我早就起來啦！隨身的東西，跟樂，我也都帶好了，咱們現在就想法子快一些走吧。」柳夢龍却皺着眉，悄聲說：「怎麼能夠走？這屋子又沒有後窗，霸天的一家人全都在这兒，咱們若走了，他的一家人也都不能夠活命！……」陶鳳兒說：「咳！咱們到現在還能夠顧得了誰？你這個人的心可太好了，居然你還能夠上他們的大當，……」柳夢龍說：「這我到不後悔，正攔不住他們來，——現在我想跟他們拚，你趁機會走！」鳳兒說：「我走你也得走才行，其實我的傷真是掙扎不住，可是無論如何，我也得把你救出這虎口，我，萬一能走出，萬一能夠活，那不是更好嗎？……」

這時那歌二員外在屋中又大聲的說：「柳夢龍！你快些出來吧！陶鳳兒在那屋裏，她若能夠行走，你就叫她出來；這沒有什麼，只要叫我跟他說幾句話就行，我又不攔擋你們作夫妻，你們可怕的可怕？我赤手空拳都敢來到這裏，怎麼，你們倒害怕起來了？」

他至現在仍然說他是「赤手空拳」，可見他簡直是瘋顛了，而居心頗惡。陶鳳兒此時站了一會真

站不住了，就又倚偎着柳夢龍，悄聲說：「現在也不能管別人了，我只是不知道你的傷怎樣？你能夠抱着我，或者抱着我，咱們一同逃開這兒嗎？」柳夢龍更是着急，說：「三道大門我已都叫人闢了，外面那許多人自然不容易闖進來，可是我們要往外走，也一定來不及，因為他的手裏有鏢，不用咱們把門闖開，他就一定用鏢來打；我想，或是我帶着你竄上房去，大概還行，——走不了不要緊，我死就叫耿二員外得死，可決不能夠叫你死。」

陶鳳兒用手把他一推，說：「你說的這是什麼話呀？……」她似乎有點生氣了。

這時，耿二員外又在外面大喊：「陶鳳兒！柳夢龍！你們出來吧！不用怕我。」又說：「你們要是出不來，我可就要進屋去了！」越說話，他的聲音離着窗越近，彷彿是往近走來。

陶鳳兒急忙叫柳夢龍扶着他站，忍着傷，擦着腳步，到屋門的旁邊。柳夢龍一隻手攙扶他，一隻手就狠狠的握着寶劍，劍鋒直向着門外，口裏是耿二員外拉開門一走進來，——不容他進來，就準備着刺他一劍。——然而鳳兒却向他的耳邊低聲說：「不要緊！」

陶鳳兒把精神振奮了一些，——她早已掛好了鏢套了，此時就突然的掏出來一隻鏢，拿在手中緊握的，柳夢龍把屋門慢慢的開。這時耿二員外已登上了石階，發急了，說：「怎麼？還不出來？陶鳳兒就是死了，也得叫我看看她的屍首，……」這時，柳夢龍就以劍鋒扎支住了門，慢慢的開了，只聽「呀！……」這扇門發出了聲音，開了二道縫，就見門外月光之下，耿二員外那胖身子正要硬

進屋來，離着門不過四五尺遠，就在一眨眼的時間內，陶鳳兒手中的鏢突然打出，正從門縫穿出而打了耿二員外的咽喉，耿二員外連喊也沒喊出來，就「咕咚」的一聲仰倒了，真像是倒了半堵牆似的，那雉兒大驚，趕緊跑過來，柳夢龍突然出屋，舉着劍說：「你還在這兒要找死嗎？」雉兒兇狠的掄刀向他就剝，柳夢龍以劍相迎，只一兩合，雉兒的刀就被寶劍斬斷了，她又飛來了一鏢，也被柳夢龍閃開，此時鳳兒扶着門走出，厲聲說：「你還要幹嗎？雉兒！你還要幹嗎？……」

瘦小而强悍的雉兒，看見了鳳兒，她當時就哭了，說：「鳳姐姐你可真狠心！無論怎麼樣，你也不應當將二員外打死？……」

鳳兒看見了仰臥在月光下，如一口死豬似的耿二員外的屍身，她也不由得內心發出了一陣難過，咬着嘴唇，瞪着眼睛，癡呆了半晌，她又扶住了柳夢龍，却向雉兒說，「他也應當死了，你算一算，他生前曾用鏢打死過多少人？現在叫他吃這一鏢，也不爲之過！」又問說：「怎麼樣？現在你是想爲他報仇呢？還是你想走？」

雉兒一邊抹着眼淚，一邊說：「二員外是被你打死的，又是用鏢打的，我還給他報什麼仇？他也是活該，因爲你的鏢多一半都是他教的，早先他待你，又比待我們都好！」

鳳兒說：「你只知道他對我好處，却不知道我們兩家的仇恨！」

雉兒說：「那我都管不着，因爲他待我有恩，我才跟着他出來，現在他已死了，還有什麼說的，

我只求你叫我把他的屍首抬走？」

鳳兒點點頭，向柳夢龍說：「叫她抬走吧！」

這時，上霸天青毛猿等人知道耿二員外已經死了，就全都不怕了，各部威風百倍；外面那些被二員外雇來的鏢頭們，雖已將這座莊院都已圍住，並且碰了半天的門，可也沒將大門碰開，此時，上霸天的夥計把耿二員外已經死了的事隔着門傳到了外邊，並向他們說：「你們還撞什麼門，你們惹得起陶鳳兒嗎？趁早兒你們回去吧！」當時，外面那些鏢頭們，就不再碰門了。

陶鳳兒由柳夢龍攙扶着，又回到屋內的床上躺下，燈已點起來，只見她的面色如同白紙，精神十分的疲憊。柳夢龍真不知道應當用什麼話安慰她才好，待了會，她就將眼睛閉上了。

這時，那上霸天與雉兒共同商量了此話，然後由雉兒出去向那些鏢頭解說，說是耿二員外已死，現在什麼話也不必說了，就把他的屍身抬出去就得了。那些鏢頭們都默默的，無話可說。進來了幾個人，抬着耿二員外的屍身，雉兒哭着跟着，就走了。又待了此時，上霸天進屋來說：「他們連人馬全都走了，就盼着陶姑姑傷快些好，就是了！」柳夢龍連連的點頭，其實他自己身上的傷，這時也痛得十分的難受。

上霸天又出屋去，囑咐他手下的人說：「話說事情都完了，大門，二門，三門，可還得好生的看着！」他自己，一隻手架拐，一隻手提着刀，慢慢的從中來回的走，這時的月亮已向西去了。



屋裏，柳夢龍歇息了一會，就趕緊又給陶鳳兒的傷處敷藥。陶鳳兒却緊握着他的手，不住的悲泣，並且說：「你可別誤會了我是爲別的事哭，我用鏢打死了耿秉榮，並不後悔，就是我想一往的什麼事，都使我難過，誰跟誰的情也不是真的，誰跟誰的心，也不能夠彼此明瞭！」柳夢龍就勸她說：「你不要再想那已往的事了！我們只想將來吧！只盼着你的傷能夠快一些好！」

給鳳兒上了藥，柳夢龍往他自己的傷處也上了一些，待了一會，鳳兒睡了，他就躺床邊，不知覺的沈沈睡去。這驚險的一夜，竟然度過，到了次日，到院中去察看，地下還有那耿二員外滴垂出來的血跡斑斑。

上霸天又派人到那小鎮去打聽，天約中午，派去的人就回來了，說道：「耿二員外的屍身，在那鎮上已經裝好了棺材，連什麼姓陸的，姓歐陽的，和被耿二員外親手用鏢打死的那個小老婆的棺材，都雇了車拉着，由那些個鏢頭們保着，由那小寡婦——雉兒跟着，剛才就一同起身往南去了……」上霸天說：「咱們趕緊也去把咱那兩口棺材都拉來吧！」

柳夢龍聽着：這個嘴裏也說着棺材，那個嘴裏也說着棺材，彷彿是很多的棺材，他忽然想起這番自己保着鏢出來，保的就是一口棺材，因爲保護棺材，才惹起了三霸天，才招出來陶鳳兒，才勾起來耿二員外等的人，總之，當初應的那號買賣，就是不吉之兆。

江湖處處皆兇險，人間事事多苦痛，柳夢龍現在彷彿灰心極了，他真不由的起了找老朋友悅禪。

出家爲僧的念頭，然而，再看看陶鳳兒的傷，不但沒有因爲昨夜累着，轉沈重，反倒——實在是那刀創藥的靈驗，也是她的心事沒有了，——真就比昨天見好得多，由此就可望慢慢的好了。

柳夢龍身上的鏢傷，也覺着不太疼痛了。

此時，上竊天已命人將白眉老魔和中竊天鎮山豹的棺材全都抬到這段家堡，把白眉老魔的老婆也接來了，把早先柳夢龍跟陶鳳兒那新房裏稍微值錢的東西，也全都抬到這裏來，那邊的一所莊院，真成了空曠無人的莊院了，尤其那裏因爲死過人，已成了一所兇宅，所以想派個人去看房，也沒有人敢去。

上竊天倒很對得起他的死友，雖然沒有怎樣大辦喪事，可也請來了僧人，道士，誦經唸咒的，超度了一番中竊天和下竊天的亡魂，然後將下竊天白眉老魔在山後掩埋，堆起了墳頭，還種了兩棵樹；把中竊天——鎮山豹陳袞的棺材却派人給送往磁州。

到磁州去的人過了半月方才回來，說是中竊天的靈柩運回家的時候，真還有不少的去致祭，現在也已經安了葬，他遺下的幾個老婆正在爭家產，不過同時帶來了一個兇信，就是陶老太在那兒病重得很，舅老爺張達堂，有親筆的書信叫人捎來，催促着姑爺和姑娘，趕快去見一面。

信到了柳夢龍的手裏，這不能不給陶鳳兒看，當時，鳳兒一看見信，就痛哭了好多時，她身所受的鏢傷雖說是日漸痊愈，可是除却有人攙扶，

這也沒有法子，柳夢龍只好叫人給我來。

坐車，並帶了兩個人在路上伺候着，他就同着鳳兒離開了陶家堡，這時春風漸暖，沿路的樹木全都披滿了茂盛的葉子，大道上十分的正靜，過泥窪鎮，過勸命橋，穿過黃土溝，全都一點事兒也沒有，想過去歲年末，那黃土溝裏一場惡鬥，那風雪截途的情形，那在店裏與鳳兒初次相遇的種種，真不堪回憶了。

現在還萬幸，鳳兒只如同是個病人，而且這病——傷——也不是沒希望好的，只是她永遠沒個歡樂，話也不多說，彷彿心裏水是愁悶，悲感。這一天走到了磁州，到了中禰大陶家，見了她的舅舅，可是沒見她的母親，原來陶老太太那次倉卒的來到這裏，舊病又復發，而且憂慮着姑爺和女兒，恐懼着耿二員外，她就一病不起，在張達堂託人帶去信的時候，不到兩天，她就斷了氣，所以今天陶鳳兒來到，沒看見她的媽，只看見了一口棺材。

她一痛幾乎昏厥，她本來就是個受了重傷，羽毛零落的鳥兒，如今，她的心又碎了。

在她悲哀哭泣之中，柳夢龍拭淚歎息之下，買了一塊地，將陶老太太建墳安葬，並樹一塊石碑，但這碑上的顯字就難寫了，柳夢龍與陶鳳兒斟酌了半天，因為陶鳳兒又觸起她過去生活上的那些陰影，傷心噙泣，結果是只鐫上了「陶母某老夫人之墓」，就把這一位離世——過官兒的夫人，但是也偏管人世的難險，死於風塵，死於拆磨，死於仇家的脅迫的老婦人，一生——了。

